

說小擊技俠武篇長

救野雄風

著羽白



上海平津書局刊行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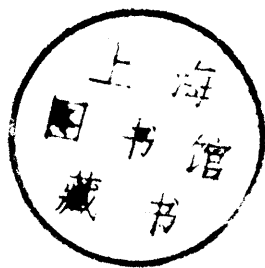
A541 212 0014 0071B

說小俠武擊技篇長

風 雄 野 牧

著 羽 白

集 下



行刊店書津平海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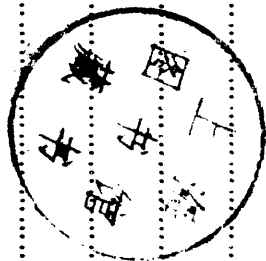
武俠長篇小說

牧野雄風

白羽著

下集目錄

第一章	高紅錦潰圍喪儻	一
第二章	飛豹子單騎緝賊	一五
第三章	探山嶺割髮懸樑	二八
第四章	弄夜影龍沙戲豹	四四
第五章	韓昭第秣馬礪兵	五九
第六章	飛豹子設謀抗敵	六九
第七章	商家堡羣雄決鬥	八一
第八章	大言驚人赤鼻翁	九一
第九章	衆馬師競顯身手	一〇六
第十章	戴崇俠折服銀槍	一一九
第十一章	龍沙叟縱火解圍	一二九



牧 野 雄 風

下 集

白 羽 作

第一章 高紅錦潰圍喪儷

鷹爪王王奎，夜貓紀五，爲了尋救袁嘯風，和紅錦女俠關夢嚴夫妻，重入虎穴，時當昏夜，官軍正在執訊囚虜。官軍就在鷹巢房舍中，設起公堂。宅中全布着崗，防備得很嚴密。這兩個大盜還返故居，當然熟知虛實，因此竟得躲避官人眼目，蛇行而前，襲入院內，跟着疾如鷹隼，嗖的分竄上房。兩人藏身在房脊後，凝眸下望。院中燈火照如白晝。正房台階上，擺着公案，袍套花翎，坐着三位官，是一位武官，兩位文官，文官便是省裏委員和地方官。

鷹爪王眼見由廂房彙彙押出許多囚犯。他查點自己陷的人，不過數名。可是現在階下囚竟有十六七個。這十六七個人，鷹爪王認識的連一半也不到。其中也有鄰舍，也有過路倒霉的孤行客，全被官軍一網打入了。

紀五鷹爪王注視良久，才發見一個真正的夥黨，可是人已然死半截，受了很重的傷，不能說話了。看了好久，紅錦女俠，關夢嚴，和袁嘯風，依然不在數中。鷹爪王不禁詫異，到底他們逃出去沒有呢？

直耗到四更以後，訊囚已畢，官兵就在盜窟設了行營。鷹爪王留戀不走，潛踪暗尋。圍着他的巢穴，專搜官軍所下的卡子。不想在數里外，一處山坎下，往來尋搜，竟得發見了紅

錦女俠和他的丈夫關夢嚴。

他們兩人全都受了傷，被官軍活捉。他們二人已逃出虎口，被官軍馬隊追逐，因內有神弩營一小隊弓兵，逐着背後，一陣亂箭，先把紅錦女俠射倒。紅錦女俠的丈夫關夢嚴爲救愛妻，捨命負救，結果也墜在網中。他武功梟強，官兵捉他，被他刺傷好幾個，因此遭擒時身上受的傷比他妻子既多又重。他們是剛剛受擒，還未及解往大營。被鷹爪王往來搜索，居然發現。

鷹爪王望見血淋淋的少年夫妻，被拴吊在樹上，有兵環守。忙和夜貓紀五私商，想下去搶救犯人。但又怕二人傷重不能行動。可是眼看天將破曉，此時再不下手，轉瞬天明，更不好營救了。兩人一狠心，決計救火。這小隊官兵尋搜逸賊，在這山坎下小村中歇馬，果然是預備着等到天亮，就押犯回營報功。鷹爪王命紀五在民宅後面柴堆，放起一把火，只是存着僥倖萬一的念頭。不意火勢一起，官軍當真的譁亂，紛紛亂竄，疑心是賊人又攻回來了。呼嘯一聲，小兵官立刻集隊，退入民舍，扼門而守，因爲他們只有二三十人，立刻擺拒守的架式。鷹爪王趁此時機，由房上翩然而下，院中樹上拴吊着關夢嚴夫妻，還有八名兵丁看守，這一亂，不由得也跟着亂竄，八個人只剩下三個。鷹爪王怪吼一聲，撲上前去，刀光一閃，刺倒一個，吓跑兩個。那夜貓紀五如飛的起來，用小刀一挑，把關夢嚴背起來就跑。向鷹爪王通了一個暗號，頭也不回，奔入夜影。

鷹爪王瞪了一眼，好一個紀五，太滑了，他竟給自己留下紅錦女俠。忠難倉卒中，也就顧不得。也用刀挑，把高紅錦接抱下來，揹在背後，如飛的逃走。官軍駭奔聲中，連說，

「切差事的來了，差事走了，快截，快追！」零零落落，放出幾枝箭，當不得鷹爪雙俠飛縱功夫超奇，利用山林夜影，只跑出不遠，便竄入叢莽平趟在地上，連大氣都不喘，讓過了追趕馬隊，這才站起來又跑。

但是鷹爪王和紀五功夫儘管強，困於人單勢孤，又趕上時機不利，眼看天就要亮。兩人背着紅錦夫妻，湊到一處，藏身暗處，驗看二人的傷。關夢嚴竟受着極重的箭創，極深的刀創。當他力盡遭擒時，他又破出性命和官兵死拚，殺一個賺一個，只顧瞪眼狠鬥，及至失手，官兵惱恨這個拚命強盜，首先把他的腿筋挑斷了。惟有高紅錦，受傷在先，受創較輕。傷處可以療救，鷹爪王背負二人狂奔時，關夢嚴連聲不哼，在紀五背上張眼觀前觀後。回頭看見官兵還在追趕，仰面又看見東方透露魚肚白色，他立刻打定主意。對着耳門叫道：「五叔，您給我一把青子，我的青子全教六扇門洗去了。」忙亂中，未追細想，紀五便將一柄匕首交給他，他接取在手，軒眉一笑。等到鷹爪王指負紅錦追到，兩邊會在一處，落荒而走。一霎時天就亮了。四個人蹲在亂草中喘息，他們江湖人物都能忍耐饑渴，他們在草中直蹲了一個整白天。窺見官兵拉開撥子尋搜，四人緊伏不動。窺見無人時，便給紅錦夫妻治傷。鷹爪王和紀五看了關夢嚴遍體鱗傷，全都皺眉，心說這孩子毀了。他臉上一點血色沒有，一陣陣發昏，醒來昏去一連數次，竟忍住依然不哼，漢子够硬，但是傷重已然無救。

四個人困在窮荒野地上，必須挨到入夜，方能起動。關夢嚴失血太多，口渴欲嘔，嘴唇顫動，都知道他想喝水，他不肯說，人們全沒法給他去討。好容易耗到黃昏，夜貓紀五決計出去找食尋水，鷹爪王却指着二人趕路，到這時，關夢嚴實在忍不住了，就對妻子說：「你

渴不渴？我實在受不住了，從那裏弄一點水，潤七才好。」鷹爪王歎了一聲道：「我們一面趕路，一面尋水。」

重揩起二人，又往前走。不料夜貓紀五既渴且疲，脚下被甚麼東西一絆，一個踉蹌，栽倒在地。他的飛縱術最好，到此時勉強爬起來，再往前掙，腳程竟然發慢，再快不起來了。他哎喲一聲，也說嗓子冒煙，非得先喝一點不可。到底是鷹爪王，還支持得住。四個人竟有三個全真主張尋水解渴，比尋路逃命還緊要。

鷹爪王無計可施，把紅錦女俠放下，說道：「我去尋去。」

鷹爪王爬上一株樹，極目力遠望，描着前邊有一片濃影，前面果然像是村莊，却遠在數里之外。跳下樹來，要與紀五一同奔往，紀五皺眉說：「我們在這裏等吧。」鷹爪王無可奈何，隻身投村，前去尋水。這一來，可就散了幫了。

鷹爪王展開夜行術，進入村中，不想官兵清鄉，此莊也有一隊兵，鷹爪王運用江湖機智，掩入人家，盜了一隻木桶，也不尋井，就在人家水缸中，汲取滿滿一桶。自己先喝足，便提着桶出來。有這麼一隻木桶，不好登房竄高，只得走平地，不料這麼一來被人發覺。兩盞孔明燈照了過來，任憑他百般掩藏，形跡就是未露，已然引起了官軍的猜疑。他提桶伏腰，往回逃跑，後面官兵竟望風撲影，開了一排火槍。鷹爪王不知官兵這是瞎摸亂打，反疑心自己形跡被官兵查覺，連忙鑽入草中，潛伏不動，那桶水始終未肯棄掉。伏了一會，再不聞響動，他這才提桶鑽出來，重尋夥伴。剛走出不多遠，村中又起了火槍聲，知是官兵炸廟，連頭也不回，逕返潛伏處。不料找到地頭一看，只剩下關夢嚴一具死屍，夜貓紀五和紅

錦女俠都不見了。

鷹爪王黑暗中，把關夢嚴摸了一把，濕綠綠的，脖頸上還在冒血，他已然自刎了。忙張目四尋，月影下西北上，晃晃悠悠，有一圓黑影。鷹爪王對這關夢嚴的屍身，滴下了傷心痛淚。忙用刀掘成土坑，把關夢嚴草草掩埋上，提起水桶，再追黑影。直追出一里地，口發低哨，趕上了黑影，果然是夜貓紀五和紅錦女俠。

紅錦女俠泣不可抑，也要自殺，尋了她的丈夫去。剛才那一排槍，沒有打鷹爪王，却令紀五，紅錦，大吃一驚。齊說：「不好王大叔遇險了！」全站起來觀望，全沒有理會關夢嚴。關夢嚴自知傷重，已明死念，此時望着他妻子背影，慘笑了一聲，竟把匕首取來，往項下一勒。他叫了妻子一聲：「喂咱們再見吧！」他不再掙扎了。

嗤的一聲，登的一響，紀五紅錦一齊回頭。關夢嚴本已爬倒，自刎時強坐起來，這時候割斷喉管，身體栽倒了。二人大駭，各俯腰搶救，各摸了一把血，各失聲一叫，旋又再聲。各有各的試捫口鼻，捫胸口，診驗死生，當這時村中又響了一排槍，紀五驚駭眺望，遠遠見了火亮。紀五叫道：「不好！」忙拉起高紅錦，催她速逃，紅錦戀夫，也要自刎。紀五咳道：「你別胡塗！他的傷分明無救，這是他光棍處。你犯不上啊！」硬將紅錦架起，背起來便跑。

這一番尋水，落了很慘的結果，渴竟比饑還厲害。紅錦痛夫慘死，尚在傷心，紀五却如釋重負。眨眼間，鷹爪王追尋過來。這才知道他並未失手，剛才火槍響，只是官兵瞎鬧，倒害得關夢嚴提早自決，幾個人同聲一嘆，也就無法可想。連掩埋也沒有顧得，三個人痛飲涼

水，由兩個男子，攙護着紅錦一個女子，沒入荒郊夜影，一路逃亡下去。

關夢嚴是死了，問及飛豹子袁嘯風，據紅錦女俠說，大概是刺倒一個馬兵，尋馬落荒逃走了。恍惚看見好像是他，究竟是不是，終難斷定，鷹爪王灰心喪氣道：「聽天由命，隨他去吧！他是有運氣的人，總比我們強！」

鷹爪王一番辛苦，只救出紅錦女俠。對於袁嘯風，經事後掃聽，只知他沒死，也知他沒有遭擒，他的下落竟從此不得而知了。那曉得他果然衝出虎口，逃到塞外去了。

鷹爪王搭救了紅錦女俠，又會着他的妻子，和妻弟，外姊，與夜貓紀五，果然話應前言，逕去落草。

飛豹子袁嘯風潰圍奪路，本與紅錦夫婦搭幫，他觀出關夢嚴傲慢來，又似乎對自己起了猜疑。紅錦女俠嬌憨不羈的氣派，和袁嘯風似很親暱，做丈夫的關夢嚴大概心上有點掛勁。紅錦女俠滿不介意，袁嘯風何等英明，爲了保持身分，便小心避嫌。紅錦女俠湊和着跟袁嘯風搭訕說笑，關夢嚴就翻眼睛。紅錦誇袁嘯風，關夢嚴就嗤之以鼻。紅錦滿不當會事，袁嘯風就留了心。他們相處才幾天，他們兩口子似爲袁嘯風拌過嘴。袁嘯風懷然起了戒心。等到逃難，送行，奪路，越山，袁嘯風見紅錦女俠纖足爬山，不良於行，她的丈夫一人攙扶她，有時還不行，她就叫道：「袁師弟，你往前鑽甚，你扶我一把呀！」袁嘯風不能不過來扶，而關夢嚴從鼻孔中竟發出哼來，他顯然是不悅。

飛豹子袁承烈不痛快，爲了避嫌，就遠着些。等到遇官兵奪路，這個關夢嚴依然用他那傲慢的態度，冷峭的腔口，支使袁嘯風：「喂，相好的，你有膽量，你就往前開道。如若

不行，你就跟你師姐靠後，我來給你們開路。」他的話帶着這麼一種味，酸溜兒，辛辣辣的，袁嘯風那肯吃這一套？他也冷笑一聲；「師姊靠後，我袁某不才，情願開路！」把兵刃一順，拔步當先。

猝遇官兵，橫阻在前路。關夢嚴又是這一套：「袁哥們，怎麼樣？你在前頭行麼？」袁嘯風笑道：「我小弟不怕風吹，不怕雨激？」激字說得特響，把兵刃一提，捻出暗器，照官軍大隊猛撲過去。奮勇奪路，索性把面罩也摘去。他的刀劈過去，如熱湯潑雪，打開一條血跡，他硬闖過去了。

關夢嚴態度儘管傲，他奪路之力有餘，護妻之力實覺不足。他闖過去了，紅錦沒有過去。紅錦過去了，他可被阻在後。當時他若態度稍微和緩，則兩男夾救一女，必能脫險。而他天生傲骨，天又太冷，在凶險的局面下，由門口而犯心思。袁嘯風容易奪到一匹馬，催紅錦女俠快騎上去，關夢嚴又酸溜的扔出一句俏皮話，惹得紅錦女俠也聽出來了，氣得女俠說：「夢哥，你這是怎麼說話？袁師弟呀，你快上馬吧，不要你謙我讓的了。」

袁嘯風本不肯獨自上馬，却受不住關夢嚴的冷諷，怒氣一沖，說道：「我這是好意！師姊的底下不方便，我們男子……」話沒有完，黑影中放來流矢，關夢嚴竟說：「不勞費心，我還照顧得了自己的妻子。」

袁嘯風一怒，竟飛身上馬，奪路而走。他居然闖出去了，關夢嚴結果連自己也沒護住，把妻子也陷在官軍手中了。

直等到二十餘年後，袁嘯風才與紅錦女俠重逢。

袁嘯風離開了鷹爪王，偷偷進關，看了看嫂嫂和姪兒。終於他又轉投到長白山，寒邊圍。他聽人說，寒邊圍的快馬韓本是關裏人，亡命客，他居然憑恃着胆大英雄，交友熱腸，只十數年光景，在寒邊圍開創了很大的事業，有着大規模的牧場，炭廠，招納流亡，牧馬開荒，聲勢很不小，有着孟嘗君的派頭，快馬韓起初也是狐身一人，居然在關外混整。飛豹子袁承烈想到自己，也是一身一口，自己身邊還有豐厚的資斧，人家能創業，我自己爲甚麼不能？袁承烈傾心響慕，要會一會這個人物，他就隻身仗策，奔波數百里，前往投效。欲窺韓門，自求出路，他來到韓家牧場，趕上了機會不巧，也可以說機會湊巧，那快馬韓沒在場，韓家牧場剛剛的丟了十七匹駿馬。

袁嘯風會不着快馬韓，所以說機會不湊巧。又趕上人家丟馬鬧賊，他此去正趕上熱鬧，教人家動了疑，把他當做窩底而來的馬盜，所以說不湊巧。但是，竟因這一動疑心，趁着快馬韓沒在場，他才得挺身炫才，一試身手。他爲了洗刷疑誣，當下賣了一手高招，他不但目睹盜馬的賊踪，他又夜探商堡，把牧場二當家魏天佑救出賊窟，他立刻邀得了牧場場主的愛女韓昭第姑娘的青目，二當家魏天佑也立刻推心置腹，很感激的任用他。

袁嘯風在商家堡，用江湖上很漂亮的措詞，較量短了商堡大寨主姚方清。又用超特的武功：鎮住了商堡羣盜。然後和方清釘是釘，卯是卯，叫了一回板眼，言明五天之內，必由牧場場主快馬韓親自登門負荊。就使韓場主屆時不能回場，不能踐約，那麼，我們牧場也自有代表前來。雙方話擠話，擊掌立誓，姚方清這才開寨門，排大隊，把擒獲的馬師一一釋放，直送出商堡地界以外。

飛豹子救了魏天佑，當夜回轉牧場。到次日，場主愛女韓昭第姑娘，替父主持一切，在家中擺了一桌酒筵，一來是酬勞這投效立功的不速客袁嘯風，二來是安慰二當家魏天佑，三來是商量五天後踐約之事，該如何預備。甚麼是五天後踐約賠罪，其實是訂期械鬥罷了。場主沒在家，如同羣龍無首，昭第姑娘不得不廣徵衆意，詳商五天後應敵之策。還有一節，如今爲了尋馬，憑白和商堡結此大隙，可是在雨夜裏，失去那幾匹良駒，還沒有勘得確實下落，這也得接着想法。

昭第姑娘和魏天佑坐在主位上，堅讓袁嘯風坐了客位。魏天佑因遭商堡擒辱，很是懊喪，此刻提起精神，和袁嘯風攀談。起初袁嘯風突然而來，場中都會經紛起猜議，此時袁嘯風是立過大功人了，當然刮目相待，但是魏天佑依然要打聽袁的來路，這却是欽佩之心居多。

魏天佑和袁嘯風歡談，屢次問到袁的身世，聽袁的口風，對他從前的身世，師承，來歷，好像不願深談。魏天佑剛一問，袁嘯風便立刻用眼下的事岔開，據袁說起，聽盜馬賊的口風，是由寧古塔赤石嶺來的，這話很近情理。魏天佑暗想，袁嘯風諱言身世，恐怕他在關裏指了重大案子，不能立足，才越到關外，就連他所說的姓名也未必靠的住。好在現在已經知道他是安心幫場主來的，本場中有這麼一個有本領人，多添了一條膀膊，就讓他身上指着多大案子，這裏也敢收留。他既不肯說，倒不便過於追問了，遂接着他的話風說道：「袁老兄適才說的那夥盜馬的風子幫老合，長久落在寧安府東南赤石嶺，却也貼理。那裏的瓢把子，名叫鎮山王刁四虎，此人素常對於武林道上人落落寡和，各行其道，抱着人不犯我，我

不犯人的行爲。跟別處向無來往，可也不在附近招擾，跟我們韓家牧場也沒有過節兒。此次突來盜馬，猜想定是有人主使，我們倒要摸清了他倒是受何人主使，事是由他赤石嶺起的，怎麼也得跟他招呼招呼。可是，袁老兄路上聽他們私議，曾說甚麼赤石嶺是爲朋友帮忙的話麼？」袁嘯風點頭道：「聽他們低言悄語的甚麼陰鷲文葉某做的，近處可有這麼樣個人物麼？並且那姓候的匪徒很抱怨他們瓢把子，不該輕信那姓葉的一面之辭，跟韓場主結這種不解的樑子。我在下也正在想着請教魏當家的，場主可有這麼個姓葉的仇家沒有？窮源溯本，找出正點兒來，倒好下手了。」

魏天佑聽了，眼望着昭第姑娘愕然道：「這可怪了，聽袁老兄所說的情形，分明是小白川新場，現改爲茂記參場的場主葉茂了。只是場主跟他多年東夥，現在他們二位雖是各自幹各的，明面上依然是好孔好面，雖則暗含着不滿，論事論情，亦不致這麼悻悻理的跟我們爲仇作對。姑娘你想，他致於這麼不念舊交，暗中作祟麼？」

昭第姑娘道：「事情也保不定，就許是他暗中主使，老葉的外號叫作陰鷲文，絕不是誇獎他，就因爲他作事陰險，明面上極其隨和，暗含着比誰都厲害。像我爹爹那種直爽豪放，胸無城府，一點話一點事全在心內存不住，不論對交情深淺的朋友，一是一樣。老葉就不然了，明面上謙和柔順，不言不語，暗中却是狡詐異常，一點小情節也不讓。當初開參場的事，我就覺着老葉一定辦不好，就是把老場交到他手裏，他也不過把天生的靈藥，委棄給毒虫猛獸糟踐了，可是他未必能够反躬自問，知道自己的短處，他一定反懷恨着我爹爹不把老場讓給他。這麼看起來，這次暗中跟我們作對的，如果真是他，那一定想把我們扳倒了，好

把我爹爹這片事業都歸了他。因為他準知道勢力不敵，不敢挑開帘明幹，暗中佈置，直到這時才買出這班綠林道，暗暗發動，想把我爹亡這一下子掀倒了，借刀殺人，這種卑鄙行爲，誰也不肯這麼作，只有他這種陰險小人能夠作的出來。我看這場事一定是他，沒有別人。魏老叔，不必游疑，咱們簡直先找他。」

魏天佑道：「姑娘！事情固然是得這麼辦，可是也得仔細的摸真了再動手。這次我已竟誤撞商家堡，把事辦莽壯了，雖說是商家堡也在仇人主使之數，究竟人家尙沒露頭，我總算冒昧了，一誤不能再誤。袁老兄暗中聽匪徒們的話，決不會錯，不過我們還是設法先探實了赤石嶺，是否真是葉茂主使出來的。果真是他，那可不能教他痛痛快快死，把這一帶的出頭露臉的請出來，教咱當家的在桌子上當面折他。」又轉向袁嘯風道：「袁老兄你大約不知道這個葉某懷恨的原因，我大致的說吧。當初是咱們當家的創立起牧場，炭窯，全是當家的自己力量，自己的資財，他只是初開創的管帳先生罷了。後來事業混好，他看着不憤氣，說是在參場裏不東不夥，枉擔虛名，情願退出去，另立事業。咱們當家的不願落交友不義之名，把老場新場所賺的錢如數清算，二一添作五的平分給他，老場新場由着他自選。這老場新場相差很巨，老場在寧古塔，歷來仙品人參全是由寧古塔出來的，新場就在小長白山。老場是天產的參苗，不全憑人力，新場是也有野參，也有養參，不過是有一定的利益。可是老場天產無窮之富，一須資本，二要精於此道的內行，三要人多，四要武勇兼備的能手，五須得人心，這五樣缺一樣，白傷人，賠錢，栽跟頭。這是大概的情形，要細說，三天也說不完，袁老兄等着有閑時候，我再把這裏的身家命脈告訴你。這位葉茂當時就一口咬定，要老

場，咱們當家的準知道到他手裏就糟，當時陪着笑臉把老場寫給他。不過咱們當家的可跟他說定，如若他幹不好，許他再換接新場，可不準他把老場讓給別人。當時老葉自以為得計，覺着從前在兩人合做時，寧古塔的野參場，年年得大量的新參，多少總能採十幾枝老參，自己幹上十年，總可以剩個十萬八萬的。當時他那份得意的神情，不用嘴說出來，誰也看得出來。那知把老場到了他手裏後，竟枉自喜歡了一場，臨到下場採參，不只於沒有得着甚麼，反倒崙毒蟲猛獸傷了兩三個人，這一來差點沒把老葉氣死。只為有言在先不能反悔，竟自把老場交還了咱們當家的，把小長白山的新場換回去，直到現在仍然是他幹着。可是到了咱們當家的手裏，依然是一年比一年興旺，差不多吉林省的採參的名手全到了咱們豐記參場裏，這可並非是咱當家的運氣好，財旺。這就是我方才說的，幹參場全仗着那五樣，最要緊的就是得人心，能用人能服人。那陰鷲文葉茂是心黑財黑，只要在他手下一長了，沒有不跟他離德離心的，有真本事的絕不給他使喚。所以老場交給他時，好幾位好手全立刻辭事，有幾個脫不走的，也不肯給他賣命，只是敷衍塞責而已。像那種情形會不失敗，趕到仍歸咱們當家的接辦，所有先前走的人，全陸續回來，老葉認定是咱們當家的暗中主使這班人故意挾制他，不過他想跟咱們當家的套過節兒，那不是自取其辱嗎？當時雖放了許多風話，當家的因為是過耳之言，也沒放在心上。事隔數年，彼此相安，萬沒想到他這時竟仍然暗使這種小手段，借刀殺人。袁老兄，你看這個事若果是他辦的，我們倒不能輕輕放過他去了。」

袁嘯風道：「魏老師這一說一半是他主動了，拿蛇先拿頭，我們從根子裏先給創斷了，別處就容易料理了。現在可是得頭疼先顧頭，脚疼先顧脚，那商家堡的約會，無論如何先得

踐約。韓當家的到烟筒山，辦理失馬找場的事，可以先攔一攔，我看魏當家還是先派人把當家的請回來。真要是當家的回不來，姚方清找上門來，咱們就栽。況且這裏已算大致摸出這場事的主使人，說不定就許連烟筒山的事也是一手辦的。魏當家你琢磨琢磨，我可是沒有什麼經驗，不過按着江湖道的俗淺辦法，商家堡這場總得先招呼下來。」

昭第姑娘向魏天佑道：「魏二叔，人家袁師傅說的很對，咱們既跟商家堡定了約，絕不能失信。趕緊打發人，把我爹追回，免得再落他老人家的瞞怨。」當時小酌已罷，一同回場，魏天佑立刻教賬房先生寫了一封信，差派着得力的弟兄，騎快馬，趕奔烟筒山，面稟場主，請他趕緊趕回。把送信人打發走了之後，這時已到了已牌時候。魏天佑與昭第姑娘商議吩咐大廚房，給全場的弟兄在飯廳裏，開上酒飯，隨又在櫃房裏擺上一桌酒席。魏天佑昭第姑娘仍請袁嘯風上坐。袁嘯風道：「魏當家，你要這麼拿我當高朋貴友，我就不能在這裏呆了。如若看的起我，容我在你這稍效點勞，我倒能安心在這裏呆了。」魏天佑見這袁嘯風出言爽直，並且若是太跟他客氣，更顯得生疎了。遂請前後圈的馬師，武師，大家隨便落坐。昭第姑娘給大家斟了一巡酒，站在席前說道：「我這可不算客氣，不過因為我爹不在場裏，出了這種意外事，衆位伯叔老師們，全是不計若何危險，想保全咱們全場的臉面。雖然事情並沒鬧整了，衆位這番愛護本場的感情，已竟令我父女心感。衆位伯叔叔還是多年的老弟兄，像袁師傅才來到這裏，更因為傷主沒在這裏，魏二叔也沒肯就指定歸那裏幫忙，按說應當按朋友敬奉。不想袁師傅真瞧的起我們，竟肯這麼賣命，我們絕不敢說些個淺薄感謝的話，我先當衆，替場主敬袁師傅一杯，不過表示我父女一點虔誠敬重的心意吧！」說到這

裏，又給袁嘯風滿斟上一杯，袁嘯風赤紅的臉面更紅漲得連筋全暴起來，連眼皮全不敢撩，目注着酒杯說道：「姑娘別這麼客氣了，我在下是粗人，不會說話，姑娘你再這麼客氣，我可坐不住了，姑娘你請坐吧。」

昭第姑娘一笑，一旁坐下，彼此在酒席上議論那暗中主使盜馬的陰鷲文葉茂，也有主張着到小白山茂記參場找他的，就有主張暗中先探一下子，是否就是他，免得再生意外枝節。有的又說應該先經赤石嶺探一下子，衆議紛紜，莫衷一是。那袁嘯風却不再參與見解，低頭暗打主意，不一刻酒足飯飽，袁嘯風却向魏天佑道：「魏當家，我跟你告假，我到寧安府看望個朋友，晚間趕回來。」魏天佑聽着一楞，看了昭第姑娘一眼。昭第姑娘坦然的說道：「魏當家，這位袁師傅既然有事到寧安府去，可千萬請袁師傅早些回來。牧場中現在是多事之秋，保不定有甚麼事？說不定有借重的地方，務讓袁師傅幫忙到底才好。」魏天佑立刻向袁嘯風道：「袁師傅，我們是知己弟兄，不過客氣，這裏的事，你老兄可不能中途袖手。無論如何，亦請早回，別的話我也不便囑託了。」

袁嘯風點點頭道：「二當家的跟姑娘放心，我在下多承看得起，我焉能那麼不知好歹，二位放心只要是牧場的事，赴湯蹈火，萬死不辭。我只要把手底下事辦完了，定然就趕回來。」當時彼此這一片場面話，魏天佑忙陪笑說道：「袁師傅，這可言重了，我絕不是怕袁師傅回不來，只爲事情棘手；此後多有借重。盼望袁師傅多給我們幫忙，我們全是放言無忌慣了。心裏有甚麼，嘴裏說甚麼，咱們往後一手共事，袁師傅還得多擔待。」袁嘯風笑道：「得了，咱們既全是一家人，就不能這麼處處時存顧忌。魏當家可算越說越遠了，我在下還

是先向您告假吧，」說着站起來向外走，魏天佑道：「袁師傅你等一等，教他們備一匹牲口，寧古塔不是近路哩。」

袁嘯風道：「我打算步行，別教弟兄們費事了。」魏天佑知道袁嘯風這是自己留身份，新近場中除了昨夜追賊事急，平常不肯擅用場中的良馬，遂仍吩咐外面的弟兄，把自己的牲口給袁嘯風備來。袁嘯風却到排房裏，換了一件長衫，仍把那柄護身的手叉子插到腿綑上，見屋中已由別人收拾乾淨，淋濕的被褥，也由管理排房的頭目全給搬到曠場上風乾。在雨後，這排房裏打掃得更顯得淨無纖塵。袁嘯風來到前面，魏天佑正站在櫃房前，見袁嘯風從後面出來，迎着說道：「袁師傅這裏已給你備好了牲口，快不要客氣，韓家牧場裏的師傅們出去，反沒有牲口騎，太教人笑話了。」袁嘯風見魏天佑這麼誠意相待，遂含笑拱手致謝，從夥計們手中接過韁繩來：說聲：「魏當家，我不客氣了。」隨即拉着韁繩，緊走了幾步，立刻結緊鐙鞍，飛身上馬，逕馳出場去。

第二章 飛豹子單騎緝賊

袁嘯風策騎離開牧場，他並不是真到寧安訪友。牧場中的馬師武師們，全是在場主手下做事慣了，一切事全是秉承場主的意旨行事，不肯當機立斷。現在事起非常，袁嘯風不露聲色，只說是到寧安訪友，他自己實要單人獨騎，夜入赤石嶺，查他個水落石出。這時天色尚早，沿着叢林密菁的地方，往西淌下來。荒涼的大道上，積雨初消，泥濘未乾，袁嘯風立刻向寧安城這條路走下來。約定兩日必歸，此際天時尚早，遂先到寧安城內，打了早尖。此地

是這數百里內唯一的商家集聚的所在，更兼有將軍駐守，軍流戍所也在這裏，地方上頗顯得繁華。袁嘯風在這裏訪查一回，這才從寧安府起身。一出寧安城，已是黃昏之後，斜月初昇，依然是黑沈沈的，只能微微辨出路徑。縱轡疾馳，展眼間已是五六里的道路，到了奔赤石嶺的岔道。袁嘯風因為昨夜緞賊，已然淌了一程，路徑依稀可辨，估摹快到了有伏椿的地方，繞着叢莽深林，越了過來。這座赤石嶺，從前沒有到過，究竟是怎麼個形勢，裏邊有多少匪黨盤據，自己全不知道。袁嘯風不敢過於忽視，越過第一這伏椿，約摹又走出一里多地。前面的地勢漸漸高起，遍地是叢林，當中現出一條寬敞的大道，袁嘯風把牲口仍然隱在林深處，用手叉子把經過樹幹上做了記號，爲是回來時，好易於尋找。又辨了辨眼前道路，順着一道山坡，往前淌下來。此時是提着全神戒備，防着匪巢按的卡子，以及賊人巡守的暗椿。袁嘯風仗着在江湖道闖蕩有年，經驗已多，對於江湖道上的一切伎倆，全明白個大概，此時全用着了。暗查一路上的情形，已知道赤石嶺是個隱僻之地，匪黨決不是多大幫口，大概他這垛子窰決不是有名的山頭，離着通行的道路也遠。月影下走出二三里地，只覺着地勢漸高，一處處叢莽密菁阻路，漫說是在昏夜，就是在白晝也看不多了遠。袁嘯風心裏頗爲游疑，深恐再走迷了路，又往前淌了半里多地。面前陡現兩條道路，一條道是往正西去的。袁嘯風隱身在叢莽中，借着斜月疎星，仔細查看。半晌看清，這兩條道全是人工開闢的，全是五尺多寬的道，夾道仍是荆棘蔓草，夾雜着不成行列的榆柳楊槐之類的樹木，可是這兩條道上平坦異常。袁嘯風測度着情形，躡足潛踪，穿着林木，奔到往正南的這條路上，遠遠往南來的路口，約有幾丈遠，站住了，想了想，這真應了那句俗語，欲知山前路，順問過來

人。我這麼瞎撞，不啻盲人瞎馬，還是設法誘他這裏伏椿，告訴我塚子窰的所在。遂俯身摸了一塊石子，一抖手向才邁過來的路口一帶打去。吧塔的一聲，落在了道旁草地裏，這一下居然有了效驗。跟着就見路旁草地裏，刷刷響處，竄出三四條黑影，閃爍着刀光，內中一人發話道：「喂，朋友，是盤道的，是換椿的？趕快亮萬，今夜可不許玩笑。」這個發完話，稍微一沈，跟着又一個烏鴉嗓子的喝道：「喂！這又是誰這麼胡鬧？我說你要是緊自悶條子不亮鋼，我們可用暗青子招呼了。」唇典說是：來人要不開口，不答話，可要用暗器打了。這幾個賊黨說完這兩句話，見仍沒有答腔的，彼此竟驚訝着互相詰問起來。袁嘯風自顧藏身的所在，十分嚴祕，自己連動也不動，暗中看着賊黨們搗鬼，賊黨久候不見答，一窩風似的往這裏查看過來。袁嘯風這時已看清，暗地上一共是四個人，兩人全提着雙手帶大砍刀，兩名指弓跨箭，走過來有四五丈遠，就全站住。內中一人笑道：「我們這真是活見鬼，這種時候那會換椿？今夜是該着水牛姜老的班兒，他腆着大肚子只會找吃的，他那肯下這種辛苦。」一人說道：「反正小心一點吧！我看咱們這裏，早晚總有一回熱鬧的。快馬韓在這一帶，也是數一數二的人物，咱們瓢把子自找麻煩。我們多小心點，椿上把緊了，有甚麼亂子，沒咱們的干系。……」這四個匪徒，一邊說，一邊走，仍然退向路口。

袁嘯風容他們走開，自己已知赤石嶺的塚子窰準是在這條路上，遂順着這趟道往南走。這條路紆迴曲折，斜出不多遠，前面黑壓壓現出一座山口。只是近山一帶，反沒有草木，山口一條平坦的山坡，一處處巖石起伏錯落，石峯矗立，在黑夜中看着，更覺陰森可怖。袁嘯風相度形勢，知道山口一帶，有避守的匪黨，敵暗我明，從山口往裏一淌，必先被伏椿所

阻，遂先從草地裏斜奔山口的東南；輕身提氣，縱出來，奔到一片危巖下。隱住身軀，看了看，東南一帶雖沒有山道，可是並沒有多高，只不過處處崢嶸突兀。袁嘯風估摹着自己的輕功提縱術，足可從這一帶猱升。遂擇那凹凸不平的地方着足，輕登危石，巧着攀援，升到三四丈處。到了上面，借着星月之光；一辨前面，雖是童山，可是處處有奇峯怪石障蔽着，看不出多遠去。袁嘯風攏目光，四下辨了辨形勢，遂從那亂山盤石間，往裏穿行。

走了不多遠，這才看出，這里原是不生草木的童山。可是天生的奇形怪狀，不但沒有單行的道路迴環錯落的地方很低且亂，難以遮蔽身形。並且不論走到高矮的山道上，只能看出數丈遠，不是石屏，就是奇峯蔽前。所幸自己只揀那平常身手不敢着足的地方走，且沒遇上阻礙。入山口約有一里之遙，不止於沒見匪踪，連一點別的聲音也沒有，袁嘯風不禁有些急躁，深恐自己誤撞空山，匪巢不在此處。前行數步外，一段高崗，接連一座高峯，袁嘯風一端詳，自己必須到了峯頭上，才可以瞭望匪巢的所在。若是一升到這座峯頭，倘有伏椿巡邏的賊黨，自己也易被人家覺察。不過要想在關東道上成名露臉，怕死貪生，畏首畏尾，絕不會能成事的，遂一狠心，聳身一躍，縱到這道孤峯下。輕身提氣猱升到峯巔。四下一望，只見沿着峯下這條山道，再轉兩個彎子，有一道山口，往裏去，形如盆地，是一條深谷。從山口起，環繞着這個深谷，是一道長嶺，天然的像一座城堡，把這道深谷。圍了一週，遠望谷中，星星點點的，有好幾處似有燈火。這一站在高處，也隱隱聽見谷中馬嘶之聲，山口有黑影來回走動，似有人把守。相度入谷的要道，除了這道山口，四圍的長嶺。雖有矮的地方，也有三四丈高，並且還不知谷內沿着嶺下有沒有埋伏，看情形多半非由山口進去不可。

袁嘯風雖是伏身在上面，不敢過於耽延，遂仍悄悄到了下面。一路上藉着巖巖聳立的怪石障身，轉過西邊山坳，那谷口已然在望。袁嘯風恐被防守的賊黨看見，遂繞向谷口東邊，從上輕登巧縱，到了山口切近。在貼近谷口入口的附近，兩邊對峙的嶺脊只不過兩丈多高，入口處是十幾丈長，兩丈多寬的一條夾街。可是越往裏，上面越高，袁嘯風伏身嶺脊居高臨下，看的格外真切。下面山口內，並不是燈籠，是在兩邊山壁上，各有一個石槽，裏頭注着松脂，冒起半尺高的烟火來。火光冒黑烟籃燄，條明條暗，又被一陣陣夜風吹的藍火苗子時吞時吐，照着兩邊的山壁，更顯得陰森森如入鬼境。有兩名匪黨，全穿着土黃布褲褂，在山口內來回走溜，松脂火光映出的人影子，黑影幢幢。這兩個匪黨似乎有些顧意，提着手中刀，不知不覺的刀尖子往地上直撞。

袁嘯風心想：我要打算入匪巢，非得先把這兩個小子誘出山口不可。遂縱到嶺脊上，鹿伏鶴行，仍來到靠山口前。在上面悄悄找了兩塊碗大的石塊，又找了兩塊拳頭大的石塊，全預備到手底下。探身往下看了看，兩個匪徒併肩往裏走去。袁嘯風把兩塊大石抓起，運足了力量，一抖手，把石塊向山口前半空中拋去。沒容頭一塊石頭落下去，第二塊也跟着飛出去。猛然山口前坪上兩聲巨響，碎石回濺，山口內兩名匪黨驚叫了一聲，齊奔到山口外查看。

袁嘯風在上面一個箭步，竄回一丈多遠來，一疊腰往下一縱身，落在山口內道上。身快手快，用手中的石塊，先把身旁的這盞油槽火燄壓滅，跟着覷準對面石壁道那油槽，一抖手，吧的，竟用石子把那燈燄也打滅，山口內愈形黑暗。袁嘯風貼着山根，縱躍如飛，闖進

裏面。守山口的兩個匪徒，方在查看山口外的暴響，正在疑神疑鬼，忽的山道內又一響，再回身查看，兩邊山壁上的火光全滅，兩人更是驚疑的不知所措。忙取出火種，重把松脂燈燃起，袁嘯風早已入到谷內了。

廣大的深谷，並不像平常傳說的綠林盜佔據山頭開山立寨，裏面有多大聲勢。袁嘯風一到谷內，若不是已遇上把守各路口的匪徒，真有些疑心這裏不是匪巢的所在了。廣大的谷口，只散散落落，有六七處簡陋的木板房，跟幾處茅屋，在正面是一排木屋，足有六七間長，紙窗上隱現燈光。沿着東西一帶山壁下，三三兩兩的小屋，也有有燈光的，也有沒有燈光的。在西南角一帶，一座寬大馬棚，馬棚內隱隱射出燈光，頗像山居的農人獵戶似的。

袁嘯風貼着嶺根下，撲奔那正面的屋子。來到近前，先查看了四外，沒有甚麼動靜，只隄防着谷口防守的匪黨。好在距離稍遠，只要聽到聲音，隱蔽身形不遲。這排木屋，只靠東首燈光較亮，在荆籐編的窗格上，全糊的是桑皮紙。袁嘯風用手指蘸着口中津液，點在窗格上，容他濕透，恐怕桑皮紙厚，用指甲點它，出了聲音，容易被屋中匪黨發覺。遂立刻把腿蓬上的手叉子拔出來，用鋒利的尖子扎向窗紙上。扎進一分去，微把尖子一轉，撤回手叉子，聽屋中依然沒有甚麼聲息，西邊一帶時起鼾聲。袁嘯風從點破的紙孔中，往裏一看，只見木屋雖是簡陋矮小，可是裏面地位還大，建築的不倫不類。東半邊三四丈長，兩丈五六寬，全是明敞着。在西首有一段隔斷，木牆上關着小門掛着門帘，這明間頗似做廳。正對着窗子的迎面，是一張巨大的木案。木案兩旁，一列是八把白漆的木椅子，上面鋪着狼皮墊。在靠牆一帶，放着一張木凳，一邊一架青石板架的案子，連迎面木案子上，一共放着四盞油

燈。不過光燄如豆，在西面牆下，設着兩座板舖，上面睡着兩人。在東邊暗間的隔斷板牆前，微起鼾聲，也似有一兩人在那裏睡着，雖看不清面貌，可全是合衣而臥，在身旁枕下，全放着兵刃。

這袁嘯風心中惶惑，匪黨全入了睡鄉，偷聽不着他們的話便不知這裏那個是匪首，那個是這次盜馬主動人。正在思索如何下手探查，耳中忽聽得那山口一帶，一陣人聲雜嚷，袁嘯風趕緊一聳身，竄到了木屋旁，隱住了身形，往山口一看。只見從外面衝進來一夥人馬，約有二十多騎，可是沒有燈火，一陣吁吁勒馬拋韁，立刻紛紜下馬。這一陣聲喧，立刻把裏邊的匪人驚動出來，從東西兩邊的小屋，走出三名慍形大漢。在西南角上的馬棚裏，也跑出幾名馬賊，趕過來迎接。內中一名匪徒向來人招呼道：「喂，陸老五，您這趟采頭真旺，咱們瓢把子方才還叨念你們哥幾個哩。」一邊說着，從幾處茅屋裏又走出五、六名匪黨，帮着把馬匹牽進馬棚，跟着聽得正面屋門一響，立刻有一名匪黨招呼道：「陸頭，瓢把子已竟起來，叫你們哥幾個進來問話。」隨聽得一陣脚步声，齊進了木屋，這片廣場上又寂靜下來。

袁嘯風見那一干匪徒，把馬匹送到馬棚，各回自己屋內，他便趁機躡足輕步，趕到了窗前。屋中燈光較先前大亮，一個聲若洪鐘的人正在笑話。袁嘯風從窗孔往裏張望時，只見先前在板舖上睡覺的匪黨，已全整衣坐起。迎面木屋兩旁的椅上坐着三個匪首，右首一個有四、五旬左右，身高體胖，面若豬肝，兩鬢鬍子可是新剃的，兩頰全是青色，濃眉巨目，在左額角有一道疤痕，是曾受過很重刀傷的，手裏擽着一對鐵胆。左首坐着一個人，年約五旬上下，瘦削的面龐，細眉鼠目，唇上疎疎的數的過來的黃焦焦的斷樑鬍子，手裏搖着一把摺扇，文

不文，武不武，兩眼釘着地，似在思索甚麼事。右首下首坐的正是昨夜跟綴的那個姓蕭的匪首，看這情形，那個魁梧高大的定是這赤石嶺的匪首鎮山王刁四虎無疑了，只不知那瘦小黃鬚是甚麼人。

只聽那匪首鎮山王刁四虎道：「陸老五，我這里正在不放心哩，我恐怕你們捨不下來這水買賣，正想教蕭老二帶弟兄去接應呢。你們怎麼這時候才回來？」那姓陸的匪徒忙答道：「這次上線開筈，險些栽在線上，本想着點子全是空子，那知內中竟有能手。黑心杜大章，手急眼快，把點子料理了兩個，才把買賣捨下來，一共得了二十六匹牲口，半途脫韁兩匹，只帶回二十四匹來，唯有我們金伙計，太廢物了。竟會被空子打了一馬棒，這一下子還真厲害，差點沒把金伙計的左眼打瞎了，因為下手的時候耽隔了半日，所以直到這時才趕回來。」

那匪首鎮山王刁四虎道：「這倒難爲你了，好吧！你們哥幾個歇息吧，等着把這兩批牲口出了手，定要教你們換換季。」那陸老五答道：「當家的說那裏話來，我們應當效力，那能不在乎酬勞。不過我們臨回來，遇上商家堡的弟兄，他們說是教當家的可多多留神，韓家牧場的人已竟夜闖商家堡。商家堡的姚當家的已是預備下人，只要快馬敢到商家堡踐約赴會，絕不容他再逃出掌握。他如果五天一過，不敢踐約，那就是他自認關東三省沒有他這份英雄。我們要連合兩處的弟兄，前去接收快馬韓的事業。並且說如若茂記參場的葉大爺到咱這來，千萬請到商家堡一談。這次事請葉大爺放心，既已伸手動了他，絕不能中途袖手。」

這陸五說完這話，那個黃鬚的瘦矮子，正是陰鷲文葉茂，點點頭道：「好吧，我正想到

商家堡去。我不過候着烟筒山的人來了，咱們再定行止，看一看那快馬韓的手段。這次我跟他不拚個起落出來，絕不罷手。關東三省有姓韓的，沒有姓葉的，我們這次總得跟那快馬韓算清舊帳，一決雌雄。」這時那匪首鎮山王刁四虎含笑說道：「葉二哥，據我看快馬韓也不過徒有虛聲，要按江湖道上的傳揚，快馬韓好似有三頭六臂。這次我這種無名小卒，居然也動了他，我爲得是倒得看看他有甚麼過人的本領。葉二哥，你盡管放心，不是我刁老四背後說大話，我既然敢摸了他，就接的住他。不用聽那種江湖道上瞎闢，姓刁的歷來是輕易不跟江湖同道們結樑子，可是既跟他們比劃上，我絕不能中道罷手。我刁老四的脾氣，金鐘也敢撞，瓦罐子也一樣摔，你看着吧。」

陰鷲文葉茂連忙恭維道：「刁當家的，我要是不放心你，我焉敢推心置腹的拜托當家的。反正這次只要能够把快馬韓扳倒了，我情願把從快馬韓手中奪回的事業，全讓給幫忙好朋友，別看我現在熱辦花費，我只要把這口氣爭過來，於願已足。」

鎮山王刁四虎立刻吩咐陸老五下去歇息。這時天不過四更左右，袁嘯風隨即撤身躲到一旁，容這夥匪徒從裏面走出來，各回自己住宿的屋內歇息，屋中的匪首刁四虎道：「葉二哥，商家堡居然敢這麼招呼一下子，這倒真是出人意料之外，姚方清既是跟我們互爲聲援，我們倒不能辜負他的感情。我想，姚方清既已跟快馬韓定約，快馬韓五日內定然踐約赴會，我們那能袖手旁觀？我們明朝到商家堡走走。」葉茂道：「好吧，我也正該到商家堡，稍伸謝意，這時不過是四更才起，當家的請歇息吧！我來到這招擾的當家的晝夜跟着操心，教我心上不安。」刁四虎道：「我們交非泛泛，何必客氣，葉二哥，我看你從昨夜就不能安然入

睡，可是耽心我這赤石嶺不能保護你的安全麼？葉二哥，你儘請安心去入睡，我敢保這赤石嶺高枕無憂。你要是不大安心，請到裏屋，跟小弟一塊兒歇息如何？」葉茂一笑道，請安心，當家的，你這真是笑話了，我自到您這塚子窰以來，才知道當家的現在已竟具有一種非常的力量。就憑您麾下這班健兒，那個不有好身手，莫說是在您貴窰一住，穩若泰山，安如盤石。就是在赤石嶺的這趟線上，就再沒有人敢正眼相視，這麼好所在，我還有甚麼不安心。當家的，你請安歇。」

這時所有別的頭目人等，全退出去，那明間的兩人睡覺的地方，現在因爲另一個頭目出去盤查小道，所以外間只剩了葉茂一個人歇息。鎮山王刁四虎，隨即教手下弟兄把明間的燈火的焰撥小了，自己走進了內間，袁嘯風趕忙的躡足輕步，把這廣場中巡視了一週，再來後窗前，見窗上的燈光微小，屋中的人已起了鼾聲，袁嘯風不禁自己盤算，這種江湖的勾當，自己尙是初試，若是一個算不好，就栽在這裏，被人竊笑。趕到了木門前一試，屋門沒門，只是虛掩着。暗自慶幸，輕輕把門推開一線，側身往裏張望。屋裏不明不暗，燈焰發出的微光，照着屋中一切，似有似無。聽了聽那陰罵文葉茂，實是已睡着了。袁嘯風提着手叉子，躡足輕步，只用脚尖點地，連一點聲息沒有，先撲奔了裏間。貼進門首，先側耳聽了聽裏間，只一片輕微的鼻息聲，這屋中兩人真是大反個，那鎮山王刁四虎相貌粗暴，睡眠反沒聲息，葉茂那麼瘦弱，反倒起極大鼾聲。

袁嘯風自己深入腹地，不能不加以慎重，遂把裏間的軟帘掀起一角，復往下一摺，刷的微微響了一下。復把軟帘掀起了一些，往裏注目看了一會，板鋪上那個匪首，紋絲沒動。袁

嘯風知道這匪首實是睡着了，遂身趲來到葉茂的臥榻前，立刻輕輕把葉茂拖在枕上的一條辮子給扯順了，用鋒利的匕首，從當中割下半段來。把斷髮提着，想到裏間，送到那鎮山王刁四虎的面前，教他知道快馬韓非易與者。方往裏間屋門一湊，突然裏間木榻一響，袁嘯風屏息止步，在外間略一停頓，聽了聽，是那匪首呼地翻身。略沈了片刻，那外間的葉茂，又轉側翻身。袁嘯風一眼瞥見外間的白碴子木案上放着一枝秃筆，一塊破硯。遂變了主意，見桌上有現成的粗糙紙張，遂把碗裏的餘瀝倒在硯上，把秃筆蘸了蘸，在紙上寫了兩行字是：「夜入寶山，親履貴寨，略試綱鋒，割髮代首，狐鼠伎倆，毋再舞弄老夫面前。」下款寫了一個字。在黑影沉沉的燈光下，潦潦草草的寫完，抬頭看了看，屋頂是用極大樹幹，架起房樑，自己估量着丈餘高還可以上下自如。遂把氣納丹田，凝神噎氣，用太極門的輕功提縱術，把一條斷髮跟紙箋銜在口中，往起一聳身，雙手抓住橫樑上，把葉茂的斷髮跟紙箋拿出來，把手叉子拔下來。潛運內力，把斷髮跟紙箋全釘在橫樑上，略緩了緩氣，飄身落在下面，輕如飄絮。隨即躡足來到門首，輕閃到屋外。外面仍是靜悄悄，空谷無聲，斜月西沉，越發黑暗，遂翻到了山口。只見那兩名守谷口的匪黨，仍在那把守，只是兩人大約因為夜盡更深的時候，山風很大，藉酒祛寒，兩人全喝醉了。一個倚着山壁，一個坐着石墩子上，睡得很是沉甜，身旁有酒壺。袁嘯風瞥了一眼，安然出了谷口，自己想着，這一來足可示儆於這羣鼠輩。方自慶幸，突覺得頭頂上颯的一股子疾風過去，袁嘯風急忙一縮身，立刻定睛看時，只見一條黑影，疾如飛隼，出去有三四丈，往下一落，跟着又騰身躍起，往遠遠的一着脚，正站在一塊六七尺高的危石上，恍惚看着似向自己點手。

袁嘯風大駭，心想這是甚麼人，看情形好似存心對付自己。袁嘯風四面一望，恐陷虎口，脚下一着力，騰身而起，如飛的追奔下來。前面那人忽快忽慢，倏疾倏徐，展眼間出來有三四里地。袁嘯風略一辨方向，暗暗着急，自己應該奔東北，按天上星斗的方向一估測，知道所走的道路是奔了西南，這一來越走越遠，何況自己馬匹，尚在這赤石嶺道卡子附近。抬頭看了看，那條人影似已失了踪跡，自己正在琢磨着還是趕緊往回趕自己的路，別上了冤枉當。方待轉身，猛見那人又復現身，這次竟發話道：「喂，朋友，隨我來，這裏有你的好去處。」

袁嘯風勃然怒聲厲叱道：「朋友你是江湖道上英雄，可敢跟我較量較量？你要用這躲躲藏藏，你真是匹夫之輩了，」袁嘯風任憑怎麼詬詈，那人竟是充耳不聞，眨眼又跑出去不遠。袁嘯風立刻施展開輕功提縱術，從後追趕，那人忽隱忽現，竟繞出了後山口，東方已現魚肚色，面前竟是一人高的高糧地，一條羊腸小道，也不過只容兩個人走。又追趕了數箭地，只見那人在那羊腸小道往左一拐，趕到再追到近前時，可是一條岔道，那人的踪跡又渺。這時曉色朦朧，一望碧綠的野地，被曉風吹着，如同波濤起伏。袁嘯風雖然一夜的疲勞，被這清新的朝氣拂面，精神陡振。順着這條道路，走出有二三里之遙，見那遠遠的黑壓壓似有一片叢林，一縷清烟裊裊的冲上天空。袁嘯風看出前面不是村莊，也有鄉農在這裏住着，遂撲奔這片叢林而來。到了切近，才看出一片濃陰匝地的密松林。當中一條小道，穿着松林，如同一條長術。在松林前有一所石屋，也就是四五間，四圍圍着一道短垣，全是用巨石堆壘的，一座堅固的木門，在門前數步外一座水井，上面放着兩隻吊桶，更有一架馬槽，

橫在井旁，一隻木桶滿注着清水，一隻歪在井台上，情形是預備給過路牲口飲喂歇脚的地方。

這種隱僻之地，居然有人敢在這裏住，不是武勇的健者，也是慣居山的獵戶。幾縷炊烟，點綴着叢林石屋，顯得格外的有一種世外的隱居之象。袁嘯風翻身來到近前，忽從一座堅固的木門中走出一人，年約六旬上下，鬚髮斑白，可是膚色十分滋潤，瘦不露骨，穿着一身短衫褲，左大襟，大黃銅鈕子，脚下是白粗布襪子，大洒鞋，手裏擎着一桿旱烟袋，烟鍋兒好似酒杯似的，烟袋桿上掛着一只皮烟荷包，一邊墜着火鏢火石。緩步踱出門來，口中還在吸着，烟鍋兒不斷的冒着烟。袁嘯風趨至近前，向老者拱手道：「老爺子，在下走路迷了，悞撞到這裏，不知貴處叫甚麼地名，這里離着寧安府還有多遠，有勞指教？」

這位老者抬頭看了看，慢吞吞答道：「你老兄是往寧安府麼，真是走差了，越走越遠，這是往東去的一條岔道，往寧安府得往西走哩。老兄是從那裏動身，怎會來到這裏？」袁嘯風忙答道：「在下是從寬城子到寧安訪友，半路上遇着了匪人，人單勢孤，把行囊衣物全被匪劫去，慌不擇路，竟從叢莽密菁中迷了方向，直在草地裏奔馳了一夜，飢渴交加，來到貴處。老人家這裏可有賣飲食的麼，我買一些充饑解渴。」老者笑吟吟道：「你老兄看這裏不過是我們幾戶人家，在這裏全是取其樵採打獵方便，又全是單身漢子。老兄你想，這裏不成村，不成鎮，那有甚麼賣飲食的。老兄既然饑渴，在下還做得起東道，老兄請到寒舍一叙。」袁嘯風道：「萍水相逢怎好招擾，我還沒領教老家人貴姓哩？」老者道：「在下姓雲，單名一個龍字，老兄你貴姓？」袁嘯風道：「在下姓袁，名叫嘯風，原籍是關內人，來到關

外，也不過是做個笨力活，有膀子笨力氣而已矣。」老者道：「這裏不便立談，老兄隨我來。」

第二章 探山嶺割髮懸樑

袁嘯風立刻隨着這位老者走向那座石屋，袁嘯風跟着一進門，看出這位老者，不是平常鄉農。這座木門，全是用整根合抱樹幹做的，是三根樹幹合在一處。頂木門的是一塊巨石，已挪在門旁，足有三四百斤重。只看這重木門，兩膀沒有千八百斤膂力的，絕不易開閉。

袁嘯風暗暗驚疑的當兒，老者是毫不注意袁嘯風對木門的注視，迴過身來，往裏相讓。袁嘯風隨着老者，走進了石屋，明窗淨几，淨無纖塵，石屋是三間長，兩明一暗，非常軒敞，後山牆開着一個窗洞，窗子已竟支起，從後窗看見後院，是一段長方的院子，四圍全是石牆，看情形很像個練武的場子。

老者一進屋，就招呼道：「牛子，幹甚麼了，快來，有客人來了。」裏間屋有人答聲，嗓音悶聲悶氣，跟着從裏間走出一個黑大個，身高足有六尺，濃眉巨眼，翻鼻孔，大嘴岔子，厚嘴唇，大包牙，膚色黝黑。穿着一身土黃布褲褂，白骨頭鈕子，脚下穿着一雙草鞋，到得堂屋，楞柯柯的往那一站，瞪着眼睛看着老者。雲龍道：「你看，你這麼大了，還這麼一點甚麼不懂，燒好了水了麼，給客人泡茶，這個黑小子翻了翻眼皮，看了袁嘯風幾眼，立刻一聲不響的走出屋去。袁嘯風一邊落坐，一邊向雲老者說道：「老人家不要客氣，萍水相逢，這麼招擾，實在不安，這位少年，是老人家甚麼人，好威嚴的相貌。」

雲老者道：「這個傻小子與我非親非故，我祖籍是關內人，這小子却是這遼東土著，生長在龍江迤東青狼堡。提起這小子的來歷，稍有血性的聽了，全要替他憤憤不平。這小子姓熊，乳名叫牛子，他們祖居青狼堡，已有三代，熊牛子的父親還做過守備。在牛子十一二歲，他父親已竟不作官了，家中擁有兩頃多土田，幾十頭牲口，青狼堡沒有多少富戶，這位熊守備在青狼堡算是首戶，不料在牛子十四歲那年，熊守備竟染病身亡，遺下寡妻幼子。這位熊夫人還不是牛子的親母，他是熊守備的繼配，比熊守備小着七八歲，雖是生長僻鄉，頗具姿色。爲人雖不怎麼賢能，不過事事頗知大體。可是這個牛子，從小就渾濁猛楞，不受羈勒，這位熊夫人持家極嚴，只無法管教這個前房子，未免對待牛子顯得疎遠。這牛子生來力大無窮，家中的長工伙計，一個稍拂他的性子，立刻就要把長工們打個鼻青臉腫。這一來熊家鬧得家宅不安，同時有熊守備一個近支的侄子，早就垂涎熊守備這份家產。不過在熊守備生前，雖是存心覬覦，不敢過露形跡。熊守備這一死，他這本家的侄子遂立刻下手。漸漸的在熊宅把持家務，竟用促狹手段，引誘着這天真爛漫的牛子胡行起來。本來這小子就够渾楞的，那禁得他這族兄，暗中支使他，愈發無法無天，漸漸熊宅中幾個有年歲的長工家人全打跑了。那留在宅中的，只是一個會趨奉牛子的長工，呆長了，當時這熊宅的情形已呈破敗之象，熊夫人更是氣的終日憂鬱。牛子這個族兄這一暗中挑撥，母子間感情日惡，牛子的族兄竟引誘着牛子到賭局中賭博。牛子手中那有錢去賭博，可是他這族兄給他設法，除了偷就是盜，把家中的銀錢衣物偷出許多來，全填了無底洞。熊夫人知道了，和牛子大鬧一場，不准他再出去，禁閉在宅中。試想這生牛烈馬的牛子，那肯受這種拘束管轄，何況還有他這族兄

時時助着他。他這續母越是管他，他越是鬧得厲害。漸漸的散佈開流言，說是所有的家產，是他父親撂下給他享受的，繼母把持着，一定沒安好心。她只要再這麼把持着，早晚非把她弄死不可。這種謠言散佈的非常快，閭里紛紛竊議。牛子這小子慾頭憨腦的，對於這種話雖也聽到耳內，只是他一個胸無城府的人，那把這些事放在心上，只聽旁人說，不往心裏放。趕到過了幾天，謠言稍息，大家把這事似乎忘了，那知竟在第五天的夜間，牛子的繼母，竟得暴病身死。是日當地官人，竟得了一封無名信，指明是熊夫人身死不明，請官家主張公道，爲死者雪冤。官家按着信上所說的一調查，果然熊夫人身死不明，趕到把死者一檢驗，果然中毒身死，把牛子跟他家人全押進衙門。熊家當時門庭冷落，已沒有甚麼人，只有一個家人，兩個長工，一個雇使的婆子，用刑一拷打問，熊家的長工僕婦異口同音的只請老爺拷問少主人，並把近日傳出來的謠言說出。官家接得匿名信中，也隱約着指出是逆子弑母，官家遂往牛子身上追問。試想就是銅筋鐵骨，他禁不住那種嚴刑拷問，牛子雖是天生的骨格堅實，也難受拷刑，竟自要含糊招認。只是這種逆倫罪，供狀不能稍涉含糊，再有兩堂也就要問實了。就在這時，竟有江湖道上的朋友，不忍教這傻小子背這逆名慘死，把這小子救了出來。把這暗中謀產下毒的熊氏族侄，置之死地！……

雲老者方說到這裏，牛子從外面進來，用一只方盤，托着兩只粗磁碗，泡來兩碗棗茶，似乎在進門時，聽見了老者說的話，把兩碗茶放在老者跟袁嘯風的面前，低聲說道：「師父，你又題我的事了，一個生客人，何必題這些閑事哩，知道人家是幹甚麼的？」

雲老者微笑着說道：「不用你多慮，我這老眼不花，我若看不透人家來路，我還不往家

裏讓呢。再說咱們爺們也不怕事，也不惹事，誰好意思找尋咱們。去吧，把鑊匕蒸一大盤來，曝醃蛋，醃肉也弄一盤來，這位朋友，跑了一夜兒枉道，還沒吃甚麼呢。」牛子嘴裏嚙嚙着走出去，袁嘯風道：「老人家不要費事，這麼招擾在下好生不安。」雲老者擺手道：「朋友，咱們全是在外邊跑的，到處爲家，到處交朋友，喝一碗水，擾一頓飯，算的了甚麼，你要這麼客氣，我倒不敢屈尊大駕了。」袁嘯風見雲老者說話爽直，遂不再說那些浮話，隨又問道：「老人家所說令徒的事，倒是誰給救的呢？」雲老者略一沉吟，微笑着說道：「這人麼，見義勇爲，拔刀相助，功成身退，不求名，不爲利，直到今日，還不知究是何人呢？」袁嘯風道：「那麼你們師徒是怎樣的遇合呢？」

雲老者含笑道：「我不過是見這小子一片天真，骨格堅強，天賦的一種雄壯的體格，我把他收到身邊：把我的幾手粗拳笨脚的把式教給他，教他將來摺在土地上，也可矇碗飯吃。」袁嘯風聽老者所答，恍惚不實，絕不是真話，測不出老者是何居心，遂不再細問，把那碗棗茶端起來，一飲而盡，煩渴頓消。那牛子把食物從外面端進來，擺在桌上，雲老者請袁嘯風同桌共食，雖則是粗食野菜，吃着頗覺別饒風味。飯罷，雲老者向那牛子道：「你應作的事作完了沒有，我還有事呢。」

牛子一邊收拾着桌子，一邊答應着。雲老者站起來，向袁嘯風道：「老兄不要忙着走，我們再談一會。這裏還有一個把勢場子，是我們爺們操練身子骨的地方，老兄你不要見笑，我們爺們可不會甚麼功夫，不懂甚麼派別，我們不過只練膀子笨力氣，袁老兄你看得起我們爺們，請你從旁指教。」

袁嘯風道：「老人家不要客氣，我不過是流浪江湖的粗漢，也只有膀子笨力氣，對於武功，也只會過三招兩式的莊家把式，教我指點，那豈不是班門弄斧麼。令師徒能教在下開開眼，那是在下求之不得的。」雲老者含笑說道：「咱們全把虛偽的客氣收起來，誰會甚麼功夫，請練兩下子，不會的也別強練。」

雲老者一邊說着，一邊往這屋後走，轉到這屋後。只見一道重門，是一段石牆，一扇木門，這扇木門也是跟前面的一樣，是用整根的樹幹做成，看情形分量很重。那門雖是堅固，只是不知爲甚麼，只淨立在門框上。那雲老者向牛子叱道：「你看你這麼不幹正經事，這座門怎還沒格牢，這麼浮擱着，出來進去多麻煩。牛子道：「我倒看着沒有甚麼，這時按上也不晚呢。說着走到門前，把這像木排似的重門輕匕提起，一轉身，偌大的一扇門，把他高大的身軀掩住。那袁嘯風正在一腳頓住，一側身，把雲老者讓過來。那楞小子猛地把這扇重大的木門撒了手，往袁嘯風身上碰來，口中却喊着：「喂匕，快接着，別把門摔壞了。」袁嘯風見這木門雖是重大，可是要憑自己兩臂之力，還不致於接不住，伸兩臂一接，只覺着像一面牆似的倒過來。忙重振一口氣，力達四肢，就這樣，右腳還往後倒了一步，才把這扇門接住，驀然這麼一來，竟把自己急了一身汗，隨即忙暗運內力，把雙臂一伸，把這扇木門舉起，輕匕的放在了門旁。那牛子笑嘻嘻的向袁嘯風點頭道：「袁老師，你真有力氣，你比我有本事，我服器你了。」雲老者回頭看了看道：「牛子，你又弄甚麼了，不許你傻鬧。」又瞥了袁嘯風一眼，袁嘯風此時臉上通紅，雲老者好像沒看見他渾濁猛楞的徒弟故意作弄自己，遂隨着走進後院。只見這段後院，佔地約有十幾畝，成長方形，除了前面房子的後牆佔

了一面，那三面全是石牆。地上細石砂子鋪地，這麼大的練武場子，並沒有兵刃。只在北邊的牆下，立着八枝柏木樁，兩邊牆下立着一個高有丈餘的巨木架，木架橫木上，垂下來一隻形如巨球的皮袋，裏面似乎裝着很沉重的東西。在牆根下放着一棵四丈多長的白楊樹，是整棵的樹，只去了枝葉根子，樹身的一面，樹皮已竟剝磨得沒有甚麼了，另一面的樹皮一點沒動，袁嘯風看着不懂這是作甚麼用的。又見那東北牆角落上，放着兩隻木矮架，上面放着兩只木桶，一桶是綠豆，一桶是鐵砂子。袁嘯風對於這種操手的功夫倒認識，還是練鷹爪力鐵砂掌初步的功夫，自己仔細一看，這木桶裏的混合的綠豆和鐵砂子，知道這裏的雲老者跟他這楞徒弟，外面上看着一個是老邁殘年，一個是缺欠聰慧，不像有甚麼功夫。人不可貌相，敢情這師徒的武術的造詣，深不可測，自己索性處處只裝作不懂。

雲老者緩步進了場子，向袁嘯風道：「老兄，我自幼年就好習武術，只是未遇名師，不過學會了幾手莊家把式，練了幾年笨功夫。趕到一入江湖遊蕩，見過些武林中名手，人家一施展出，動手知道我所學所練的，不僅門徑沒有，連一個平常的武師，全不是人家敵手。看起來，教我武術的師傅，真算把我害苦了，白耽誤了好幾年的功夫，鬧得我高不成，低不就，文不文，武不武，半瓶子醋似的，我們爺倆個總想訪求一位名師，指點指點我們，不過名師不容易訪求，今日不期老兄來到敝處，我在下別看沒有甚麼本領，可是眼力絕不差。我早看出老兄你是武林中的能手，沒別的，請老兄你指點指點我們師徒，教我們師徒也長長見識。」

當時袁嘯風一聽這雲老者簡直是硬扣，自己那敢就承認，遂含笑說道：「老人家不要這

麼過獎，我早跟你老說過，我不過會個三招兩式莊家把式，你教我指點，那不是問道於盲嗎？老人家我不怕你老過意，我說我會功夫與不會功夫，是無憑無據，可是你老現在可擺着會真功夫的憑據。雲老者笑道：「老兄你別看擺的像那麼回事，可是真練真不會。我們不過當初聽教武的老師傅們說過，這種功夫這樣練，我試試看，敢情沒有老師指點，絕不成。這種功夫是非有名家指點不能練，所以我們只要遇見了武林一派，我們就愁着臉的懇求，盼望人家不吝賜教。不過這武林中的人全是一樣的脾氣，你越是求的切，越是拒絕的厲害，今日我遇見你老兄，諒能念在我師徒的一點愚誠，定能不吝賜教。」

袁嘯風忙說道：「這可是笑話了，我要是真有本事，也就到不了你老這裏了，沒聽見有一身絕好功夫，會教匪人給拾奪了的，我也別辜負老人家一番盛情。你們爺倆個把會的功夫露兩手，我們一見如故，誰也不要存客氣，我只要是懂得，一定彼此研究研究，武學是練到老，學到老，誰也不能說準行，咱們誰會甚麼，練甚麼好了。」雲老者點頭道：「很好，就依袁老兄的主意，咱們誰也別藏奸，袁老兄先露兩手吧。」袁嘯風道：「我絕不敢應命，還是請老人家露一手吧。」雲老者笑吟吟說道：「我們誰先練全是一樣，我在下有了幾歲年紀，筋骨已老，並且當初也沒下過真功夫，那還練的了呢。」當下這一謙讓，那個楞小子竟答了話道：「袁老師，你看我練兩手給你看看，你可別笑話我，我可是只會笨功夫。」袁嘯風忙答道：「這位熊師兄先練兩手好極了，我們有言在先，誰也不許客氣，咱們隨便練吧。」

雲老者向牛子道：「你這小子倒真臉皮厚，你不嫌栽跟頭，你就練吧。」牛子走到場子

裏，向袁嘯風道：「袁師傅，你看我給你練一手笨功夫。」說着來到牆根下柏木椿前，這一排柏木椿，一共是八根，每根全是四尺長，入土一尺五，砸的極堅實。牛子往下一塌腰，立刻亮式，是潭門的彈腿下盤的功夫，用連環進步，頭一式是「烏龍盤柱」，往前一橫右腿，用裏誇往柏木椿上一搭，吶的一聲第一根柏木椿竟有了裂紋。那牛子却跟身進步，向前一換式，是潭門彈腿的下五招，「鐵牛耕地」，「老樹盤根」，「十字擺蓮腿」，只聽砰匕，嘎，嘎吱一陣暴響，那柏木椿竟自挨根的震動，也有傾斜了的，也有震裂了的。

牛子把這一行木椿踢完，一收式，居然面不紅，氣不湧，神色跟平時一樣。這位雲老者遂向袁嘯風道：「老兄，我說的不假吧，我們沒有內家的真功夫，只憑着笨力氣，踢木椿。只能練到這種地步，擔不過行家的眼吧！」

袁嘯風忙答道：「老師傅過謙了，像下盤功夫練到這樣，已非容易，我在下還沒有這麼純的功夫哩。」袁嘯風口中雖是這麼說着，止於知道這一師一徒，絕不是像他自己所說的莊家把式之流，可也不是什麼驚人武學，論自己一身所得，尙還能對付得了他們。自己方要答話，那雲老者突然說道：「袁老兄，小徒這種淺俗的末技，已當面獻醜了，我看老兄對於此技，必也下過功夫，老兄別駁我的老面子，請你指教指教，老兄你肯賞臉麼？」

袁嘯風一聽，好生爲難，練武的對手拆拳，可以憑着自己靈機進退，該進則進，該退則退，因勢制宜，容易給對手地步，自己也容易藏拙。唯獨練這軟硬的功夫，無法遮掩，人家練到這種情形，我練出來比不上人家，他們一定疑心我留偷手。我練到超過他去，明顯着炫才好勝。自己說沒練好吧，這是武術家基本功夫，人家絕不相信。遂向雲老者說道：「老前

輩，令徒的柏木椿的功夫，練到這種地步，也足算是有功夫了。我莫說當初還沒在這上頭下過純功夫，老師傅既是此道中人，一定擔不過你老的眼去。我就是練過，也不會再比令徒高，老人家別教我獻醜了。並且木椿已被令徒踢動，重立費時，老人家非教我獻醜不可，我跟令徒對幾招拳，老人家倒可從旁指教，我在下也可多得些教益。」

雲老者微微一笑道：「袁老兄不必推辭，咱們相見以誠，我們師徒虛心請教，柏木椿雖已挪動，重立好了，不過一舉手之勞。我在下就是這種警拗性子，我偏不教你老兄藉着這事推辭。來，你老兄監工，看看我收拾的手段如何？」說到這，挽挽袖子！走向柏木椿前，身軀略俯，用手掌往第一棵柏木椿上一按，沒看出用力來，柏木椿竟深入土半尺，轟立在原有穴內。到第二棵木椿前，仍然是照前式，掌按處，木椿隨着沈下去。

袁嘯風已看出這是內家的氣功，「大力千斤掌」，這一來袁嘯風立刻駭然震動，這雲老者的武功造詣；高不可攀，深不可測。那麼夜來赤石嶺所遇那條黑影，把自己引到這裏來，說不定就許是他吧？名師難遇，自己奔走風塵，既遇上這種高人，怎好輕輕放過。可是自己要先沉住了氣，不要冒然出口，遂故作不懂，在一旁靜靜看，見雲老者剎間已把這一行柏木椿依然立好，轉身來向袁嘯風道：「袁老兄，你看，我這把子年紀，這點力氣還成吧：你這再沒有推托了吧，請你一試身手，教我師徒也見見世面。」

袁嘯風說道：「老人家咱們全是江湖道上人，行家一伸手，便知有沒有。你也別說不成，我也別說不會，請老人家不要諱莫如深。我在下也把所練過的功夫練出來，咱們印證印證。老人家，請你多指教吧。這柏木椿我對於下盤，實沒有那麼純的功夫，不過推手的功

夫，還練過些日，我試試看，不定成不成。」說到這裏，遂把衣袖略捲，到第一棵木樁前，往下一縮身，脚下暗探短馬樁，氣納丹地，雙臂一幌，輕輕往木樁上一搭，暗試這木樁的力量，自己估量着還可以降的了這木樁。遂把雙臂一幌，暗用太極掌的「盤馬彎弓」，略把式變化了變化，潛運掌力兼用鷹爪力，雙掌照定了木樁上擊去。雙掌落處第一棵木樁竟被震的綻裂，那第二棵木樁也走照樣變換着掌式，喇叱的連運掌生風震得塵土飛揚，木樁全傾斜。把這一行木樁全用掌力震倒了。到了未一棵木樁。一收式向雲老者師徒一抱拳，道：「我下對這門功夫上實沒有功夫，教你貴師徒見笑了。」

雲老者笑吟吟說道：「袁老兄，你這掌上的功夫，已竟足以傲視一切了，袁老兄你拳術上一定也下過功夫。來吧，咱們索性拆幾招，試試我這已擱生疏了的拳術。」袁嘯風一聽雲老者想跟自己過招，不禁暗喜。因為武林中的門戶太多，會武功的不算，有許多不輕見，不輕傳的祕技，自己沒見的功夫很多。他這場子內所懸的沙袋子只一個，和那棵白楊木，自己就不知他這練的是那一門的功夫。倒是對手拆招，可以給自己留退身步。總然不知這老頭兒是何如人物，武功到怎麼個地步，不過自己，若是把門戶封緊，把招術用嚴了，先不致吃着大虧，自己也可看看這雲老者究竟是那一家那一派。所以雲老者一提過招，自己欣然承諾，不過口中尚是謙讓着。雲老者遂縱步到了場子當中，依然是原來的衣衫不整，肥衣大袖，往那裏一站。袁嘯風把辮髮鬆鬆的盤在了頭上，向下首一站。雲老者道：「咱們可是點到了為止，我老朽的身軀，可當不了尊拳一擊。」

袁嘯風道：「老人家別客氣，我在老人家面前那敢放肆？只是您既然是吩咐下來，我那

敢不遵命，我不過給你老塾匕手罷了。我還望你老掌下留情，別和我一般見識。」雲老者隨向後退了一步，彼此亮開地勢，雲老者道：「袁老兄，請進招吧。」袁嘯風往後也一撒身道：「老人家先賜教，我給您接招吧。」

雲老者含笑說道：「我們誰也別客氣，一塊發招吧。」袁嘯風道：「那麼我可要放肆了。」隨即一立門戶，故意掩飾本來面目，把右手往左手背上一搭，立刻走行門，邁過步，往左盤旋。雲老者身形略展，往右略一盤旋。兩下裏復往當中一湊，雲老仍然不肯發招。袁嘯風遂說了聲：「我在下拋磚引玉，請老人家指教。」這個教字方脫口，立刻往前一上步。暗發一手「七星手」，往雲老者的胸前便點，這也是虛實並用，變化不測。堪堪的打中胸頭，雲老者往外一封，袁嘯風倏然撒招，往右一斜身，變式爲「白鶴亮翅」。雲老者喝聲「好」，立刻把左臂往下一沉，食中二指，往袁嘯風的脈門上便劃。袁嘯風急撒招變式；那知雲老者把身形展動，已到了自己身後。忙往前一縱步，竄出已有一丈五六，自己覺着很快，脚方沾地，只覺得背後一股子風聲襲到，忙用怪蟒翻身，翻身現掌，那知雲老者的掌鋒已沾到了自己的背上，這一翻身，才將將的閃開。這位雲老者哈哈一笑，道：「袁老兄，你這麼不真露兩下子，那能分得了高下呢？」

當時這位雲老者竟自把身形展動，立刻飄忽若風。袁嘯風也展開了身形，把自己的拳術施展開。雲老者行前忽後，行左忽右，動手到二十餘招，袁嘯風始終看不出雲老者的拳術是那一門？休說勝了人家，就是指尖連人家的衣服，全未沾上，自知不是人家敵手，隨即往外一縱身，立刻一收式，說了聲：「我這是班門弄斧，貽笑方家，承讓了！」雲老者也一收

勢，向袁嘯風道：「袁老兄，你是真人不露相，原來袁老兄乃是武林名家的真傳。恕我眼拙了。袁老兄你這麼好身手，定有師承，請你明白見示，教我也好明白明白。」

袁嘯風忙答道：「老人家不要過獎，我在下這點俗淺功夫，實沒有經過甚麼名師，老人家不要多疑。我若真是有名師做師承，那有隱瞞的道理，並且我現時正在訪師，老人家請你念在下我奔走江湖，名師難得，求你不吝賜教一一，我袁嘯風終身感戴。」雲老者微笑答道：「袁兄你這可是輸眼了，我這種粗淺的功夫，也值得你老兄這麼重視，太教我汗顏無地了。你說我功夫好，好在那裏？不過我倒看出你老兄是內家的功夫，你說你沒有師承，誰能見信呢？袁老兄，你真個拿我們爺們當莊家頭，任甚麼不懂，你算輸眼了。再說關東道上，快馬韓也是數一數二的英雄，你老兄若是沒有兩下子出手的，焉能在快馬韓手下做頂門立戶人？老兄你倒是那一家武術，趁早實說吧。」

袁嘯風一聽老者的口風突變，並且已知自己是快馬韓的人，面色也不像先前那麼和藹，自己如墜五里霧中，不知這位老者究竟安着甚麼心意。自己裝像，仍不答他的話，譊然說道：「老人家這可是笑話了，我們萍水相逢，承師徒這麼招待，我在下銘感五中。我因為老人家相待之情，不敢再以虛偽相見，才把我這幾手見不得人的功夫施展出來，不過是拋磚引玉。想不到倒引起了老人家的誤會，這實在教我袁嘯風失望得很。老人家既不肯賜教，我也招擾了這半日，我還要趕路，改日再行答謝，跟你老告辭吧。」說到這裏，深深一揖，雲老者竟傲然不顧，向袁嘯風道：「怎麼你老兄這就要走？不成，我這老頭子有個毛病，我不問清了，你老兄的來踪去跡，我頂死也閉不上眼。你老兄究竟是那道的朋友，請你實話實說吧。」

你要想這麼不明不白，把我們爺們朦過去，那真是笑話了。袁老兄說實話吧，要教你這麼着出了這個門，我們爺們肯答應，只怕還有不答應的哩？」

袁嘯風愕然道：「老人家怎竟說出這種話來，我跟令師徒素昧平生，無恩無怨。我一個過路人，你老拿我當朋友，是令師徒的慷慨。就是閉門不納，那也不算悖人情。可是我已竟登堂招擾，人非草木，孰能無心，一飯之恩，自當圖報。不過因為談到武學，竟惹得老人家不快，真使我懊悔萬分。只是老人家竟不教在下逃出這個門去，這真使我莫明其妙。我們有甚麼深仇大怨，致令老人家不能相容？難道我們還有甚麼樑子不成？老人家不用以言語相激，我在下雖然是末學後進，寄跡江湖。早把死生二字忘却。老人家有不令我走之心，我倒沒有甚麼介意。不過我自覺我一身之事，縱有隱瞞的地方，與令師徒毫無沾染。老人家要想留下我在下，那倒是小事，不過也得說出個原由，姓袁的絕不會教令師徒失望。」

雲老者冷然說道：「朋友，你的事你明白，你把我赤石嶺商家堡看成無人，我的部下晚生下輩也太不爭氣，竟教你三番兩次的侮辱。我再不教你嘗嘗利害，也顯得我們關東道上的綠林道，盡是些酒囊飯袋了。識相的趁早隨我到赤石嶺商家堡，登門謝罪，我老頭子倒也愛惜你這小夥子的過人胆量，像我手下那些只會說大話，沒有真本領的晚生下輩，死幾個，少糟踐些糧食倒不錯，真情實話全告訴你了，你難道還等我們爺們費事嗎？」

袁嘯風萬料不到這雲老者師徒，竟是赤石嶺商家堡的一黨。今日既落到他們手內，這倒得跟他們一決雌雄了。往後退了一步，冷笑一聲道：「人不可以貌相，想不到令師徒竟是綠林道的朋友，商家堡跟赤石嶺兩處塚子窩，全是朋友你作瓢把子，這倒失敬得很。朋友，你

不用關上門作皇上，瞪眼發威。你既知道了姓袁的出身來歷，咱們不用多說沒用的話。不錯，商家堡赤石嶺的事，全是姓袁的一手所爲，今日既落得你們師徒手內，盡請朋友你隨便招呼。姓袁的要是畏刀避劍，還不敢多管快馬韓的事哩。不過你想，教姓袁的隨你到赤石嶺，那也容易，可不能只憑朋友你這麼一句空言，你得給我看點甚麼？」

這句話沒落聲，突然間身後一聲斷喝道：「小子，你先看這個吧。」話到人到掌到，袁嘯風霍的一個「怪蟒翻身」讓開來勢，見正是雲老者徒弟牛子，從背後猛襲過來。袁嘯風喝聲：「來得好。」隨着欺身進步，左臂往外一掛牛子的右掌，右掌照牛子的肩頭便卸。牛子條的往右一斜身，雙掌一分，掌力挾着風，照着袁嘯風的軟肋擊來。袁嘯風忙抽招換勢，身隨掌走，往右一個斜轉身，左肩頭往下一沈，「跨虎登山」式，右脚飛出，斜踢牛子的下盤，牛子的武功上，絕不像他相貌那麼粗野猛楞，身手矯捷異常，往起一聳身，竄起五六尺來，往下一落，已離開數步。

袁嘯風一邊跟牛子動手，還得留神那雲老者，怕他從旁暗算。兩下裏分而復合，牛子竟施展的是「岳家散拳」，手底下頗見功夫。袁嘯風驀然想起，自己已知他們師徒是賊巢的黨羽，險些落在他們手中，若不趕緊打算脫身之計，那老頭兒再一動手，自己縱然有一身本領，雙手難敵四手，好漢架不住人多。還是急早抽身，再作打算。想到這裏，遂虛幌了一招，擰身竄上石牆，回頭招呼道：「朋友，姓袁的認識你們了，咱們後會有期。」說完一飄身，就往墻下縱身。耳中聽得雲老者的語聲喊道：「相好的，你這一走，可對不起我們爺們了。快馬韓的朋友竟會丟人現眼啊！」

袁嘯風只做聽不見，辨了辨這後牆外並沒有通行的道路，荒草多深，自己猛然往深草裏一竄，草地裏的啄食的野鳥，驚得撲稜七，振翅飛逃。地上的虫蛇孤兔，也在草中亂竄。袁嘯風荒不擇路，穿着一人高的荆棘蓬蒿，往東飛奔。走出里許，只見這一帶越發荒涼。走了這麼半晌，竟沒見有正式的道路，也罕見住戶，自己只看着日影作方向，往東南一帶走。

這時已竟是午後，又走了三四里之遙，面前陡現一片陰森，橫遮去路，森林遮天蔽日，一辨別方向，似乎得穿着這片森林，可以到達那條奔寧安府去的官路，就是這種森林中極不易走，裏面定多蟲蛇野獸，護身的手叉子又留在赤石嶺，身無寸鐵，實有許多危險。遂不敢過形大意，找了一棵樹叉子，攀折了一枝，拿他做護身的器械。依然不敢逕穿着深林，從偏着東北林木較稀的地方，往前淌下來。這一帶愈形難走，剛剛的往裏走了沒有一箭地，因為上面樹帽子密，日色已竟偏西，更透不進日光來，在森林中穿行，更顯得陰森。剛剛越過一段較疏的叢木，突然迎面一聲暴喊：「這豈是你走的道路，回去！」語聲未落，刷啦的一聲，從對面的樹帽子裏，飛出一塊巨石，砰的落在了自己面前，相距不過兩步。袁嘯風忙往後退了兩步，一看這塊石頭，足有四五十斤重。暗中襲擊的人，縱然離着近，也要在兩丈左右。

袁嘯風亦非弱者，那能被這一擊，就肯退縮，忙向前一縱步，上面藉樹障身，用折來的樹叉子護住面門，仔細一查看，左近一點跡兆也沒有。正在查看的當兒，突然左首又一聲暴喝：「打！」刷的又是一塊石塊，不過這次的石塊小的多。略一徘徊，右邊又打過來一石塊，只要往前稍一進身，暗中就有石塊襲擊。袁嘯風雖是萬分忿怒搜尋不着敵人，只可改了

方向，橫穿着林木往北淌。明知道只要是昨夜走的方向不差，非走到赤石嶺的附近不可。只是爲勢所迫，無可如何。因爲往西走，是方才出來的地方；往正南走，自己不知路徑，闖東道上，往往荒野之區，森林草原，竟有綿亘數百里，一個走迷了路不被野獸毒蛇吃了，也得困在裏頭，所以不敢輕試。一路上竭力留着神，往前疾行了里許。見前面林木較疎，心裏才覺一寬，只要沒有林木阻攔，就不怕再有人暗算了。才一轉念，猛然左側裏又有人喝道：「回去！」跟着刷啦的一聲，一塊巨石，掛着碰掉的枝葉飛來。

袁嘯風急錯步閃身，砰的一下，巨石落在了面前，濺的塵土飛揚。一看這塊巨石，足有四五十斤重。這一來越發觸怒了袁嘯風，厲聲叱道：「這種鬼祟行爲，匹夫之輩，够的上江湖道的朋友，跟你袁二太爺一招一式的招呼，你這麼暗算，我可要罵你了！」無奈任你對着叢林叫陣，暗中襲擊的人，絕不露面。只是往前一闖，暗中就有人邀劫。只可折轉來，仍奔東北。這樣往前淌到里許，仍被邀劫，往返這一折騰，日已偏西。袁嘯風不禁恨得切齒，只是這麼屢次被人算計，連敵人的影子全沒見，自有生以來，沒栽過這種跟頭。眼看着太陽一落下去，被敵人再一包圍，那非落在敵人手內不可。此次自己投效韓家牧場，方自慶幸機緣湊巧，牧場中出事，正是自己略試身手的時候。給快馬韓暗地帮忙，立足穩固，將來可以藉着快馬韓這點聲勢，樹自身的事業。今日竟遇勁敵，被人折辱，竟弄得一籌莫展，想到這裏，只有憑一身的本領，跟敵人一決存亡，死生置之肚外，把胆量壯起來索性振奮精神，轉身撲奔了來路，不管暗中算計自己的是否就是雲老兒師徒，自己既從赤石嶺來的！還是從赤石嶺出去，循着來路前進。

第四章 弄夜影龍沙戲豹

這時天色逾晚，野風陡起，這一處處叢林荒草，被野風搖曳着，聲勢非常驚人。袁嘯風時時防備着暗中的襲擊，往回走了有四五里之遙，斜陽西墜，只剩下暮靄殘輝，依稀辨着路徑。這種荒涼的草野，在白天裏尚覺着十分險阻，天色一晚，越顯得荒曠。看了看前面，離着那雲老兒所居已近，脚下加緊，想抄着那數幢石屋過去，能够不跟他師徒會面，今夜先退出赤石嶺，把商家堡踐約的事辦完了，再找他師徒算帳不遲。自己這麼盤算着，那雲老者所居已然在望，天已昏黑，伸手不見掌，遠遠的望見那雲老者所居附近，浮起了幾點星火。袁嘯風穿着叢林茂草往前疾行，離着雲老者的石屋，還有一箭多地，正往前走着，突覺左側一股子勁風襲來，只覺得左肩頭被人一按，立刻往右邊一縱。週身查看時，幌惚見有一條黑影一幌，隱入叢蒿荆棘中。袁嘯風一下腰，縱步急追，那蓬蓬的荒草中，唰的一陣響，也辨不清是風搖的，是人帶的，踪跡頓渺。袁嘯風見迫近雲老者所居，步步戒備着。只是沒走出多遠來，倏然右側裏有人喝聲：「才來！」唰的右肩後又着了一下，只是並不甚重；不過被人按了一掌。

這次是早有隄防，忙往右一撤步，用「翻身打虎掌」，奮全力向身後一擊。雖是這麼快，只瞥見一條灰影，疾如飛箭，投向茂草深處。袁嘯風怒喝聲：「你這還往那裏走。」腳下一點，騰身追趕過來。身形起落，不過剎那之間，只是那條灰影竟如曇花一現，一瞥即逝。袁嘯風憤怒交加，恨聲罵道：「這種狐鼠技倆，可是關東道上的好朋友所爲麼？」那知

話聲未落，突得覺背後桀桀一笑，袁嘯風忙一回頭，在相距五六丈外一片林木中，有人發話道：「你這種本領，也敢在關東道上沖好朋友，你別現眼了。放着道路不走，只在這裏纏磨，你接傢伙吧！」唼的對面樹枝葉一響。袁嘯風忙預備躲閃襲來的暗器，那知突然左邊喝聲：「打！」唼的一塊飛蝗石擦着耳旁打過去，袁嘯風獠身往左直衝過去。竭盡目力，見五六丈外的草叢似乎一陣波動，遂不顧一切的撲過來。才一落脚，唼的右側又一聲喝叱：「在這了！」

袁嘯風，驀的想起，自己身邊向有幾十文大錢，自己只顧恨怒，忘了用暗器打他。自己錢鏢雖沒有很好的工夫，可是在這時先鏢他幾下，總然打不準，也叫他少這麼張狂。在這一轉念之間，右首這一發聲，急往旁一撤步，已把囊中的青銅錢摸到手中。循聲抖手，唼的一連發出三只錢鏢，照着發鏢處打去，這裏錢鏢出手，只聽得暗影中冷笑着說道：「相好的，你想拿錢買道走，你錯翻了眼皮，原帖壁謝，拿回去吧！」話聲未落，唼的立刻三枚青銅錢打來，袁嘯風此時志不在較技，是找着他潛踪的所在，聳身一躍，撲向那叢林深處。身形才落，突然那暗中襲擊的又到了身後。這樣行東就西，忽前，忽後，倏避倏追，任憑袁嘯風是銅筋鐵骨，也禁不得這麼奔波，累得喘吁吁身上已見了汗。

在盛怒之下顧不得許多，袁嘯風明知定是雲老者心有戲弄，自己這麼奔馳，早晚還不累死。索性的仍然闖雲老兒居所，跟他拚個強存弱死就完了。這一改變了主意，立刻振奮精神，撲奔那雲老者的石屋。相距不遠，身形展動，已到了石牆下。仗着荒草隱住身軀，更怪的是那暗中一死跟綴的人，竟沒有聲響，自己稍事歇息，往起一聳身，單臂跨牆頭，探身往

裏查看。只見石牆內一片黑暗，只有前面石屋的後窗，透出一線的燈光。

袁嘯風右掌一按牆頭，湧身翻上牆來，飄身落在下面，躡足輕步，來到後窗下，聽裏面人聲寂然。輕輕把紙窗點破了一些，眇一目往裏窺視。見後窗下的案上，一盞孤燈，光焰如豆，被窗門隙的風，搖曳得閃爍欲滅，那前面的屋門，並未關閉，也只虛掩着，顯得屋中死氣沈沈，裏間似有些聲息，只是聽不真切，那裏間沒有後窗，遂想繞到前面去，查看屋中是否有雲老者的踪跡。方一移動，驀覺得背後似有一些動靜，驚弓之鳥，那敢俄延，往右一縱身，躍出丈餘遠，往那石屋的轉角一落，瞥見廳的一條黑影，從頭頂上飛躍過去，一瞥即逝。看情形竟奔向東北角牆外，袁嘯風不去追緝，仍然返身移奔石屋的前面，轉過石牆，沉沈的院落，只有這排石屋裏間的前窗，微現着昏黃的燈光。

袁嘯風湊到暗間的窗下，側耳一聽，裏面一陣索悉穿衣之聲，這屋子的前窗，原有些破洞。湊到破洞往裏看時，見屋中更爲四壁蕭然，只有兩座木榻，一只粗劣的茶几，那雲老者坐在了板鋪邊上，赤着雙足，趺着雙鞋，手中擎着桿旱煙袋，青烟縷縷的不斷由口中噴着，神情暇逸。那牛子却躺在迎面的板鋪上，似乎已將睡着，只是還沒睡實了。聽那雲老者扭着頭向躺在板鋪上的牛子招呼道：「喂，小子別睡這麼實在，留神聽着點，這幾天有些個屈死鬼，冤魂不散的，跟咱們這纏磨，攪咱們不能睡還是趕緊把他們打發了，省得教他不得脫生。」

只是這麼說了許多話，那牛子依然似睡不睡的口中嘟囔着，一轉身，而衝着裏邊扯起鼾聲來，那雲老頭從鼻孔中吭了一聲，道：「好，你不在乎，我還怕甚麼？」把那桿旱煙袋往

枕旁一放，手一揚，離着那擱燈的桌子有六七尺遠，沒見怎麼用力，只一撮，燈焰應手而滅。這時眼前一片黑暗，板鋪錯得嘎吱吱響了一陣，似乎雲老頭兒已經睡了。袁嘯風不禁狐疑，心想：看這情形，暗中襲擊自己的，莫非不是他師徒？那麼終日暗中跟綴，難道另有別人麼？我不要再惹火燒身，多惹麻煩。遂決意仍奔赤石嶺，先設法退出是非地。念頭才一轉，身形才一動，別處也沒見甚麼聲息，突然肩頭被人一按，呵呵一聲輕笑道：「朋友，你還想走麼？」

袁嘯風驀地一驚，因為貼近窗格，無法閃避。往下微一縮，從左往後一翻身，用擒拿法的「白猿偷桃」，「摘星換斗」的拿法，隨着轉身之際，左掌一翻，刁來人的腕子。袁嘯風這種招數，得自鷹爪王的親傳，運用的靈活巧妙，絕不用轉身，看見敵人再發招。憑耳音的覺察，身形半轉，招已進出，非常的巧妙，敵手稍弱，就是腕子被揍不住，也得被右掌打上。只是強中更有強中手，能人背後有能人，招數空這麼快，只覺得掌往外發，黑影已如電掣風馳的退出去丈餘遠。這人並沒躲閃，哈哈一笑道：「朋友，你已是敗軍之將，還敢班門弄斧麼？算了罷，老夫跟隨你一整日，你全沒覺察，你還想逃出手去嗎？可憐你也是條漢子，你只要肯歸服到老夫我手下，不愁江湖道上不能成名。相好的，你難道還想教老夫我費事麼？」

袁嘯風心知道就是雲老者，雲老者這種隱現無常，真如神龍見首不見尾。就憑隔窗窺視，探掌熄燈，不過刹那之間，只會這樣快法，暗襲到自己背後。武林中要論較量功夫，自己就得甘敗下風，可是若一認輸，就得俯首從賊，自己要是想入綠林，當初早就誓死追隨鷹

爪王了，何致流落在關東道上。這時一聽雲老者這麼用話威脅，遂也厲聲喝道：「姓雲的不用這麼張狂，想叫姓袁的「歸舵」，（入幫爲匪）那是妄想，姓袁的要想入綠林道，還會等到今日麼？姓雲的，你就儘管招呼吧，粉身碎骨絕不能含糊了，朋友你就請過來吧！」

雲老者呵呵一笑道：「相好的，你這算栽了，好朋友做事，應當一點就識，你非要栽到家才算完，那可是你自找。朋友見好不收，難道給你師門把臉面丟盡才算完麼？」

袁嘯風道：「你不用倚老賣老，既然是江湖的朋友，就該明吃明拿，你這麼暗中戲弄我，姓袁的絕不認輸，你就請進招吧。」說罷不再遲疑，脚下輕點，騰身竄進。這次袁嘯風已明知是非栽到這不可，只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，總得跟雲老兒拚一下算了。

袁嘯風一進身，把鷹爪王所授的三十六路擒拿施展開，全是進手的功夫。這次動手，與白天判若兩人，在先，袁嘯風本着自己歷來不輕炫，不輕露的心意、竭力的掩着本來面目。莫說太極門的功夫不肯輕露，連鷹爪王的擒拿手也不肯輕易施展，這時已知不易逃出敵人手去，還顧忌甚麼，遂把一身所得施展開，挑砍攔切，封閉攔拿，竄高縱矮，挨幫擠靠，一招緊似一招，一式緊似一式，把身形施展開。那雲老者竟不似先前那麼閃躲，竟也一招一式，用截手法的功夫來接招。步履如風，身形輕快，兩下裏忽進忽退，乍離乍合，對拆了十餘式。雲老者忽的往外一縱，退出兩丈左右，迴身招呼道：「袁老兄，你莫非與鷹爪王奎亦有淵源？你再隱瞞，可是自悞了！」

袁嘯風封拳止步，忙答道：「你既看出我與鷹爪王有淵源，又該怎樣？」老者哈哈一笑道：「袁老兄，恕我在下相戲之罪，實不相瞞，赤石嶺，商家堡，與我毫無沾染。在先我只

看出袁老兄是山東太極丁的門下，直到這時，才看出老兄更得過鷹爪王的親傳。我與王師兄是總角之交，嘯老兄請裏面細談吧。」

袁嘯風還在遲疑。雲老者率然說道：「袁老兄，你既然能得三十六路擒拿的真傳，與王師兄定非泛泛之交。我提一個人，你或許聽王老師提過，十年前，在大江南北，有一個入雲龍沙守紀的，不才就是我在下，袁老兄可聽王老師說過麼？」

袁嘯風愕然道：「原來是沙老前輩，弟子肉眼不識真人，老前輩要多多担待。弟子在老前輩前不敢說謊，弟子原爲山東太極丁的門人，後來曾獻費於王老師之門，承蒙王老師的垂愛，使弟子列入門牆，將本門絕技三十六路擒拿，傾心傳授。弟子追隨王老師几杖時，曾經王老師盛道老前輩常年寄身江湖，行俠杖義驚世震俗的偉蹟。弟子景仰莫名。不過聽王老師說老前輩已經厭棄江湖、毅然歸隱，江湖道上再見不着老前輩的俠跡，想不到老前輩竟隱跡遼東，弟子竟能一瞻老前輩的風範，實是三生之幸！」（沙老戲袁故事，爲人代撰。時在病中，未遑執筆，今覆閱成稿，覺與舊作文情不盡相合。若似無中生有，近於找事，幸識者諒之！）

這位化名雲龍的入雲龍沙守紀老英雄，浩然長嘆道：「王師兄分明是愛護老友，不肯道他人之短，說甚麼厭倦風塵。我實是惹火燒身，掀起滔天大禍。我若不急早抽身，一身死不足惜，不定要牽纏起多少事非，饒上多少條性命。這才遠走遼東，在這裏潛踪隱跡。這幾年來，與江湖道中人隔絕，倒免去多少麻煩，落得個眼前清靜。前些日無意中與老弟相遇，一望即知老弟是武林中的健者。雖則老弟你那時風塵僕僕，却依然擔不過我這雙老眼去。是我

見你這種少年有爲之身，若是投身綠林，豈不自悞。我暗中跟綴着老弟你，見你投在快馬韓那裏，我深喜老弟你的心胸遠大，快馬韓在遼東道上實是一位英雄，老弟能够依付了他，前程遠大，定能樹一番事業，不料昨日偶然出遊，竟遇上老弟你與商家堡赤石嶺較上身手，是我看不出老弟你是關內那一派武林同道，一時疎狂，把老弟領到蝸居，略微相戲，老弟竟百折不回。先前我已看老弟是太極一派，可斷不定是丁陳兩家那位的門下。直到老弟施展擒拿法，這才知道更與王師兄有淵源。我們現在是自己人了，老弟如若不怪罪我，咱們到屋裏細談吧。」

袁嘯風把適才怨恨之心完全消釋，忙答道：「恭敬不如從命，老前輩裏請。」入雲龍沙守紀遂同袁嘯風來到屋中。那牛子也從裏間走出來，却衝着袁嘯風呲牙一笑。袁嘯風却坦然說道：「熊老兄，我一切魯莽，熊師兄還要多多擔待。」

入雲龍沙守紀呵呵一笑道：「袁老兄不要跟他客氣，你只要看得起我們師徒，不記恨我們，就足了。」說到這裏，向牛子道：「現在不許再跟袁老兄胡鬧了，你去預備酒菜，我要跟袁老兄對酒暢談，一吐胸中的塊壘呢。」牛子答應着，先給兩人倒上茶來，隨即出去給師父預備消夜。這裏入雲龍沙守紀，跟袁嘯風燈前對坐，暢談起來。袁嘯風遂向沙老英雄問道：「弟子請示老前輩，跟王老師是怎樣交情？老前輩跟王老師是怎樣稱呼？」

入雲龍沙守紀遂把自己跟鷹爪王的結識情形，說了一番。原來這位入雲龍沙守紀是當年關內江湖道上的一位驚天動地的豪俠，寄身江湖，行俠仗義。雖是作着綠林生涯，却生來的俠肝義膽，嫉惡如仇。凡是綠林道中人，提起這位入雲龍沙守紀，全是畏懼三分。這位俠盜

的武功，是獲得西嶽華山雲霞觀玄門劍客柳清虛的親傳。輕功絕技，名震中原，武林道中送給他入雲龍的綽號。只是沙守紀性情剛愎，對於綠林道結怨太深，仇家日衆。只爲他武功出衆，藝業驚人，雖有仇家不斷的找他報復，却是白白的栽在他手內，趕到七年前爲了一時仗義，管了一件不平事，對頭却是朝中勳貴，竟自買出武林中的高手，嚴緝入雲龍沙守紀歸案。所買出來的，全是武林健者，竟嚴兵佈陣、大舉來對付這位風塵俠盜。

要論入雲龍沙守紀的武功本領，足與一班對頭週旋。只是想到這班人不過是爲貪圖重賞，來給這勳貴賣命，究竟跟自己無怨無仇，倘若自己真個的跟他們較量，保不定就得多結些仇家，不過對手網罟已張，自己就是竭力退讓，輪到那時也恐怕也要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自己想到二十餘年風塵浪跡，早懷厭倦之心，趁此罷手，倒也是絕好的機會。入雲龍沙守紀毅然洗手綠林，內地裏風聲過緊，隱匿不住行踪，遂遠走遼東，埋名隱姓。先數年自己在邊荒一帶，結茅爲屋，隱跡在農夫獵戶中，把鋒芒力掩，謹慎行藏，真就沒有有人識得他的來歷的。趕到過了數年，漸漸的靜極思動，不願再在邊荒上寄跡，才來到寧安一帶，相度了這麼一處隱僻之地，建築了數間石屋。自己打算從此終老是鄉。可是江山易改，秉性難移，有時忍不住，在遼東道上一顯身手。可是全是暗中行動，一點不露聲色。江湖道上只知道有這麼一位隱俠，却始終沒有人見着他的本來面目，此次也是無意中遇到了袁嘯風憤走遼東，投身快馬韓的牧場；入雲龍沙守紀，巨眼識英雄，一見却知道袁嘯風決非平庸之輩，恐怕他悞入歧途，悞却一生事業。暗中注意了他的行動，結果事出意外，那陰鷲文葉大抓，跟快馬韓結仇報復，買出商家堡，赤石嶺，想把快馬韓搬倒了，好得快馬韓這片事業，袁嘯風

適逢其會，遇到雨夜盜馬，仗義捨死忘生的爲牧場效力。入雲龍沙守紀暗中全看得清清楚楚，越發動了愛才之心，這才把袁嘯風從赤石嶺引了出來。自己因爲看出袁嘯風也是名家所授的功夫，只是辨不清他的派別，這才一心相試。袁嘯風不屈不辱，引起老人的欣愛，沙守紀決意把一身本領，全傳給袁嘯風，這才把袁嘯風引了回來。直到袁嘯風把鷹爪王門的功夫露出來，沙守紀不由十分驚訝，遂把真實姓名說出。

袁嘯風道：「弟子不敢在老前輩面前說假話，弟子曾入山東太極丁的門下受業，老前輩已然看出，不過弟子在太極門中已是被廢的弟子，自出師門，再不提是丁門的弟子了。」遂把太極丁越次傳宗，廢長立幼的情形，據實的向入雲龍沙守紀說了一番。這位老英雄入雲龍沙守紀，不禁喟然長嘆道：「想不到太極丁竟致這麼悖謬起來。」遂立刻向袁嘯風道：「論武林中規戒，絕不許這麼作事，丁老師竟這麼率意作事，難道就沒有個說公道話的麼？」

袁嘯風道：「論當時頗有些人們代弟子報不平，可是弟子那時灰心已極，不願再忝顏爭執。因爲那時弟子好在只爲與師傅性情不合，行止上不會過事殷勤，也沒作出那背叛門規的事來，既是師傅這麼看不入眼，我何必再強求。從那時負氣出師門，自己決意的要別訪名師，重學絕技，再練功夫。那知我空負大志，時運不濟，到處碰壁，在江湖遊蕩了數年。直到了遇見鷹爪王老師，才算是稍慰初衷，只是王老師身背重案，不能教我常隨左右，王老師爲了我向道心虔，才把王老師本門的三十六路大拿法傳給我，王老師又被官捕所緝，師徒分散，我如今依然難償宿願。我是抱定了只要有三寸氣在，我必要盡力求訪名師，所謂到死方休。只是名師難得，數年中，奔走風塵，毫無所遇。來到遼東道上，也不過是跟着別人鬼

混。後來聽得遼東道上的朋友常說，快馬韓慷慨好客，輕財仗義。我才決意投奔到他這裏，爲是藉着他這點事，自己好先站住脚跟，再圖進取，不想我來的正趕上鬧事的時候，快馬韓正遭着逆事，有人摘了他的牌匾。我到牧場正是快馬韓跟仇家已竟各走極端。仇家暗買出風子幫來，把快馬韓的馬羣，在烟筒山一帶給動了，快馬韓親自出馬，到失事地方，去踩緝仇家，我正是那天到的。雨夜又出了一場事，我既趕上了，那好袖手旁觀。遂在暗中相助場中的馬師，到商家堡，幸解重圍，救出了韓家牧場的衆位師傅。不過我當時代快馬韓訂約，五日內準在商家堡踐約赴會。我因爲這次快馬韓被仇家暗中唆使一班江湖道的人，一再尋仇，其中定有主使之人，故此決心暗地一摸。果然是當初跟快馬韓一手共事的陰鷲文葉茂，圖謀快馬韓的事業。勾結江湖道，與快馬韓爲難，掀起絕大風波，致使快馬韓幾至不能立足。我想老前輩既然寄跡遼東，對於此事，定有所聞，還望老前輩指教弟子。不過弟子對於快馬韓的事，實近於不度德，不量力，可是已抱定了決心，百折不回，要竭盡我的力量，跟這班風子幫一拚，成敗二字，倒不敢預料了。只是弟子奮走遼東，爲的是訪名師求絕藝，弟子命途多舛，時運不濟，空在江湖上奔走，這些年，依然沒得着甚麼，如今幸遇老前輩，求老前輩念弟子一點愚誠。收錄弟子，列入門牆，弟子稍有寸進，絕不敢忘了老前輩成全弟子之誼。」說到這裏，不待沙老英雄答言，遂往面前下拜道：「老前輩俯念弟子，數千里風塵奔走，不得絕藝，此生絕不能再履故土，只有埋骨邊塞，葬身異域了！」袁嘯風提到自己心中鬱悶的事，不覺又劍拔弩張了。

入雲龍沙守紀聽袁嘯風這話，說得十分懇切，不禁動容。忙伸手把袁嘯風摻了起來，

道：「老弟，不要這麼多禮，我們一見如故，何須這麼客氣。我們彼此相知，誰也不能跟誰說假話，你既爲海內知名，武林稱霸，精擅丁門之絕藝的掌門大弟子，更列徒名震大江南北鷹爪王的門牆，這兩位老師全是海內聞名的技擊名家。在他們兩家門下的高足，沒有不馳譽江湖的。我在下不過是會兩手膚淺的功夫，那能收老弟你做徒弟，我就是不怕現世，不怕栽跟頭，可是我所會的功夫，你未必沒練過，我這麼愚不自量的妄收老兄你，我又不能在你兩家以外的功夫教你兩手，我豈不是誤人誤己。總之，傳藝則可，拜師不敢當。」袁嘯風嗒然若喪說道：「若不拜師，弟子於心何安？老師不使弟子得償夙願，弟子實無面目再出老前輩之門了，老前輩不要這麼謙辭了，弟子無論如何，也得求老前輩俯允收錄。」沙守紀老英雄見袁嘯風意出至誠，遂慨然說道，「老兄既然以此事一再相迫，我倒不好過却。不過我們有言在先，你我是半師半友，我盡我所長，我把身上的功夫，全抖露出來，絕不留偷手。你只要已竟會的，須要直截痛快的說出來，不要不好意思的，你別白耽誤工夫。我們相見以誠，不要拘於形跡，將來我與王老師見面時，我也好不落輕視老友之罪。」

袁嘯風道：「老前輩不用這麼顧慮，我這次也算是半奉師命，遠走遼東，只爲王老師不能教我追隨左右，曾經屢次囑咐我展轉別投門戶。只爲我緣慳福薄，雖是投拜過幾位武林名家，總是機緣不洽，一無所得，如今得遇老前輩，不僅是弟子之福，亦是王老師所樂許。」說到這，袁嘯風竟不容沙老英雄再阻攔，竟自跪在沙老英雄前面叩起頭來。沙老英雄只受了半禮，這才算定了師徒的名分了。

這時牛子從外面端進一只木盤子，裏面放着酒菜杯箸，擺在迎面桌上，沙守紀令牛子與

袁嘯風重新敘禮，嗣後以師兄弟相稱。並把袁嘯風的出身，約略的說與了牛子，隨復笑說道：「你看我這老眼準不花吧？我那時跟你說，袁師兄武功定是武林中名家所傳絕非平庸之輩。果然是名震江湖的武林老輩的高足，真是盛名之下無虛士，你此後得這麼個練武的伴侶，你定能以先長進的快了。牛子笑嘻嘻的說道：「老師的眼力那會差的了，袁師兄要不是名家的門下，那會出的了咱們掌握。這時杯著酒菜全擺好，沙老英雄道：「袁師兄，來來，咱們暢飲幾杯。」

袁嘯風忙道：「老師往後再這麼稱呼，那簡直是不以弟子爲可教了。」入雲龍沙守紀道：「好好好，我就不客氣了，振武，你坐下，咱們好細說，」袁嘯風遂入座，問沙老英雄道：「老前輩，我可盡量，我是自入師門，歷來禁酒。近年來遊蕩江湖，稍事放縱，可是也不敢貪杯誤事，我這裏陪着老師傅，您請先盡一杯。」隨即執壺把盞，連敬了老英雄沙守紀三杯，自己也斟了一杯，向老英雄沙守紀道：「老前輩跟王老師倒是幾時見過面了，前在秦皇島，倉卒奪路，一別之後，消息便斷，近來他老人家在那裏存身？我看了前輩似有不願提王老師之意。我想老前輩既跟他老人家是至友，不會不知道他老人家的行踪去處，好在他老人家的事情，及今又隔多年，諒不至再有甚麼妨礙了。」

入雲龍沙守紀慨然說道：「倒不是我存甚麼顧忌，只爲王師兄那場事惹得太大，那彰德府上下全受了處分，那府台自己掀起巨案，自己落得丟官罷職，爲此銜恨，發了誓非到案圓上不可。竟掏腰包暗暗買出兩個退職的老捕快，定把這案破了，在先他這樣辦，十分嚴祕，但不久傳出風聲，大概在你師徒到秦皇島之後。這兩個捕快，手段十分厲害，已探探出你王

老師的去向，反倒故意的辭謝了府台，向人揚言，這次一時猛浪受聘，到老來白白裁這回跟頭，實在不值。越獄犯中最要緊的幾個點子，全遠走海外，誰能够辦這種案子；從此再不多貪一點事，老死家門，誰肯擺上萬兩黃金，也不敢多管一點閒事了。這兩個老捕快，果然全回轉家鄉，連村莊全不出，這樣約有一年的光景，局外人誰也相信這兩個老捕快是知難而退。可是王師兄雖是遠走海疆，老姑太一班人尚在內地潛踪隱跡，你是知道的。像夜貓紀五爺是多麼扎手的人物，那會沒有信息？紀五爺直跟綴這兩個老捕快兩三個月，尙守着本門門規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沒肯冒然動手。後來見這兩個老捕快真個安分守己的整日在莊稼地裏親手耕耘，灌溉，絕沒有一點可疑之處，這才罷手。那知這兩名老捕快，全是老謀深算，機警過人，。紀五的舉動總有疎忽的地方，竟落在人家眼內，人家更是竭盡智能，暗中與紀五較量上。終於悄悄的約集了同道中六七名好手，易形變貌，遠奔海疆，王老師那時竟毫無所覺。還是夜貓紀五數月後見着老姑太，閒話到這事，老姑太勃然變色，痛叱計五枉在江湖道上縱橫，這兩個老捕快是數十年的老江湖，鷹爪王的威名他不是不知道，他又是告退的人，非在官應役的可比，他儘可婉辭。可是他在先慨然應諾，硬取一搖虎鬚，必有所恃，應聘受賞，也要見出起落來，那能那麼沒見一點動靜，竟自悠然引退，這分明是穩軍計，聲東擊西，欲擒姑縱之策。我們還不趕緊動手等甚麼？紀五爺歷來不服人的，當時受老姑太這麼瞞怨，嘍嘍抗辯，心裏並不甘服。老姑太看出他的心裏，教他再趕到老捕快家中，查看一下，管保準是沒在家中。老姑太却率領一班人馬，立刻起身，往營口兼程而進，也全自變貌易服，一路上暗察捕快的踪跡。果然竟在快到出口地方的，得着線索。那計五却也星夜追上

是探明了不僅是兩個老捕快，先後借着探親訪友爲名，悄然離家，並探出他們所帶一班幫手的姓名武功本領，全是有字號的人物。紀老五這才深服老姑太果然老謀深算，機智勝人。遂不敢稍事耽擱趕上魯大姑，大家全力來對付，終於逃出虎口。至於他跟這二捕快怎麼了結的，好像是給二捕快家中送去了三千銀票，十一把匕首；老捕快兩家正是共有十一口人。自經這次事後，王老師的行蹤更加嚴祕，不是至近人絕得不着一點信息。聽說那老捕快一擊不中，到底不肯認栽。我那時正因事，到了老君山的地方，才與王師兄會着面。因爲這場事，王師兄憤怒幾難遏抑意欲重反中州，再試身手，索性攬他個地覆天翻。是我跟他託在知己，一再勸阻，才把他那一腔憤懣打消。我們小聚數日，他到邊荒訪友，我也逕到遼東，一別多年，兩無音耗。當年他也曾說是數年之後，或許一到遼東，只是這些年來音耗渺然，更不知他寄身何處？那時我們見面時，他也曾向我提到他那一派中，竟在閉門戶時，意外收了一個得意的弟子，將來他們門戶中定能昌大於武林，囑我在遼東道上多多留意。故此我一見你的行踪，即行動了我的注意，果然我在下老眼不花，果真是心目中物色的人。我們這番遇合，雖似偶然，其實是早已伏下了因緣了。」

袁嘯風聽沙老英雄這番話，不禁十分懸念鷹爪王的近況，沒想到彰德越獄，竟惹下天大的風波，直到這時，舊案難消，反倒越擠越大，鷹爪王這一生能否重回故土，可想而知了。遂向沙老英雄道：「弟子拜別老師這些年，無一時不懷念，只是當時王老師一再諄囑，不教我徒事奔波，去訪尋他老人家。並且弟子也曾對王老師說過，不論怎樣艱難困苦，也要別求一些絕技。弟子來到遼東，空在江湖上奔走了數年，毫無所得，實覺得汗顏。就是知道了王

老師的踪跡，也沒有面目去見他老人家。」袁嘯風言下黯然。

入雲龍沙守紀道：「你不用灰心，像你這麼苦心孤詣，志訪名師，只要是遇到機緣，自能教你得償夙願。我在下不才，願把一身所得，傳授給你，不過我所學全是些俗淺功夫，恐怕難滿足你的期望哩。」

袁嘯風道：「老師傅不要再客氣了，莫說老師所擅長的武功，弟子難測高深；即以適才所施展的輕功提縱術，即足以稱霸武林，遑論其他。只求老師把你老輕功提縱術的訣要，跟暗器接打的功夫，指點給弟子，弟子於願已足，當年弟子在丁老師門中，是以金錢鏢打穴，見辱於同門，弟子發下大願，只要有三寸氣在，也要從別派中另求暗器中的絕技。老師有成全弟子之意，望求老師傅不吝賜教，使弟子此生能够重洗當日之羞。死亦瞑目了。」

入雲龍沙守紀道：「你不必總懷着憤慨之心，像我們既然測身江湖，要能屈能伸，能柔能剛，鋒芒力斂，壯志不消。縱然遇到挫折，只要你把脚步處處站牢了，終有揚眉吐氣之時。你只要看得起沙守紀，我一定把我這點薄技，全傳給你，將來你再訪尋武林名家，力求深造，只要你志向堅定，何愁不能成名。但是，我盼你也不要把舊憤永掛在心頭。」

袁嘯風唯匕受教，這師徒二人越說越投機，彼此談論起武功，沙老英雄酒酣耳熱，把自己一生遊俠事蹟，一身所擅的功夫，全滔滔不斷的講了出來。袁嘯風聽着不禁神爲之往。沙老英雄又把袁嘯風所練的功夫，細細問了一番。袁嘯風把自己一身所得，以及鷹爪王所授的，全細向老英雄說了，沙老英雄不住點頭。要論袁嘯風所練的功夫，也足以在江湖上闖蕩立業，可是他竟懷着大志，要更求驚人藝業，其志可嘉，我倒要成全他在關東道上轟轟烈

烈，做一番事業，也不枉收錄他一翻，他比牛子實在強得多。

彼此又談了一回關東道上的事，案上的燭淚燒殘，燭光漸漸黯淡，抬頭一看，窗上已透曙色。老英雄沙守紀推杯而起，說道：「天色不早了，你也奔馳了一晝夜，也該稍爲歇息，回頭咱到場子裏先試試彼此的功夫，我是否能教？你是否能學？」袁嘯風忙道：「弟子蒙老師慷慨收錄，列入門牆，以弟子求藝之殷，實願立時受教，不過弟子現在爲快馬韓的事，不得不先耽誤幾日，再下場子了。」沙老英雄聽這話時，似乎不甚入耳，袁嘯風復申說了一遍，道：「弟子想，做事總要有始有終，虎頭蛇尾，反不如當初不多事了。」遂將商家堡五日之約，細對沙老說明。

沙老這才說道：「我看那商家堡，赤石嶺的事，沒有甚麼了不得，不過暗中主使人放了兩三把野火，令人難免壓煩。將來這事，總要用釜底抽薪之法、這場紛爭據我看難化解，你說怎樣？」袁嘯風聽着心裏一動，暗自打算，沙英雄分明是教我從這次暗中主動人陰鷲文葉茂身上動手，正與己見相同，遂立刻答道：「老師傅所見極是，弟子定當遵老師的指示。」

第五章 韓昭第秣馬礪兵

沙守紀走出屋來，這時曉風習習，朝露未消，外面一股清爽之氣，撲人眉宇。老英雄頭前走，袁嘯風隨着向後面走來。來到把式場中，只見牛子已竟獨自在裏練功夫，正在牆角那裏，蹲檔騎馬式，站在木架子前，雙掌推動那隻沙袋，悠出去，再撞回來，又用雙掌推出

去，由雙掌復換單掌，來回推動這隻沙袋。袁嘯風乘機問道：「老師傅，熊師兄練的這是那種掌法，弟子以前沒見過這種練法。」

入雲龍沙守紀含笑笑道：「莫怪你沒見過這種掌力，這種操掌的功夫，實與他派練掌力不同。我們這種功夫是在拳學中一種操掌練鐵布衫的功夫，用自然之力，取柔中有剛，發動中和之力。這種功夫練到了，雖比不了鐵布衫的功夫能避刀槍，可是平常的掌力，只要打上，能把敵人的掌力還給他，他打出幾成力，我們就能還他幾成力。我因為牛子骨格堅強，天賦頗佳，只是太欠靈活，將來一入江湖，只怕他難免受人家的暗算，所以我讓他練這種功夫，俾可保全他自己。只要他把這種功夫練出來，足以補救他的缺陷。只是這功夫，練來決非一年半載能收全功的，必須有五年的純功夫，才算小成。好在牛子這孩子最有恒心，最有毅力，只要告訴他須操練甚麼，他是耐着性的往下用功夫，絕不會一日間斷。我不發話教他練別的，他絕不肯撻下，所以我叫他操練這種功夫。我倒十分信他能有成就，別人有幾個能下這種辛苦的呢。」

袁嘯風隨問道：「那麼這種功夫是武林中的不輕傳的絕技了。」這時忽見那牛子變雙掌推着，條的一長身，立刻一換式，身形陡轉，竟把這隻沙袋盪開，身形往那沙袋間穿行起來。進退閃避，挨，幫，擠，靠，撐，騰，封，居然身形巧快異常，絕不似平時那麼笨滯。袁嘯風不禁十分詫異起來，人不可貌相，他居然也練得閃避圓滑，足見沙老英雄所說的話不虛。誰說牛子限於天賦，不能習小巧的功夫，却能把笨工夫練到如此靈巧，可見沙老因才設施之功了。

這時熊牛子已把身形展開，這隻沙袋已竟悠得疾似流星，熊牛子也不似先前只用兩掌推打，肩背腦腹肋，全要抗這悠行了的沙袋。只要這沙袋跟他一撞，很快的激回，這種抵撞沙袋，全依着拳式。一會功夫，熊牛子收住式，退了下來。這才向入雲龍沙守紀招呼了聲：「師傅！」隨向袁嘯風也打着招呼說道：「袁師兄，你可別笑話我，我生來身體過笨，這種小巧的功夫，我實差的太多哩。」

袁嘯風道：「師兄不要過謙，這種推沙袋，是武林中一種絕技，我往後還得求師兄多多賜教哩。」入雲龍沙守紀道：我歷來對於武功上，雖屬獨得一祕，亦不肯過於珍視祕藏，只不過不敢妄傳於平常人，致令授者徒費心血，學者空負虛名，毫無所得。我很願意傳給有資質的門人，俾可把我一身武功所得，傾囊相投，只是全才難得，求師難，求徒也非容易。像他練這種功夫，你看着絕沒有甚麼深奧難學吧，只於把納氣初步的功夫練到了，即能運用自如。只要能够別間斷，有武功根基的，練上三年的工夫，根基淺的，練上五年的工夫，全可以有所成。」

沙守紀一面講解着，向場中走來，只見那熊牛子已竟把牆下放的那棵楊樹幹，搭在場子當中。樹稍那邊嵌在距地五尺高的牆上預鑿好的窟窿上，樹根這邊却放在地上。這根三丈多長的白楊木，早成了斜坡式，那熊牛子却兩臂箕張着，榻腰下式，在楊木的兩側，來回盤旋了兩次，隨即身形展動，走上這根木幹。袁嘯風見這木幹，一面樹皮脫落，一面尙是絲毫沒動。熊牛子往木上一走，着脚的地方，正是樹皮脫落這面，樹幹已竟十分平滑。看牛子扎撒臂腿，走在上面，十分熟練。在先走的十分慢，十分穩，走到樹幹的盡頭，一個鶴子翻身，

仍是原來的姿式，翻了回來。趕到走到這起腳的地方，依然翻身回轉，往上重走。反覆數次，越走越疾，居然用夜行術的行法，只用脚尖點着樹幹飛馳。

袁嘯風旁觀良久，默默記着。牛子一共走了三十六次，跳下地來，把樹幹又長起三尺來。這根楊木幹已成三角的斜坡，牛子竟把樹幹架好，這次却不是那麼慢騰騰的往上走了，身形在下面很快的盤旋了一週，隨即脚尖一點地，騰身躍上了那白楊樹幹。身形飛快，木立三丈多高，一連換了四步，已到了楊木的盡端。身形却不似先前那種翻身盤旋，竟自把步眼一停，亮了個大鵬展翅式，隨把右腳往後斜側，用脚尖一抵樹幹，把身形定住，慢慢的轉過身來，一步步往下退。只退下來三步，一個身式收不住，騰騰的竟疾縱下來，臨到距地丈餘高，竟自腳下一個登空，滑了下去。

入雲龍不禁笑道：「你怎麼又慌起陣來，步眼別慌，腳下只要找準了，氣納丹田抱元守一，自能收放自如了。」牛子這時也是臉上紅紅的，二次躍登樹幹，這次竟從正面往上走，全把步眼差了。竟在將到盡端，腳先點空，滑了下去。總算身式還拿的住，未曾跌倒，自己鬧得臉像紫茄子，這一來氣也浮起來，力也散了，只要上去，立刻跌下來。連着三次失腳，賭氣子向沙守紀道：「師傅，我不練了。」入雲龍沙守紀道：「笨貨，你看我再給你練個式樣。」

袁嘯風暗暗欣幸，自己得一瞻這位老前輩一試絕技，真是難得的機會。往下連看，到五尺左右，突的身勢一收，穩若泰山，定在那裏。稍一停，仍然換步往下走，這麼條行條止，隨心所欲，如履康莊，如步坦途，展眼到了下面，身式一收，陡轉身形，騰身再上，這次竟

不藉縱躍之勢，只取蹣跚提氣之力，憑下盤的功夫，在木幹上只用脚尖輕點，刷刷的較第一次縱躍尤疾，展眼間到了頂端，翻身一個大鵬展翅式，颯的似箭離弦，已到了下面。最難學的是，不往地上落，左腳點在距地三尺餘的樹幹上，身軀連幌也沒幌，便凝住了。這種力量實足驚人，這種斜坡式的木幹，能够進退自如，已足振俗，可是凡是練輕身術的，只要把功夫練純了，尙能練到這種境地。不過飛縱疾馳的常兒，要猝收遽斂，這非有內家上乘的功夫，絕不敢輕於一試。

趕到老英雄沙守紀施展到第三次，這位老人家竟在往下退時，忽的面衝着牆，身軀不轉，刷刷的往下退了下去，脚步一點不亂，穩若泰山，輕匕的落在地上，迴身向袁嘯風道：「我這種功夫早已擱的生疎了，大約你對於這種輕功提縱術也練過了吧？來。你也試試。」

袁嘯風忙道：「老師傅這種絕技，慢說弟子不成，就是武林中也很少見。」當時沙老英雄也不再強他去練，遂把這種輕功裏的訣要，一一的給牛子重行講解了一番，教袁嘯風也聽着，袁嘯風聽了一過老英雄所傳的訣要，果與別家不同。這種輕功提縱術，各派的練法不同，所傳訣要亦異。這位老英雄沙守紀，更是在武林中有過人的武功，對於飛扑之技，得過異人傳授，所以練法與別派亦異；更有三十年的辛勤苦練之功，才到了這種境地。袁嘯風佩服得五體投地，自己本願從這時就歸到老英雄沙守紀門下，以便早得絕藝。只是牧場的事，自己已竟是全攬到身上，責無旁貸，欲罷不能。只這一夜之隔，就是商家堡踐約赴會之時，怎能背信見譏於江湖。這種事絕不能稍示游疑，遂向沙老英雄婉言告辭。那知這位老英雄好似對這事無甚關心，不甚介意，微哂着說道：「你怎麼不能担當事，商家堡，赤石嶺，不過

跳梁小醜，對付他們不過一舉手之勞。你不要忙，我這人的脾氣，是不對脾胃的人，不願跟他交接，要是性情相近的人，又嫌相見太晚了。我這一腔子牢騷，正苦無處發洩，幸與賢契，正可一傾積愫，消我心中塊壘。」

袁嘯風是只有唯唯答應着，自己雖是着急，也不能再說要走的話，老英雄沙守紀遂同袁嘯風來到了石居中，牛子隨着泡了茶來，老英雄興致勃勃的談論起自己當年師門受藝的艱難。以及成名以後寄身江湖所有的經歷，談論的繪聲，把袁嘯風聽得十分動容。老英雄口若懸河，把自己的身經目歷，全向袁嘯風說了一番。這時已到午時後，沙老英雄仍然不露讓袁嘯風走的口風，並領着袁嘯風在所居附近遊覽了一番，這裏果然十分僻靜，終日不見行旅，偶有過路客人，大都是這東邊一帶土著，熟悉道路，往寧古塔去的穿着叢莽深菁走，可以近着百十里路。所有的荒涼草野的道路就是老關東也不易辨認，所以這一帶也沒有多少行旅經過。這位老英雄沙守紀自隱跡居到這裏後，也會見過幾個赤石嶺的匪黨在這裏經過，全經我把他們擋回去，小小吃了我一點虧。從此知道我這樞老頭子不大好惹，再不敢往我這裏招擾了。你往後再到這裏來時，單有一條捷徑，從我這住處，往東南過去里許，有一片草地，可以通行，因有泥塘大澤，步步陷人，不知道的絕不敢往裏淌。可是這趟道有一點標記，可以辨認，就是這片葦塘草地裏，只揀有新柳秧子的地方往前走，只要走出里許去，就到了通寧安的那條大道。你記住了，往後來去可不露形跡。」

此時袁嘯風憶起自己還有一匹快馬，隱藏在赤石嶺的山前叢林中。這時日已偏西，再一就隔，又怕走不得了。遂向沙老師說道：「弟子臨來時，本說是到寧安訪友，騎着牧場中一

匹快馬來的。因爲探山時，留在赤石嶺，前弟子此時歸心似箭，只得跟老師告辭，先得趕奔赤石嶺，把馬匹尋回，才能翻回牧場，還得老師指示弟子道路。老師得原諒弟子事非得已，似願快馬韓的事能早早完了，弟子也好早承教益。」

入雲寵沙守紀微笑，道：「我這裏也養着一匹劣馬。你先看看可作代步麼？」袁嘯風暗中着急，這位老英雄是老江湖了，怎竟這麼一些不明白世故？我是初入牧場，借人家馬騎，那好不給人家送回呢，心裏雖是這麼盤算，口中却說不出來，只得好歹答應着。不過尤其納悶的是，這位老英雄住的地方，全已入目，那裏又有馬匹呢？這時沙老英雄已移步走向井欄北首一帶密松林，袁嘯風只得隨在身後。沙老英雄穿林撥枝，往裏走了一程，約有半里之遙，先一入林，分枝拂葉，尙沒有道路，到深入林中，似從來沒人經過的地方，樹木稀疏，再一細看，好似剪芟過，但是絕看不出剪芟的痕跡，袁嘯風看着詫異。只不便問，又往前走了一箭地，突聽得希律一陣馬嘶。沙老英雄扭頭道：「嘯風，你既幹游牧生涯，對於馬匹定能聞嘶聲辨別優劣，你聽這匹怎麼樣？」

袁嘯風搖頭道：「弟子是才入牧場，對於相馬術還算門外漢，看牲口只能識個大概，聽嘶聲那敢妄斷，老師傅多指教吧。」入雲寵沙守紀含笑說道：「這沒有甚麼，不過是多見多識，久而自明，並沒有甚麼繁難的方法。」沙老英雄一面說着，往前引路，忽見面前一叢小樹，密雜橫阻面前。沙老英雄一分前面這叢矮樹，袁嘯風隨着進入樹叢。裏面竟是個空闊的場子，在一株小樹上，拴着一匹駿馬，地上堆着一堆草料，鞍韉傳全，全散置在地上。袁嘯風先還沒有留意，及見鞍韉，才看明正是自己騎來的那匹馬。驚異之下，遂向沙老師拜謝

道：「原來弟子的坐騎，已蒙老師傳尋回，足見老師關懷弟子，弟子不敢以浮泛感激的話申謝了。」沙老英雄微笑道：「你寄頓這匹馬時，時常深夜，沒有來往的行人，這匹馬縱發嘶聲，也不致就被人得去。可是在白天，一有來往的行人，只怕你這匹駿馬終要落在他人之手了。」袁嘯風遂把鞍轡整理好了，牽着這匹馬，走出叢林，到了石屋前，遂向沙老英雄告辭。

沙老英雄不再挽留，向袁嘯風囑咐：「你此去務循我告訴你的那條捷徑，逕向韓家牧場，中途不論遇見甚麼事，不要多管。你這次在快馬韓牧場仗義相助，不僅幫了他人，也幫你自己；這正是關東道上留給你創萬立名之時。商家堡縱然擺上刀山劍樹，你也要鼓着勇氣，守信踐約，不能稍涉游疑，致貽虎頭蛇尾之譏，你不論遇到甚麼風波險阻，只抱定了豹死留皮，人死留名之心。成名立業，絕非倖致，你只要抱定了既已多事，便得把這件事辦個結果出來。只要你不畏難中輟，自能轉危爲安，終能教你在關東道上，名成業就。言盡於此，你好自爲之，我也不再多囑了。」

袁嘯風對於老英雄的話，有些聽不甚懂，却知話風隱有用意。自己歸心似箭，更不多問，遂一揖拜別，沙老英雄一揮手道：「請！」袁嘯風牽着這匹駿馬，按着老英雄所指的路徑，從草地裏穿行。才走了不遠，突然身後的亂草一陣響，袁嘯風方自迴身戒備，隨聽得來路上有人招呼：「袁師兄慢走，我來送你一程。」

袁嘯風回頭察看，來者正是牛子。袁嘯風忙向前說道：「熊師兄，你方才正下場子，我不能打攪，並且我這次走，三五天也就回來，那時就可以跟師兄常常相聚，所以沒有向師兄

辭行，如今反勞師兄到來相送，小弟太失禮了。」牛子一把將袁嘯風的胳膊拉住道：「袁師兄，你可千萬早早回來，我一人每天悶在場子裏，難過極了，好容易盼得師兄能够跟我作伴，你這一走，教我空喜歡了。你是真的過三兩天就來麼？我告訴你，你可別說是我說的，你如若到商家堡，赤石嶺，只管放開胆量去幹，別含糊了。真要是到了接不下來時，師傅定要助你一臂之力。師傅有這種打算，可不教我告訴你，師兄你跟他们比畫吧。遼東道上，有咱師傅在頭裏招呼着，定然教咱們栽不了跟頭。師兄遇到了用笨力氣的地方，你想着點師弟，別的本事沒有，拆個房子，劈個活人，那算不了甚麼。」

袁嘯風見這熊師兄，一片天真，語出至誠，對自己這種關垂，實令人可感。遂含笑答應，握手竭力的請他不必再遠送，牛子遂又往前送了一程才戀戀不捨的回去，袁嘯風望牛子遠去，這才逕循着草地中的暗記，往前走了里許，只見前面草地漸漸的現出道路。又走了不遠，已到了寧安大道上，這麼一抄捷徑，果然近了數十里路，袁嘯風這才飛身上馬，疾走如飛，順這條道路衝下來，

這時袁嘯風在馬上遠遠的望見了牧場。此刻的牧場已不是往日的氣象，柵門緊閉，場中弟兄們四人一撥，騎着馬，持着兵刃，在柵門外梭巡，場中四角更樓，雖當白晝，也都派人守望，內外戒備非常嚴厲。袁嘯風把馬一放，嘩啦啦撲過去。離着還有半里地，牧場弟兄已然衝過來，遠遠喝問：「少往前進，不報萬兒，我們可發暗青子了。」

袁嘯風一聽忙把牲口勒住，高聲答道：「我在下姓袁，是本場的人，弟兄們多辛苦了。」

「場中弟兄們一聽是自己人，又是新投效便立奇功的人，立刻從柵牆前過來一人，走近了細

看，看出袁嘯風果是前日新入場的弟兄。遂向前打着招呼，過門前一聲鹿角，柵門大開。場內有兩位馬師，督率着弟兄們巡邏，袁嘯風不肯失禮，遂早早下了牲口，向守柵門的武師們道了辛苦。兩位武師中，正有那位杜興邦，上前招呼道：「袁師傅，怎麼這時才回來？我們魏當家都等急了。」

袁嘯風忙答道：「我本是預備當日趕回，只爲有事耽擱住了，未能即日趕回。杜老師，場中可有甚麼事麼？」杜興邦道：「場中這兩天倒還安靜，只是衆位老師傅全盼袁師傅回來帮忙，咱們場主頂現在還沒回來。姑娘性情又急，從午後就急着急。魏當家也直嘆氣，因爲場主既沒回來，袁師傅也沒在牧場，商家堡之約，必須實踐。這次如果不踐約赴會，快馬韓就算折在遼東道上，不能在這裏立足，姑娘已竟調集了全場武師，跟那兩場的師傅們，預備後日無論如何，也得跟他拚一下子。這時大家正在櫃房，商議商家堡赴會的事呢，袁師傅裏請吧。」

袁嘯風一聽，說一聲對不起，舉步撲奔櫃房，他騎的馬早有下手接過，送入馬棚。他健步而行，心中作想：「我遲歸一日，他們如此心急，若沒有我，他們難道一籌莫展不成？」但其實這是他片面着想，韓昭第姑娘，魏天佑副場主，此刻早將踐約赴會的辦法，布置了大致已定，但與姚方清擊掌訂約，既有袁嘯風在場，自然屆時赴會，也有袁出頭，顯着更好。至於正場主快馬韓韓天池那裏，既在煙筒山，查看失馬，需事正殷，實難抽身回顧。而並相隔路遠，估計五天限期，馳赴報信的人縱然連夜緊趕，恐怕也得兩天後才見着韓場主。韓場主驟然得耗，立刻拔腿往回翻，往返只有四天空閒，也怕趕不上。因此韓昭第姑娘早與

魏天佑打定準主意，她要以女子身，率領羣雄，與姚方清抵面踐約。魏天佑却因場主的女兒，閨秀千金，不能作這孤注一擲之事，堅勸她留守。袁嘯風回場時，他們正對這誰去誰守留之事，仍未商決，還在爭競。

袁嘯風一挑門帘，進了櫃房，屋中人登時釋然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袁二爺回來了，這就好辦了。」司帳馬先生搶着讓坐，對昭第姑娘說：「姑娘您放心吧，還是請魏當家和袁二爺一同前往，最合適，最妥當。」昭第姑娘，魏天佑，也一齊讓坐，歡迎，吩咐下手，給袁二爺打臉水，泡茶，慰問辛苦，探問袁二爺：「您上那兒去了這一趟？」

袁振武洗去征塵，扯了一個謊。跟着參加羣議，急轉直下，定規了昭第姑娘留守，袁魏率武師馬師八十餘衆，如期赴約。當夜派兵點將，磨刀拭槍。

第六章 飛豹子設謀抗敵

牧場羣雄趕緊佈置，決計如期赴約，飛豹子袁承烈無形中成了領袖。這回跟商家堡訂約。本由飛豹子和姚方清鼓掌鳴誓，替快馬韓答應下的，故此赴會投帖，也備了三份。一份名帖是場主快馬韓天池，帖到人不到，一份是副場主魏天佑，又一份便是飛豹子袁承烈了。提早吃飯，整隊待發，先派一個人，把三份帖送去。

商家堡羣雄，姚方清的部下，人數不少。牧場中人頗有知道他們的底細的，據說他們全夥約有一百來人，有四個首領，姚方清是大當家，周老疙疸周占源最毒最勇，但已被魏天佑削斷了四個手指頭，那二當家名叫蔡占江，三當家名叫郭占海。不過牧場中人全想，自己這

邊大事佈置，商家堡也難免四出邀助。魏天佑已經派人前去密訪，還未得回報。當下把全場的人點數，算來能够赴會的，至多能湊足六十人，勢力未免懸殊。魏天佑，韓昭第，派人到韓邊圍四十里外，柳樹堡何家，借了三十個壯丁，和兩位武師幫同赴約，跟着柳樹堡何老當家，很有義氣，同時把侄兒何先振派來，魏天佑又向開源牧場，借了二十個人，請他們駐場代守馬羣。外援派定，再派赴約之人。

魏天佑，韓昭第，點起六位武師，計洪大壽，劉雍，黃震，李玉川，李澤龍，李占鰲，這六人武功全很可觀。連外邀的武師，共湊了十位。牧場內掌竿的馬師，也有會拳技的，從中拔選了于二虎，張四楞，胡六，丁德山，計共四人。又將留守之人派定，是馮連甲，周城兩人爲首，用火器，抬槍，弓矢，爲禦侮之具。萬一賊人明訂約會，暗裏擾場盜馬，那就不客氣，開火槍打他們。

計劃全定，飛豹子袁承烈口角一動，似有發言，又忍住了。魏天佑一眼看見，忙請問道：「袁仁兄還有甚麼高見，儘請明言，千萬不要客氣。」飛豹子這才說道：「剛才已將赴會留守之人，分別派定，似乎還少幾位傳遞消息的人，誠恐我們深入敵境，前方後防消息隔斷，未免不利，不知衆位老師，以爲然否？」魏天佑，韓昭第道：「這一招很要緊，」遂又派定了八個人，由西牧場師傅崔振基帶領，專管報馬。

跟着又有人議定了援應之兵，暗暗的抽出二十個火槍手，另向鄰近獵戶，借來二十個好手，又借來火槍，湊足四十人，做爲接應之兵，埋伏在牧場之北，會場之南。倘遇見意外，自己的人不敵商家羣雄，自己的人往旁一敗，賊人若追趕不捨，這四十名火槍手就可以開

火，把賊人震住，這一招是救護牧場最要緊的一招。魏天佑只跟韓昭第秘密商定，連袁承烈都沒有事先告知。

當夜安派停當，次日天明，外援齊到。提前開了飯，立即整隊。那投書的人先一步進了商家，大隊等他的回信。好半晌，投帖的人方氣急敗壞的回來，急問原故，方知他持名帖行近商家頭道卡子，便遇上埋伏，奪去名帖，把人趕出來了，竟未面見姚方清。

魏天佑一聽大怒：「何必多這書禮，硬闖啊！」說罷，立刻督隊開拔。韓昭第姑娘也要跟了去，魏袁二人再三攔阻，「姑娘還是留守本場要緊。」昭第姑娘悶悶不樂，只得暫且守場。魏天佑率十名武師，四名馬師，七十名壯丁，刀矛並舉，開出牧場。接應兵已然祕帶火槍，悄走後門，先投到獵戶家，由那里改裝獵人，早早到埋伏地方去了。

赴會的人共八十六名，一色短裝，鞍馬鮮明，刀矛如林，直踏荒野。李澤龍，杜興邦，當先開路，袁承烈，魏天佑在後督隊。大隊進發走出一段路，前面有一座大林當道。正是商家堡頭道卡子。在此處本設有伏樁，此時既爲明樁，有十個賊人持刀帶箭，倚林而待。牧場前站才到，匪徒立刻湧身當前，一字排開。

杜興邦勒住了馬翻身離鞍，大叫一聲：「呔，前邊的朋友請了，你們可是商堡的好朋友麼？我們當家的快馬韓如時拜山來了。」把手揚了揚，算是行禮，那李澤龍却將馬撥轉，奔到後隊，向魏天佑打一手勢，「前邊有擋頭了，」手指一伸，「是十個數。」

魏天佑在後隊把馬一催，喝道：「不管幾個，闖！」回手一招，就手一鞭，越大隊先後，豁刺刺竄到隊前。飛豹子袁承烈向武師說了一聲，「衆位督隊，」也急忙策馬緊緊釘上

去。魏天佑直到頭道卡子前面，四面瞥了一眼，十條大漢當林而站，林後飛塵隱隱，料想商堡大隊或者就在這邊，魏天佑哼了一聲，甩鎗下馬，挺身直到十人面前。說道：「朋友，辛苦了，姚當家現在那里？我們在那里見面？」

十個卡子微微一笑道：「原來是魏爺，咱們又好幾天沒見了，您的傷好了沒有？我們姚當家恭候已久，就在後面。」

出語冷俏，暗含着奚落。魏天佑臉色一變，杜興邦忙接過話來，「朋友，我們列位都託福，不知你們四寨主周爺的手指頭，貼上膏藥了沒有？」

互相諷刺，互相揆白，魏天佑不屑與這等小輩鬥口，說道：「杜頭，啞言，既然姚當家已然來到，恕我們無禮，道太長，行走不便，來來來，上馬，往前趕！」頭一個上了馬，後隊衆牧場打手，一個個下了馬，立即上了馬。下馬是行禮，上馬是能耐，各一抖韁，超乘而下，超乘而上，其快無比，於是放開了韁，直闖進頭道卡子。卡子上十個賊人往旁一閃，馬師們陸續過去了。

十個賊人把馬師放過去，却才取出一張弓，扣上了箭，刷的向林後射去，飛箭凌空，颼颼發響，原來是一枝響箭。

這一枝箭發出，後面第二道卡子登時得報，登時也發出一枝響箭，通知了第三道卡子。第三道卡子登時接報，也發出一枝響箭，通知了老窰。老窰上立有高台高竿，早有人登高瞭望，也就望見了牧場來人，大約看清了人數，立即通知大寨主。大寨主姚方清眉峯一皺，說道：「他們來了多少人？」答道：「約有二百來人。遠處估計的數總比確數多，姚方清聽

了，不由訝異，「他們從何處湊來這些人？」立刻的親自出來，登上瞭望台，凝眸釘望了一時，數了又數，方才釋然道：「大概有上百數的人。」忙走下台來，吩咐亮隊，連本寨，帶外邀的人，共湊集了一百數十人，早將赴會辦法議定，此刻抱拳向邀來的朋友說：「他們來了不少人，諸位朋友，多多帮忙吧。」陰騭文葉茂也說：「哥們多費心！」草野羣豪道：「自己弟兄，您就望安。」於是點齊人數，全夥一齊開到第三道卡子上，等候牧場中人。

那邊魏天佑，飛豹子，已率領大隊，闖進了二道卡子。

二道卡子上的賊目立刻迎住，杜興邦重遞名帖，賊目把名帖一看。說道：「哦，這一位是魏爺，這一位是袁爺，我們全會過了，還有快馬韓韓爺，他來了嗎？在那里呢？」杜興邦道：「您就不用管，反正我們的人該來的，全都來到了。」賊目張目四尋，且尋且笑道：「韓當家在那裏？他回來了麼？」正在針鋒相對，互相對咬，忽然飛來一個騎馬賊人，傳令道：「牧場韓當家的人不是來到了嗎，咱們當家的請。」

魏天佑一聲不哼，帶馬揚鞭，跟着他們往裏闖。越走越近，不一時望見第三道卡子的大柵院，果然不出牧場所料，賊人列隊迎出來，足有一百五六十人。魏天佑袁承烈互相示意，敵衆我寡料有一番死鬥。此地是一片曠林大野，魏天佑走到相距不遠處，把大隊約束住，擇一形勢較優之處，把人駐紮下。八十六名牧場壯士一齊下馬，備好了兵刃。伴送他們的賊人，向魏天佑道：「姚當家還在前面呢，你們只管往前請！」魏天佑道：「不然，我們應該望門投帖。」

牧野羣雄大多數留在空場中，請武師李占鰲，和外邀的武師褚永年，戴崇俠，在此督

隊，復請洪大壽，季玉川，黃震，劉雍，和外邀的顧憲文，施景仁，凡七個人，隨同魏天佑，袁承烈，一齊摘下兵刃，按拜山的規矩，空着手；往三卡上走。魏袁二人爲首，穿上長袍馬褂，向伴送賊人說：「請過去先言語一聲，就說快馬韓派人拜來山了。已到門前，不便擅入，聽候姚當家的吩咐。」

伴送的賊人笑了笑，上馬奔向三卡。剛剛跑到半路，已有一個賊人奔出來，大聲喝問道：「諸位爺們，我們瓢把子說了。不敢當諸位的大禮，只教我請問一聲，快馬韓本人到底來了沒有？」

魏天佑目對袁承烈，哈哈一笑，轉向來人說：「姚當家是明知故問，看不起我們。我們牧場不是快馬韓一個人的事，是我們大家夥的事，我們既然替他來，我們就能接得住。請你費心上薦姚當家，我們幾個人就是快馬韓的代表。」袁承烈在旁也道：「朋友，請你轉達貴寨主，韓場主有事不能分身，又恐怕失約，所以打發我們幾個人前來守誠踐約，登門負荊。貴寨要是看不起我小弟幾個人，不屑跟我們做對手，那麼失約失信之罪，可就不在我們這邊了。貴寨要想改期，教我們換人，也未嘗不可，這話請你婉達，我們倒是怎麼樣全可以。我們既替快馬韓前來，就能替快馬韓承當一切；不過姚當家要是瞧不起我們，我們也不敢強人所難。」杜興邦也說：「對對，你們願意換人，咱就換人，你們願意改期，咱就改期。」

這賊聽罷，從鼻孔發出鄙夷的聲音道：「說了半天，你們韓場主還是不肯出頭，教你們幾位頂缸來麼？諸位固然都是人物，不過敵寨恭候了五天，滿望瞻仰瞻仰大名鼎鼎的快馬韓，誰知還是見不著面。」

魏天佑大怒，厲聲道：「朋友我要見的是你們姚寨主，也不是閣下，剛才那三張貼到底投進去了沒有？姚寨主見過了沒有？你這番話，是你的意思，還是姚寨主的意思？若是你的意思，恕我在下口直，我不想聽你的話。若是姚寨主的意思，我們登門特來領教，他既然挑剔，我們對不住，可要回去了。」

雙方越說越擰，眼看要翻盤子。遙望第三道卡子，商家堡的大衆已然列隊出來。大隊在後，姚方清率羣雄出了柵門，似乎迎接，另有一個賊目，如飛奔到這邊，催問道：「韓家牧場的朋友不是來了麼？寨主有請，怎麼還不進來？」

魏天佑登時拋開跟他吵嘴的小賊，不犯再跟他爭執，逕自邁步迎接了上去。此時姚方清以下四位寨主，和邀到的賓朋，也迎過來，兩方相對，姚方清首先發話：「快馬韓韓場主在那裏？快馬韓韓場主在那裏？」眼光四巡，把牧場羣雄看了一圈，說道：「怎麼韓場主沒來麼？」牧場羣雄叫了一聲：「姚當家！」仍由魏天佑，飛豹子袁承烈抵面對答、雙拳一抱，連說：「請！請了！」

姚方清衝魏天佑一笑，說道：「閣下貴體還好？」轉對袁承烈道：「袁爺也來了，袁爺果然是個信人、如期到場了，但是我們渴盼一見的韓場主，怎麼不肯賞光，莫非還在後隊麼？」魏袁一齊答道：「姚寨主，剛才我們已對貴寨頭目說過，韓寨主另有公幹在身，不克登門面見，故此派在下幾個人做爲代表，當面道歉。」

姚方清把嘴動了動，也說了幾句諷刺話。因他是一寨之主，不肯過分奚落人，隨即面向魏袁二人，手指牧場武師，說道：「這幾位都是那位？貴姓高名？魏天佑代爲報名引見，這

一位是左臂金刀洪天壽，這一位是金鏢李澤龍，這一位是馬師劉雍，這一位是武師季玉川，這一位是黃震，全都引見了，全都抵面說了幾句久仰久仰，幸會幸會。商堡這邊，有二當家蔡占江，三當家郭占海，四當家周占源，和外邊邀來的恨鐵無剛張開甲等，內中又有赤石嶺的刁四虎，這幾人全在姚方清的背後，也按名引見了。於是姚方清雙拳一抱道：「此地不是講話之所，也不是會高賢的地方，請諸位往裏面請。」說着側身相讓。

魏天佑，袁承烈，與李澤龍等，哈哈一笑，把兩肋一拍，表示身上沒帶兵刃，立即舉步，跟着商堡的人，往三卡柵院裏走。商家堡的人全是刀出鞘，弓上弦，排起隊伍森立在大道上。袁承烈昂然舉步，目不旁瞬，在這盛陳兵衛之下，與魏天佑直往虎穴龍潭闖去。進了三卡門。斜穿而過。直投商家老窰，這老窰已然布置好了，曲折行來，進內入堡，裏面是一道寬闊的廠院，有二十丈見方，高搭天棚，院中鋪着細沙子。迎門五間大廳，廳前有土台，高有四尺。在這月台的西邊，擺着四個兵器架子，廈簷下懸燈結綵，頗有招待嘉賓的樣子。把守大門，有十六名賊黨，一手持着長矛短刀。另有四個長衫賊黨，像是茶房。姚方清陪笑相伴，少時覷看袁魏二人的神色。魏天佑一肚子怒氣，存着拚命的心，袁承烈儼然徐步，滿不介意，李澤龍等也是視死如歸，何況未必準死。只是看出商家堡的舉動竟如此鋪張，明知少時說翻了，必有一番洒血的苦鬥，此刻全都沉住了氣，專看敵人的來派。

當下賓主相偕，進了廳房。廳房十分寬大，用幾張方桌，對拚成長桌、上蒙紅氈，算是臨時的會客桌。姚方清請魏袁二人入座，魏袁坐在左上方，商堡這邊的朋友一字兒排坐在右首，姚方清自己便坐在主位上，三個副寨主也挨肩坐下。喊一聲倒茶，穿長衫的人立刻端上

茶來，每人一盞，其色碧綠，袁承烈等全不敢喝。主客相讓，只舉盃比一比。

飛豹子袁承烈閃目觀看在座的匪徒，在門外窗前，聚了許多。隨同姚方清入座的，只有九個。在右首客位上，第一位來賓，是一個年約五十多歲的老叟，身材魁梧，相貌雄壯，掩口的黑鬚鬚，根根見肉，赤紅臉堂，酒糟鼻子，氣派來得很傲。穿着一件藍色綢長衫，黃銅大鈕扣，米色的中衣。白襪雲履，手裏團着一對大鐵球，嘩啦啦的直響，兩眼閃閃，顧盼自如。這個老人便是遼疆頗負盛名的鐵臂無剛張開甲，很有虛名，門徒頗多。在這個老者的下首，便是一個四十來歲的梟強漢子，面如火炭，巨眼濃眉，大耳撥風，巨齒掀唇，相貌凶醜，也穿着一件綢長衫，拿着一把秋扇，下面可是兜襠袴，打裹腿，登沙鞋、江湖氣派十足。在此人肩下，又是一個漢子，三十多歲，細眉朗目，瘦臉尖頭，穿灰布長衫，足登青緞快靴。第四位在座的，便是赤石嶺的賊首，坐山鵬鵬頭兒刁四福了，挨肩的坐，便是盜馬的禍首，馬狹神侯二。袁承烈依稀還認得出他來，當下只裝不認識，仍向商家堡姚寨主、方清請問諸位的萬字。

土太歲姚方清哈哈一笑，手指首座老叟，說道：「這一位你會不認識麼？」袁承烈道：「恕在下眼拙。」姚方清道：「這位老英雄，在我們邊外，提起來大大有名，這一位乃是松嶺的鐵臂無剛張開甲張老英雄，外號又叫恨鐵無剛。松嶺一帶的馬上哥們，全都奉張老當家爲一方領袖，袁爺不認識，魏當家總該認識的了？」

魏天佑聽了，心中一動，「原來是他！」不由哼了一聲，正要開言，袁承烈早已發報道：「久仰久仰，我在下初到遼東，眼拙之極，對於本地成名的英雄，無由拜識，今日幸

會，也是在下的光寵。還有這幾位，也請姚當家引見引見。」

姚方清指着那面如火炭的匪首說道：「這位是霜頭馬的白馬神槍羅二當家的，官名羅信。」袁承烈聽了，也說了一個「久仰，禁不住心中暗笑：可恨白馬神槍一個好名色，原來是這麼一塊火炭頭，沒有把白馬銀槍小羅成罵苦了。跟着坐山鵬刁四福，把馬狹神侯二也給引見了。袁承烈，魏天佑對這幾個人，全都說了客氣話，彼此照例寒暄，隨後使開談判。

那恨鐵無剛張開甲，在羣豪中最數年長，神情上也最屬他傲慢。手中團着那對大鐵球，花朗花朗的響着，神情旁若無人，目空一切。牧場羣雄都有點不入眼。當下這張開甲首先發言，向魏袁二人道：「這位魏朋友我是久仰過的，你袁朋友咱們是初會，不知令師是那位，今年多貴庚了？你是那一門的，跟韓天池韓哥們是怎麼個稱呼？」

這一張口，倚老賣老的味十足。飛豹子那肯受這個？立刻還言道：「好說你張爺，我在下那一門的也不是，我不過乍到遼東，只可說是武林外門的無名小卒罷了。誠然咱們是初會，好在今天也不是相姑爺，用不著知根知底，誰活了多大歲數，說實了竟不相干，多活幾年、不過多糟踐幾年飯。我在下此次是按時應約，要會會姚當家的。我既然能替快馬韓到場，我們的交情大概是過得着，我跟快馬韓是怎麼個輩分，好在跟局外人也無關，我說不是，姚當家的？咱們還是拋開遠的說近的，我們今天話接前言，我們是賠罪來的，我們敬聽姚當家的吩咐。」

這一套話够刻薄的，張開甲聽了，滿不介意，倒哈哈的大笑起來，笑得一對肉眼泡幾乎流淚，方才向衆賓朋說道：「這位袁哥們倒是棵硬菜，手底下不知怎麼樣，嘴頭子居然很有

刺。佩服佩服，年青人很有兩下子，話可說回來，聽袁朋友的口氣，你是新到我們關外來的，當然跟快馬韓也不很熟了，大概總是新交。我們要胳膊根的漢子，要是出頭給朋友拔闖，總要估量自己個人的能為，不要虛冒熱氣。想當年我張開甲，也像你老那大歲數的時候，正是初生犢兒不怕虎，接不了的也要接，管不了的也要管，不知天多高，地多厚，一味硬出頭，結果碰在釘子上了，吃了很大的虧，往後再不敢說大話，冒熱氣了。好比栽一回跟頭，學一回乖，但凡不是臨頭的事，再不肯多管了，這就是人不經磨鍊，不知艱難。我年青時，跟你老兄一般模樣，掏出熱腸，替朋友帮忙，不想朋友不給做臉，我把話摟的很滿，朋友竟從後頭不給使勁，把我撻倒了，所以我姓張的自上了那幾回當，交朋友寒了心，事事不敢強出頭了，沒想露不了臉，倒現了眼。不過人不得一樣，像我們姚二哥就不然，我們相處共患共難，我就是他，他就是我。他有事，我不能不問。袁老兄既然替快馬韓出頭，想必跟人家有過命的交情，才把牧場全部的榮辱，一手交給你老兄。那麼，你老兄的師承武功，我們當然要領教領教了。袁老兄既然是初到遼東，我在下不知進退，我還是要問、不知你從前在關裏武林中，何處創過業，那道上成過名？我們問明了，才好請問閣下的功夫哩。」

袁承烈見這張開甲還是釘問遂佯笑道：「我在下忝列武林不過會個三拳兩式，那里提得到本領。這一回韓家牧場和商家堡姚當家起了悞會，我不過趕巧了，當面遇上，按照江湖義氣不能不給他們化解化解。又趕上韓場主不能分身踐約，我這才替他來賠罪。您聽明白了，我是替人賠罪不是替人拔闖可是我也有一份私心，藉這機會，我在下得以會一會遼東道上的前輩英雄，順便可以在諸位老師面前討教討教，這可是我的福運了。我在下實在是人微言

輕，但既闖蕩江湖，爲了義氣，倒也不惜兩肋插刀，把一腔熱血賣給識主。至於我自己够份不够，配也不配，我倒沒有料到，所以這才是我們青年人渾吃蠻幹的派頭，比起你老年高有德，大有身分的人，可就差多了。」說到此張目四顧，又道：「我在下再發句狂言，今天的事，我願代替快馬韓，向諸位明公討教，我在下只憑雙拳一身，只要你老畫出道來，我一定竭盡棉薄的努力奉陪。倘或我學藝不精，一個接不住，栽了，好在我不過是一個無名小卒，韓家牧場還有別位師傅要繼續着向姚常家面前討教。」又環指在場的馬師道：「這幾位既然到場，也都想替韓場主担承一切。只要在座諸位把我們來的幾個人，一一指點過了，我們就算替牧場頂了差事，爲朋友出了力，至於勝敗榮辱，倒是在所不計。」

在座登時有一個來賓冷笑道：「那不是來了跟沒來一樣麼？不問勝敗，趕情合適，栽了白栽，輸了不算，這樣的拔鬪，我也肯幹。」

袁承烈瞪了這人一眼，說道：「朋友不要悞會了我的意。我這話是說勝負乃是常事，誰也不敢預保。現在乾脆說明白了吧，我們若是落敗，我們便把快馬韓的一切事業，雙手奉獻給勝家，你看如何？」張開甲道：「好大的口氣，你就能替快馬韓作了主？他回來了萬一不肯承認呢？」

袁承烈用眼一瞪正要頂上去，到場馬師早哄然齊答道：「我們幾個人全敢担保，我們既然出頭，我們就馱得住。這位朋友你這麼不放心，只有一招，你等快馬韓回來，我們要走。」

又有一個賊黨，索性厲聲道：「你們說的够多麼輕鬆，想來就來，想走就走，太打如意

算盤了。諸位沒別的，既然自覺不錯，能够馱得住，那很好，那好極了，就請諸位露一手吧。」

魏天佑登時縱音大笑，桀桀然說道：「好麼，我們是幹甚麼來的？我們要不爲領教賠情，我們何必登山拜寨？你閣下不用拿話激了，你要明白，我們是幹甚麼來的！」

把「幹甚麼來的」五個字連說了兩遍，斬釘截鐵，聲色具厲，眼看要抄傢伙。

那鐵臂無剛張開甲依然狂笑了兩三聲，說道：「好好好，諸位那里是替快馬韓賠罪來的，你們的來意，我已知道，你們分明是到人家商家堡，叫字號叫橫來的，足見諸位是硬漢子，可就忘了，咱們是在桌面上說話，還沒有說到把式場抄傢伙呢。」

飛豹子袁承烈道：「不然不然，這乃是話趕話，在座諸位硬拿話擠，我們自承代表快馬韓，你們却不承認，你們既不承認，又要估量我們，你們諸位的話自相矛盾了。現在舌辯無益，我們弟兄幾人認承快馬韓以大事見託，不拘栽跟頭，活現眼，我們自然是認了命，我們現在敬請姚當家的快快擺道，我們順着道走，按着規矩接，別的閒話可以不說。」

第七章 商家堡羣雄決鬥

雙方的人辯到這樣的地步，這時從廳外走進來一名賊黨，向姚方清回道：「當家的，酒筵已然備齊，請示你老，在那裏入座？」賓主至此，方才各息怒容。土太歲姚方清道：「就在這裏擺宴。」立刻從外面進來幾個嘍囉，把桌擺開，設了三席。姚方清請牧場羣雄坐在東邊這一席，西邊一席由鐵臂無剛張開甲坐了上首座，其餘都是幫拳的賊黨。另有一席設在主

位，是商家堡各位密主。土太歲姚方清只在末座相陪，自己親自敬了一巡酒，隨即起立向袁魏二人及一千匪黨們說道：「衆位老師，今日肯駕臨敝堡，足使我們商家堡生輝。也給我姚方清面上增加了無限的光榮，才聊備了點兒水酒，稍表敬意，請諸位老師們各盡一盃。」說到這裏立刻把盃舉起，向衆武師一讓。袁承烈和羣雄全把酒盃脣上一沾，略飲了一些，土太歲姚方清又敬了一次酒，隨又說道：「這次我這商家堡和這裏威鎮遼東的快馬韓，韓家牧場，出了點小事，我要請大家主張公道。」遂把起釁的經過，向大家說了一番，含着冷笑，轉向鐵臂無剛張開甲道：「張老常家的，我們是交情放在一邊，就事論事。我商家堡雖是吃橫梁子的，可是江湖道也有江湖道的規矩，綠林道也有綠林道的理性。我姚方清在附近一帶，從來沒招擾過。不論那道路上的朋友，我沒薄沒厚，一列看待。我對於韓家牧場，歷來更沒有得罪過。這可不是我說大話，壯門面，我跟快馬韓也是朋友，彼此關着情面，我們是井水不犯河水，誰也礙不着誰。這夥風子幫的弟兄，敢捋虎鬚，竟到韓家牧場，剪了一撥牲口走。快馬韓不能立刻扣下人家，事後有他貴場的弟兄，夤夜闖進商家堡，硬給姓姚的把這場事扣上。你們衆位都是外面朋友，請想這是甚麼事，快馬韓要是遼東道上無名小卒，我倒可以低頭忍受侮辱，可是快馬韓名氣太大了，我要是這麼低頭忍受了，我從此那還能見江湖同道，那還能在遼東道混？所以我奉請衆位到此，也就是請大家按着公理來說話。光棍怕掉過，這回事放在別位身上，試問能容的下去容不下去？只要衆位說是我們周老四傷的殘廢，無足輕重，我情願從此離開商家堡，我自認我不會交朋友，自取其辱。要是認爲我們周四弟的手指頭，不能教人白白砍掉的，那沒別的，怎麼砍掉的，怎麼給賠上。再請快馬韓善請武

林中的朋友，在桌面子上，給我商家堡謝罪道歉。能這樣辦，我們兩家化干戈爲玉帛，從此後各約束自己的弟兄謹守江湖道規矩，各不相擾。若不然我姚方清只有跟韓家牧場的好漢一決雌雄。我們全是在遼東來創事業的，咱們先說定了咱們就個頂個，開手比畫一下子，誰要把誰壓下去，誰就得挪挪地方。我的主見就是這樣，衆位有甚麼主張，自管指教；只要在桌子面上說的去，讓我即日退出遼東，我抖手就走，絕不能多延遲片刻。衆位對這事有何高見，望乞賜教。」說罷舉起酒盃，向闔座一讓，自己一飲而盡，這時太太歲姚方清立刻眼望衆人，靜待答話。

那鐵臂無剛張開甲，首先發話說：「我這局外人，既然置身事內，我倒要不怕袁老師及衆位老師傅見怪，我要進幾句忠言，這次韓家場的事，實在有背江湖道的規矩；我雖是寄身江湖，更得處處佔住理字。這次貴場失事，既然當時未能把這光顧的朋友撈着，事後跟踪追緝，可又始終沒跟對手對盤，又沒摸出對手的底來。貴場的人只看見這夥風子幫的弟兄曾從商家堡的這條線經過，那麼就是商家堡的人，就未可定了。晝夜間深進商家堡的腹地，這是你們衆位失禮的地方。既要拜山，莫說明帶着家伙，講起規矩來，連暗青子全不能帶。衆位到商家堡竟是以威力要挾，頗有進堡搜查之意，想商家堡要是低頭忍受了，從此就算折在遼東道上，明知道門不過快馬韓，寧落到瓦解冰消，也得跟你們哥幾個比畫了。光棍怕掉個，設身處地一想，這場事放在姚當家的身上，是否能吃這個，彼時姚老哥和周四爺盛怒之下，就有得罪諸位的舉動，也是激出來的。你們要真是出於一時失誤，那麼一悞不能再悞，到了吃緊時，就該大仁大義，把兵刃一拋，交待幾句場面話，說明事出兩悞，決非故意尋

隙，姚老哥爲人義氣，當下也就把樑子解開了，你們彼此處在近鄰，互有相擾，各不相犯，姚當家的既見你們諸位肯於認錯，他還有甚麼說的不成？我們姚當家的最是外場朋友，只要你們幾位肯低頭認過，他就是受着萬分委屈，也不能跟諸位過不去了，難道他真個的一點面子不留麼？無奈諸位既然恃強動手，又傷了人家許多人，又是堵着人家的家門口，他們四當家的又傷在你們手下，終身落了殘廢，試問這口氣誰能嚥得下去？莫說姚當家是商家堡一寨之主，就是放在一個旁人身上，他也是吃不消啊？我張開甲可不是跟姓姚的朋友，屈着良心來偏向着他，凡事都要往理字上講，金磚也不厚，玉瓦也不薄，我的話是一碗水往平處端。這場是非，起根發苗，完全是你們韓家牧場方面，措置失當，遇事太狂，才落得這麼一個結果。但是麻煩已然惹出來，事情總得有個了局、你們既給快馬韓掬起糾紛來、你們就該想個解決的法子。快馬韓在遼東道上，不是無聲無臭的人物，按理說，他得通情理。人家商家堡吃大虧，衝着快馬韓，雖不算栽，可是你得教人家順過這口氣來。況且快馬韓的名頭太大了，姚當家的若是捏着鼻子，低頭一讓，那一來，還怎能在這里立腳？姚當家這一回真有點萬不得已的苦衷，別人能讓，快馬韓不能讓，這就是人爭一口氣。可是話又說回來，不拘有多大的事，總有一個了結，你們諸位既然出頭，替快馬韓承担一切，自然你們也願意息事寧人，把大事化小，斷不肯掬動火扇子，教他們兩家各走極端。依我拙見，你們諸位不妨吃完了酒，就此回場，教那快馬韓親自出馬，到人商家堡來一趟，總得賠罪賠罪人家，這是一點。其次，再教快馬韓請遼東江湖道，在桌面上、公評是非，由快馬韓當場認個錯兒，那個動手傷人的，就把那人交出來，任憑大家公平處置。這樣一辦，不管姚當家心上願意不願

意，我一定勸他答應了。這麼一來，從我這里說，這場是非算是完。倘或你們不以爲然，要拿別的法子，硬來了解，我可告訴你們，了是可以了，不過，那又是一種結局了。你們可再思再想，免落後悔。」

張開甲這一席話，完全偏向一方，末後更帶威嚇的口吻，牧場羣雄頭一個，便是副場主魏天佑，先就氣得面目變色，張開甲指明要快馬韓請客賠罪，還要獻出肇事之人，那不啻是要魏天佑的好看。因爲刀傷周老四，就是魏天佑所爲。魏天佑從鼻孔中冷笑數聲，卽要抗聲發言，飛豹子袁承烈悄悄扯了他一把，說話的另外有人，自己犯不上費話。於是牧場武師洪大壽微微一笑，從旁答道：我們先謝謝張當家的一番盛意，你所說的倒全是人情。不過當時的事，不盡如你所說的情形，韓家牧場在這裏不是一年半載，平時對於江湖道全是高抬高敬，韓當家的歷來最重朋友的，就跟姚當家的別看隔着道，也是呼兄喚弟，交情很好，別的綠林，更不用說，都一樣看承。這次想不到會有不開面的朋友，摘他的牌匾，誠心想拆他的萬兒；韓場主又沒在場，我們不論如何，也得追緝這個正點，方算對得起場主，我們由一班武師分頭追捕，食人之祿，忠人之事，我們親眼見了這夥風子幫的弟兄到了商家堡這條線上經過，就搪不過貴堡沿路卡子和伏椿的眼下。我們一時冒昧，意欲登門叩問，那時本想請姚當家的帮忙，替我們向手下弟兄查問。我們想這姚當家的，念在江湖道的義氣，定能指示我們一條線索。那知他們周四當家的竟心懷惡意，把我們誘入商家堡，張老當家的，你也是久走江湖的，我們弟兄縱然無能，遇到這種情形，也只可接着比畫了。刀山油鍋擺在那裏，就得往那裏跳，這叫事情擠住了。商家堡要是當時稍留餘地，何至於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

說到這裏，四當家周占源就要發話，洪大壽向他拱手道：「請容我說完了。……這件事據我們從旁一摸，跟我們套事的這個主兒，大概是跟我們兩家誠心攏對，他要是够朋友，就該明着出頭；既不敢明着找上門去，跟人家比畫，只會借刀殺人，潛施暗算，這種人物，我們真沒把他放在眼裏。這裏姚當家的明是被人利用，我們的人固然太魯莽，可是周四當家的也太辣了。我們絕不敢捕風捉影，冤枉好人，是這樣情形，不是這樣情形，反正姚當家的是明白人，請你想想好了，我們誠然傷了周四當家的貴手，這是當時我們被誘進商家堡，兩下裏亮傢伙動手，刀槍沒眼，我們掛彩的也有好幾位。就論當時被誘被擒，這裏當家的竟下毒手，我們的人一個接應不到，我們來的人定被五馬分屍，那又該怎麼樣呢？事已鬧到這種地步，我們當衆賠情，容敝場主回來，定然登門親自來謝罪。至於背後弄詭，故與快馬韓爲難的人，快馬韓自會去找他。姚家當的，你能够閃個面子，我們從此多進一步，周四當家的傷，肉斷不能復續，我們只能賠罪，可是賠不起別的，若是像張老英雄說的話，人家總是給了事的，不是激事的，我們不敢說甚麼，我們只聽姚當家的一句話。」

洪大壽話談而不厭，暗含着把張開甲罵了。土太歲姚方清忙道：「洪老師，你這話倒是說的十分有理，本來手指頭掉了，再接不上，我們的人論起來，死在你們弟兄手裏也有幾個，講人物得算自己無能。可是洪老師既講到交情，我們若是就這麼算完，我姚方清得立刻把商家堡放火焚燒，我得立刻離開遼東。今日我既請衆位大駕光臨，就得給姚方清一個公道。若是這麼辦，手指斷了換兩句空話，腦袋掉了兩換盃白乾酒，實在讓我姓姚的有些不甘心。至於洪老師說的暗中定有主使的人，這真有些血口噴人，洪老師你得給我個贖證，就憑

這麼一說，我們焉能心服。」

袁承烈突然接聲道：「我們在遼東道上立足，別管是立山頭當家的或是武林中朋友，或是吃橫樑子的，講究明吃明拿，硬攔硬要。誰跟誰有樑子，桌子面上明打明鬥。暗箭傷人，暗中圖謀，那全不是漢子所爲。這個人姚當家的你認得他，認不得他，那全在你。我們認定你們是爲陰險小人利用，你要贓證，也有，到時候自然得挑明了審。」

像貴堡所到的也全是朋友，說句不怕過意的話；卽或是彼此言語不合，動上手，跟着全染上渾水，也全是好朋友所爲，沒有人敢小看一眼，姚當家的，你既然不肯把這件事了結了，那麼也沒法子，只有請姚當家的畫道吧。我們只知道殺人償命的話，那是跟老百姓們說，我們來的人不多，寸鐵未帶，當家的你想替朋友出氣，更是容易，你除非是把我哥幾個都摺在這兒，那算把仇報了，事也完了。姚當家的，你看我們哥幾個那個身上刀口最順手，請你就自管招呼，我們哥幾個絕含糊不了。」

姚方清正要答言，那商家堡客位中的白馬銀槍羅信，冷笑一聲站起來道：「袁朋友，你們這韓家牧場出來的老師們，真够橫，走到那兒也得叫字號。好吧，打姓羅的這說，你們今天的事，就是把嘴皮子說破，恐怕也是白費事，咱們索性比劃下來看看吧。可雖說是姓姚的事，能把我們這幾個局外人摺在這裏，周四爺的手指頭算是白砍，這場事打我們說算完。」

那陪在姚方清身旁的赤石嶺匪首，坐山鵬刁四福，馬狹神侯二說道：「羅當家的你這種辦法，我們看很對，索性我們把這場事了結了。不論是那面的朋友，也不說我們過於好事。他們兩家的事，要是從我們這麼了結完了，多少給他們省些事吧？」

這時袁承烈奮然起立道：「好，既是這位羅當家的肯這麼成全我們兩家，這太够朋友了。這麼血心交友的實在令人可敬，我們只有恭領盛情了。羅當家的，你既然是拿着商堡的事，當自己的事，這最好了。沒別的，請羅當家的就賜教吧。」

武師左臂金刀洪大壽也站起來道：「對，這位羅當家的既然這樣成全我們，我們別辜負了人家的盛情。事到現在，我們誰也別客氣了，索性就請這位羅當家的賜教吧！」

金鏢李澤龍也站起來道：「可是我要請示一句，這位羅當家的是秦瓊爲朋友，兩肋插刀，這真是担当的漢子。不過這裏姚當家的是否真按着羅當家的所說的應承，請示一言，我願意當面請教。兩家勝敗只在這一手了。」

土太歲姚方清道：「姚某從歷來言行相顧，決不願妄發一言，至落言行不能顧之譏。今天的事，既有好朋友給我做主，我姚方清不論落到那步上，決不含糊了。」

袁承烈道：「好吧，君子一言，各無反悔，羅當家的，跟衆位朋友們請賜教吧。」說到這，自己先站起來，向外就走，絲毫沒有遲疑的意思。當時這一班綠林道隨着全向外走來，這裏韓家牧場來的武師們，自魏天佑以下，全躍躍欲試，相繼隨着往外走，出得廳房，到了月台上，彼此不言喻的分東西站住。袁承烈却向這雙頭寨的白馬銀槍羅信抱拳道：「羅當家的，該着怎麼試試你的身手，請您不要客氣，自管吩咐，我在下唯命是從，絕不教您羅當家的失望。」說罷，立待答言。

當時羅信尙未答話，那鐵臂張開甲走出匪羣，向袁承烈重問師承，袁承烈仍不肯答。張開甲道：「袁老師，您雖然抱定真人不露相，可是你老兄來到遼東道上闖萬，必有驚人的本

領，我們借着你們兩家這場事，我們在袁老師跟前討教討教。我張開甲好在厚皮臉，我先搶個先，給袁老師接招兒，讓我張開甲也見識見識名家的身手。我想，羅兄弟定能讓我莽張飛一場了。」張開甲說完這話，把胸口一腆，頗有旁若無人之勢。

袁承烈冷笑一聲道：「張老當家的，你這麼捧我，只怕捧的越高跌的越重。不過到現在也提不到名家不名家了，既是張老當家的這麼看的起我，我別不識抬愛，只好捨命陪君子。張老師下場吧。」鐵臂無剛張開甲才待往下走時，袁承烈身旁的左臂金刀洪大壽往前搶了一步，寬洪高亢的聲音說了一聲：「二位先別忙，這位張老當家的在松嶺開山立櫃，名振江湖。我洪大壽從打六七年頭裏，就耳聞大名，我在下從前在離松嶺東北五十多里，那時就聽江湖上朋友們盛道張老當家的威名，我總想着拜望拜望。偏是快馬韓把我硬架弄到寧古塔參場裏帮忙，更沒工夫去了。今日竟在這裏得會張老當家的，可算是得償夙願了。沒別的我也請我們袁老師讓一場了。張老師，久仰你的拳術上有獨到之處，通臂拳在綠林道上沒有一二份。更有鐵臂工夫，我洪大壽不度德，不量力，這把瘦骨頭想挨你幾下，張老當家的，你就屈尊賜教吧。」

張開甲在先引見時，並沒有怎麼注意隨來的人，這時聽到洪大壽的嗓音，聲若洪鐘高壯的身材，年紀有四五十歲。一張赤紅臉、粗眉濃目、一部蓬鬆落腮的虹髯，氣度極其沉着勇猛。穿着件灰裙襖布的長衫、大黃銅釦子、下面穿着青布薄底快靴。穿裝打扮、跟保鏢的差不多。從外面的神色上看來，頗有些不可輕侮的態度、原來這位左臂金刀洪大壽是清真教徒、原籍是直隸滄州人、自己闖蕩江湖、於武功上曾受過名師傳授、在中年又遇上以左臂刀

馳名大河南北的盧殿凱，把自己獨門刀法傾囊相授，全傳給了洪大壽。只是這洪大壽性情剛烈、喜打抱不平、竟在京師惹了一場大禍、遠走遼東潛踪避禍、十餘年的工夫、沒敢回故鄉。先在那黑狐峪、舖了幾年場子、倒教了不少的徒弟、跟快馬韓結識、日子不多、可是彼此氣味相投、一見如故。適值快馬韓從陰鷲文葉茂的手中重把舊場收回、沒有人主持參場、遂把這位左臂金刀洪大壽請來了。洪大壽自入參場、頗爲出力、更兼武功卓越、威望足以服人。一到了參場出探期左臂金刀更能督率着採參把頭們、深入寧古塔的腹地、只憑他掌中一柄金刀、除了許多毒蛇、惡蟒、凶禽、野獸。所以自從洪大壽到這裏後、較前收獲上增加了好幾倍。左臂金刀洪大壽忠於所事、快馬韓更是推心置腹、把參場全部的事都交給他了、參場的事不再過問。這次牧場突遭意外風波，洪大壽並不知一點信息，趕到了赴商家堡踐約的頭一天，才由昭弟姑娘和魏天佑等，商議着把左臂金刀洪大壽，和金鏢李澤龍請了來。好在這班人跟快馬韓都是過命的交情，定能捨命帮忙。

這洪大壽是老江湖，胸有成府的、從沒動身到商家堡時，就一切事全憑着大家的計議，自己不贊一辭，對於牧場武師，更是十分客氣，可是對於袁承烈反到沒甚麼崇拜的話。這種情形，表面上好像跟袁承烈十分疎遠，不屑交談的。其實這位左臂金刀洪大壽是衷心器重袁承烈。佩服這種肝胆照人的人。所以反倒不作浮泛的客氣了。自己拿定主意，要在商家堡竭盡自己一身的藝業，帮着袁承烈把快馬韓這事給解決了。故此旁人說甚麼時，自己只是點頭稱贊着，好像是對商家堡踐約赴會，不甚關心只虛應故事，敷衍面子似的。杜興邦等在旁看着，心上有些不快，暗想快馬韓待你不薄，自從把你給請出來，參場的事，全權交給了

你，推心置腹，那一點也不含糊。像魏當家的，自從快馬韓沒有築下根基的時候，他們就在一處混，頂到現在，也沒有讓他獨當一面，只於在場中做個副手罷了。獨對洪大壽竟如此信服，養兵千日，用在一朝，快馬韓不在家，現在場中遇到這樣事，正該激發義氣。賣賣性命，才是做朋友的道理。他們看着洪大壽不聞不問的樣子，哼着哈着，隨着大家，不置一謀，也像要置身局外。杜興邦這些人心中都有些不痛快，只因爲事情正在吃緊，不願自己人先起內亂、彼此隱忍不言，心中實在不悅，暗鼓着勁，想要遇到機會，準備諷刺他幾句，趕到大家來到商家堡，這左臂金刀洪大壽突變冷落的態度，隨衆當先，向對方挑戰，真個是義形於色。洪大壽跟張開甲，叫起板眼，杜興邦這一夥人方才暗叫了一聲慚愧，原來人家斃足了勁，到這時才拿出來，英雄到底是英雄。洪大壽竟這麼沉得住氣。尤其是只賣力氣，不出主意，更是少見？

當時洪大壽一發言，土太歲姚方清，鐵臂無剛張開甲，相視愕然。張開甲把話聽完，向前拱手，冷笑一聲道：「洪老師過於抬愛在下了，我是遼東道上老而不死的小卒，值不得你老兄如此推重。但是我素來抱定捨命陪君子的心，不論那一路的朋友，只要看得起我，晝出道來，我一定出力奉陪。洪老師，咱們閒話少說，就此下場子吧。」

第八章 赤鼻翁大言驚人

張開甲，洪大壽兩個人誰也不肯示弱，立刻相偕，要往場子裏走。魏袁二人忙問姚方清：「我們在何處討教？」姚方清道：「請跟我來！」賓主一齊站起，袁承烈這才把外面的

自己人，一齊接引進來。姚方清也把他的人傳齊，就列在廣場中。左臂金刀洪大壽往場子裏下首一站，那鐵臂無剛張開甲毫不客氣，向上首一站彼此一抱拳，洪大壽向張開甲道：「張老師，咱們是過傢伙過拳，請張老當家的示下？」

鐵臂無剛張開甲冷笑道：「兵刃上沒眼，我與洪老師既無深仇宿怨，一個走了手，反爲不美。張開甲這話說的十分狂妄，就好像準有把握似的。左臂金刀洪大壽心藏憤怒，更不多說，向張開甲一拱手道：「當家的請賜招吧。」張開甲這時本應當還有兩句場面話，可是張開甲並沒往下說，把雙拳一分一錯，一立門戶，立即開招，走行門，邁過步，欺了過來。左臂金刀洪大壽用劈掌一立門戶，也隨着開招。兩下裏往一下一湊，那洪大壽竟用「黑虎掏心」，拳勢挾風，向張開甲心窩便點，張開甲見洪大壽的拳到，左脚往上一滑，劈掌往洪大壽脈上便切。洪大壽條的右掌往回一帶，一橫身，雙掌一分，「白鶴亮翅」，左掌奔張開甲的小腹便擊。張開甲身形一個盤旋，閃過這一招，揉身進招，從側面欺過來，「黑虎伸腰」，雙掌向洪大壽的肩背擊去。左臂金刀洪大壽隨即往下一塌腰，張開甲的雙掌擊空，洪大壽借勢打勢，「白鶴獻果」，雙掌打向張開甲的腰腹。張開甲左掌往下一穿，往外一撥，右掌「仙人指路」，向洪大壽的雙目點去。洪大壽竟用「翻身打虎掌」，閃過了張開甲的招術反向他左肩胛便卸。兩下裏見招拆招，見式打式連鬥十數合。

洪武師的武功確受名傳，雖過壯年，依然是精神矍鑠，手，眼，身，法，步，腕，跨，肘，膝，肩，處處見功夫處處見火候，疾徐進退，封閉吞吐，深得武功中的竅要，因鐵臂無剛張開甲的武功雖也真下過功夫，可是沉實有餘，輕靈不足，在武功上吃虧在「滯」字訣

上。兩下裏走到二十餘招，張開甲用了招「金龍探爪」，那知招術用老了，變化不能靈活。洪大壽竟用「金絲纏腕」，撲的把張開甲的右腕脈門捋住。張開甲雖有鐵臂的功夫，無奈洪武師用的是巧勁，借力打力，借他往外遞掌之勢，掌上潛用足了力量，往外一帶，張開甲竟沒把這條右臂奪出去，脚步踉蹌撞出三四步去，強自拿椿站住，臉上漲的像紫茄子。

洪大壽隨說道：「張當家的你是誠心讓招吧？」張開甲苦笑道：「姓洪的，用不着挖苦人，衆目共覩，誰也不是瞎子，怨我學藝不精。你沒要給張開甲臉上貼金，倒給人抹狗屎了。我還要領教領教洪老師的左臂刀，你肯賜教麼？」

左臂金刀洪大壽笑道：「那有甚麼不可。不過我在下沒帶着兵刃，我們遵約赴會，空手而來，只可向姚當家的借把刀使用了。」張開甲道：「對，咱們一樣，我也是照樣的沒帶着兵刃，咱們全借人家的吧。」兩人立刻向兵刃架子走來。張開甲抄起一桿大鎗，他在這種兵刃上下過十幾年的純功夫，自己拳脚上已然輸給人家，要從大鎗上把面子找回，左臂金刀洪大壽揀了一把厚背折鐵刀，試了試，比自己平常使的稍嫌輕點，還可以使用。

兩人來到場子中，張開甲道：「洪老師咱們醜話說在頭裏，這一過兵刃，可不比過拳，一個收招不及，難免當場掛彩，我們誰帶了傷可得自認晦氣，可不能怨對手手黑心辣，洪老師可別疑心我這是賣狂，我可沒說我是準成。」洪大壽冷笑道：「張老當家的說的極是，我們這一對傢伙，誰也保不定怎麼樣，頂好說在頭裏，死生認命。」往後一撤身，依然在下首一站，右臂抱刀，左手成掌式，一立門戶，立刻按着六合刀法，往前一亮式，刀換左手，右手成掌式。那鐵臂無剛張開甲一立式，是六合大鎗。洪大壽暗道：「很好，我是六合刀，

你是六合鎗，論起來是旗鼓相當的。不過我這左臂刀，教你嘗嘗是怎麼個滋味吧。」兩下裏亮式開招，張開甲這桿大鎗，實有真功夫，右手握住鎗，左手一擺大鎗後盤，一合把，一起鎗頭，嘆嚕嚕，鎗頭的鮮紅血擋，顛成桌面大的一塊紅雲，刷刷刷一連三把，鎗頭銳勁。已完了，跟着往前欺身進步，走中鋒，直奔洪武師。洪大壽是不慌不忙沉機應變，金背砍山刀封住門戶。

張開甲大鎗够上部位，一抖鎗，刷的帶着勁風，「烏龍出洞」，向洪大壽胸前便點。洪大壽見鎗已遞到，忙用「烘雲托天」，左臂往鎗頭上一攔，一扁腕子，順着鎗身往裏一划，刀頭往張開甲的右面便削。張開甲抽式拆式，兩下各自施展開招術，乍一動手，倒是旗鼓相當，張開甲這桿大鎗，沉，拿，崩，拔，壓，劈，砸，蓋，挑，扎，鎗法真見功夫，吞吐撒放，進步抽身，這桿大鎗施展開，恰似一條懶龍。

左臂金刀洪大壽這趟左臂刀，更是不同凡俗。崩，扎，窩，挑，刪，砍，劈，剝，砍到緊處，颯颯的一片刀風，疾似閃電。更兼他這趟刀法，是左臂刀，全是反着的招術，張開甲未免先吃着虧。兩下裏對拆到二十餘招，張開甲的鎗身幾次被洪大壽的刀裹住。勉強的應付，趕到又走了幾式，洪大壽立刻故意賣了個破綻，往前一個「怪蟒翻身」。情形是想用「烏龍擺尾」。張開甲這時絲毫不肯放鬆，往前一個趕步，竟用「玉女投梭」，往前一穿。這桿大鎗竟如羽箭離弦一樣快，直奔洪武師的後心扎去。

洪武師聽得背後鎗風已到，往右一滑步，一個斜轉身，右手一撥鎗頭，左手的金背砍山刀，竟用「大鵬展翅」，刷的一刀，照敵人胸前斜着劈來。張開甲努力斜身閃避，將將把胸

口閃開，右臂上刀尖竟被給撩了一道口子。

張開甲喝了一聲，拖鎗一縱，已退出丈餘遠去。把大鎗往上一扔，左手按着右臂上的傷口，面已變成鐵色，向洪大壽道：「好，姓洪的刀法真高，我張開甲想不到在遼東道上闖蕩了這些年，今日竟栽在閣下手內，咱們後會有期。」復向土太歲姚方清一拱手道：「姚賢弟，我算栽了，咱們再會。」說罷翻身向外走去。

這時土太歲姚方清，以及羅信等，全十分羞忿。尤其是張開甲，一向氣燄薰天，倚老賣老；那知一觸即敗，弄了個虎頭蛇尾。又是頭一陣竟栽了個大的，臉上十分難堪。那羅信自付自己掌中三十六路白猿鎗，還足能應付他這趟左臂刀，遂向袁承烈拱手道：「我先跟貴場這位洪師傅走一趟，回頭再跟閣下領教。」說着就要往外縱身，忽然羅信身後轉出一人，招呼道：「羅當家的，你先等等，讓小弟先見一陣，羅當家的還是跟那位袁師傅招呼吧。」羅信一看，說話的正是赤石嶺的馬狹神侯二，他是赤石嶺新入夥的頭目，外號馬狹神，排行第二，名叫侯震，在遼東道上吃風子幫中，是一把好手，專擅小巧的功夫，和控制烈馬的本領。今日他既然要搶頭露一手，定與韓家牧場有個講究。羅信不肯攔他的高興，遂拱手道：「好吧，侯當家的給我個助威。」馬狹神侯震含笑道：「我要不是人家對手，羅當家的可接着我點。」說罷，立刻撲向月台下。

那左臂金刀洪大壽方要回身，馬狹神侯震大聲招呼道：「洪老師，請你給在下留招，我也要領教領教你這打遍遼東無對手的左臂刀。」說罷，向站在階旁的嘍囉一點手，有他赤石嶺帶來的黨羽，立刻把他的兵刃送過來。侯震使的是摺鐵軋把翹尖刀，刀鋒犀利。那洪武師

見是赤石嶺的馬狹神侯震，知道全是商家堡的一黨。聽場中武師們講過，赤石嶺早就想鬥鬥快馬韓，只是總沒有機會。更兼快馬韓也不是好惹的，所以總是兩下裏暗中較勁。這次，赤石嶺羣寇，居然挑明了帘，出頭比畫，據說這次所劫去的馬，大半是他們的部下。自己倒要好好對付這小子，好歹先給他點苦子吃，教他嘗嘗韓家牧場的利害。遂冷笑答道：「侯當家的，你這真是拾愛我在下，我只得捨命陪君子，侯二當家的請賜招吧。」

二人各立門戶。這位馬狹神侯震，立刻在下首一站，那左臂金刀洪大壽也跟着往對面一站，兩下裏走行門，邁過步，立刻各自把刀法施展開。馬狹神侯震施展他那最得意的一趟萬勝刀，洪武師更把自己一趟反六合刀施展開。馬狹神侯震身手靈活，手法緊妙，身形輕快，竄，蹤，跳，躍，閃，展，騰，挪，挨，幫，擠，靠，速，小，綿，軟，巧。洪武師看侯震這種小巧的工夫，實是驚人，遂把刀法一緊，六合刀畢竟與衆不同，劈剝閃砍，封攔格拒，吞吐撒放，撤步抽身，一招一式全有真實功夫。

走了二十餘招，兩下裏居然走了個平手。洪武師暗暗驚奇，這侯震聽說不過是個偷馬賊，挖窟窿，鑽狗洞的傢伙，他居然有這麼小巧的功夫。自己趕緊把手下招術一緊，立刻一變招，改用劈閃單刀的招術；這一來馬狹神侯震竟有些應付不了。突然間左臂金刀洪大壽施展了「連環進步三刀」，「封侯掛印」，左臂刀往馬狹神侯震的咽喉一點，立刻變招爲「玉帶圍腰」。馬狹神侯震手忙腳亂，急用上崩下划，想把洪大壽的來勢拆開。那想到洪大壽手下非常迅捷，虛實莫測；在第二招往外一撒，立刻變招爲「烏龍擺尾」刷的一刀，向下盤掃來。馬狹神侯震湧身一躍，竄起六七尺高，往下一落。洪大壽一個翻身，盤旋着身形，從左

從後一個「鳳凰旋窩」。同時馬狹神侯震已經騰身下落，無論身勢如何輕靈，也變不過式來。刀來甚驟。閃避不及，竟被刀尖子掃在腳踵上，算是身形快，只把靴後跟給劃破了；雖沒受傷，也算是栽在人家手內。

左臂金刀洪大壽立刻一收式，哈哈一笑道：「侯當家的，刀法高明，我在下承讓了。」馬狹神侯震不禁臉一紅，自己初進赤石嶺滿想人前顯躍，張開甲與洪大壽相鬥，他看了個清清楚楚，自覺已知敵招，下場可以得采，那知今日竟栽在這裏，有何面目再在這條線上立足。眼珠一轉，想起當場報復的法子。遂不再退下去，反倒提刀往裏一站，立刻說道：「洪老師，你的刀法，我實在佩服。不過我想再跟洪老師領教領教拳術上的功夫。只要是再贏了我侯震，就從此算是死心塌地的佩服你老師傅。知道我當年教我的師傅誤了我，以致使我栽跟頭現世，我不知道洪老師肯賜教麼！」

洪大壽冷笑一聲道：「那麼侯當家的還要跟我在下過拳術，很好很好，我焉能那麼不識抬舉！我已說過捨命陪君子，只要是侯當家的劃出道來，我一定奉陪。」洪大壽是亢爽的漢子，雖則奔走風塵，有些閱歷；可是機詐之心，不屑施爲。當時本在刀法上勝過他，這時又要求跟自己過拳，自己那能不答應。遂毫不思索的答應他，那知侯震容洪大壽答應完了，立刻說道：「咱們要是按着平常的拆招對拳實在沒有甚麼意思，我想出個笨主意，憑洪老師這種身手，一定不把這點微末的技能放在眼裏。咱們把這裏兩丈五見方較拳的地方，豎立起十二把尖刀，咱們從這尖刀的叢中擦拳對掌，誰被地上的刀阻住了，誰算輸。可是誰失腳，誰受傷，可自己認命。洪老師你看這麼較量不比光較拳好麼？」

洪大壽武師一聽，立刻暗暗後悔，想不到這小子竟用這種陰險的主意來騙我。我既已說出口，焉能反復，莫說只豎立着十幾把刀；就是擺上刀山，也說不上不算了。哼了一聲，向馬狹神侯震道：「很好，侯當家的竟想出這種道來，我只有勉力奉陪。不過武林道上，好朋友做出事來，該光明磊落，較量武功誰也難保必勝。侯當家的應該把話說在頭裏，我姓洪的有個接不下來，我可以厚着臉走。現在我先答應完了侯當家的，我要是再說不敢奉陪，我栽跟頭也沒有這麼栽的。不過剛才侯爺講的是比拳，如今又興出這個道來，未免差點味兒罷，我說當侯家的是不是？」

馬狹神侯震驀的臉上一紅，向洪大壽說道：「洪老師我絕不敢強人所難，洪老師要是腳底下不大利落，咱們可以說了不算。」

左臂金刀洪大壽呵呵冷笑道：「侯當家，咱們誰別陰誰。我洪大壽是鐵錚錚的漢子，頭可斷，人不可侮，莫說只這幾把尖刀，就是刀山油鍋，我們也得比劃一下來看。侯爺，你不用藐視我姓洪的，還不定誰行誰不行。侯當家的就請你趕緊預備吧。」馬狹神侯震又含愧又覺得計，向商家堡的壯漢一點手、過來四人，從東西兵器架子拿過十二把刀來。兵刃架子以刀爲最多，刀的種類也多，當時所以毫不費事，立刻取來應用。壯漢們用大鎗把地上穿出窟窿來，把刀鑽埋在地上，刀尖子在外面露出一尺多長來，這十二把刀散佈開，佔了三丈多的地勢。

洪大壽忿忿不平，向馬狹神侯震道：「侯當家的，刀山旣已擺好，請你賜招吧。」馬狹神侯震，立刻一亮式，是通臂拳，這趟拳是輕靈巧快。左臂金刀洪大壽把刀遞到伙伴手中，

自己想到已上了人家的當，說出來又不能不算。立刻在震侯對面一站，微一拱手道了一個「請字」，立刻把門戶一立，施展五行連環拳，在刀林之中，與敵相抗。他這手刀法，輕靈不足，沉實有餘，但一招一式全下過功夫。洪大壽十分小心，不敢輕視敵手。尤其是左眼處處要得留神，雖不是步步有刀阻着，可是進退也得時時當心。這一來兩下裏未免較平時稍慢。

洪大壽與侯二鬥了數合，漸漸把招改快。心想這種插刀較拳，利於速戰，一耗長了，自己非傷在這裏不可。招數越來越緊，施展連環進步，一招變三式，欺近了侯震，用了一招「白猿摘果」，往侯震的面前一點。侯震往外一封，洪大壽倏然往回一撤招，左掌往外一穿，變招爲「黑虎掏心」，拳鋒直逼侯震的中盤，侯震往後退避，已給趕上埋的步眼；隨即斜着一聳身，立刻，竄出丈餘遠去。洪大壽跟身進步，往前一躡身，立刻跟踪趕到。「黑虎伸腰」，立刻往前一探掌，照着侯震，劈胸就是一掌，侯震用「鶴子翻身」，往回一翻，也想用虛實莫測，欲進姑退，乘旋身敗退之勢，猛然反撲過來，揉身進掌。疾求制勝，擊洪大壽於掌下。洪大壽跟招應招，也是利於速戰，侯震一翻身，洪大壽也往左橫身，往下一斜身，用足了十成功，一個「偏身躲子腳」，右腳照侯震下盤踹了出去。

侯震迴身反撲勢也快；這一來洪大壽的右腳踹着侯震的右腳迎面骨。但是他全身的力量，正往洪武師這邊撞，兩下裏勢疾力猛，侯震仰面向後倒去，洪武師也被震得往下倒回來。只聽兩下裏一齊「噯呀」了一聲，馬狹神侯震被地上的刀尖穿着左肋扎過去。洪武師也被刀尖穿着左肩頭，扎了過去，立刻鮮血竄了出來，兩人立刻全暈過去。

兩下裏全過來人，各自救護自己的人，那馬狹神侯震受傷反倒較重，血蹟殷然，作法自

斃，自己劃出道兒，自己反倒受了重傷。姚方清忙過來查看，教手下人，把這兩個受傷的全搭到屋裏，給敷藥扎傷，當場羣雄咬牙忿怒，分了一個人，去照應洪大壽。這裏商家堡的人，立刻把地上埋的刀全撤下去。

這裏袁承烈憤然向對面姚方清說道：「我們話宗前言、還是請這位羅老當家的下場子，由在下奉陪。」那知道這時赤石嶺的坐山鵬刁四福，有些吃不住勁了。自己的同手弟兄一同來的，侯震當場受了重傷，生死難卜，自己若不上去接一場，就這麼回去，未免對不住朋友。況且這事弄到商家堡頭上，骨子裏還是自己這邊，才算是快馬韓的正對手，若不出頭亮一手，既教陰鷲文葉茂恥笑，也無顏面回見本山弟兄。坐山鵬刁四福鬼念已罷，遂從帶來的弟兄手中，要過來自己常用的那把七星尖子，左手倒提着，走到場子裏，向飛豹子袁承烈一點手，口中說道：「袁師傅，我刁老四不才，要跟尊駕台前，討教討教。我說袁爺，你可肯賞臉下場子跟在下走兩趟兵刃麼。」

飛豹子袁承烈哂然一笑道：「您太客氣，我是幹甚麼來的？那有甚麼不可以的地方？你老兄是赤石嶺的當家的，我在下慕名已久，我不止要奉陪，我還要找刁當家的有一點小講究，咱們該算一算。韓姚兩方的事，沒有你尊駕，也完不了事，你大概也許不明白，在你貴窩屋樑上，插着一點東西，你老兄不要忘了，那是江湖上一個朋友，手下留情，特爲給您留的，若不然的話，嘿嘿，朱光祖夜探連環寨，竇寨主沒有死，那是人家姓朱的留下一絲厚道。竇寨主後來明白了，果然知情感情，做了一手漂亮活。我們講今比古，我說刁當家的，你要往這里看一看，往那裏想一想。」

飛豹子把話明點出來，那知坐山鵬刁四福面色一變，勃然大怒，說道：「好好好，那天的事，原來是閣下玩的把戲，好麼，您既然露了那一手，咱們總算有交情了，我今天更得就這現成的場子，補一補前情。」把七星尖子一順，就要和飛豹子算賬。飛豹子也就往前上了一步，把兵刃一提，彼此正待開招。驀然間，從魏天佑背後，轉出來一人，大笑了一聲，橫身一攔，把袁承烈攔着道：「袁仁兄，你先等一等，這位刁當家的，我久想向他領教。再說他們同夥的弟兄受了傷，栽在這裏，他們同夥立刻出頭跟着釘上來。難道我們的人，就沒有個替手麼？袁仁兄稍爲候一候，還有這裏的姚當家的呢，我李澤龍不才，要跟刁四爺七星尖子，比畫一下子。」說了這話，回手拔出兵刃。袁承烈側身一看，知道金鏢李澤龍，和洪大壽乃是莫逆之交，這回他要上場，是江湖道上朋友交情應當做的，自己只可姑且讓他上前，遂拱手道：「李師傅只管請上，只要刁四爺肯的話，小弟沒有說的。勝敗沒有關係，反正我們韓家牧場人物，那一位也含糊不了。」李澤龍說：「好吧，我先來釘一下，我玩不轉袁老師給我接着點。」

坐山鵬刁四福在東邊一帶，很有聲名，身上的功夫頗有幾下，慣使一口軋把翹尖七星尖刀。當年在寧古塔一帶，也曾踢過兩次把式場子，隻身劫過駱駝隊，把萬兒闖出來了。後來連合了遼東道上幾個「風子幫」中的能手，在赤石嶺開山立櫃，居然一帆風順，很拾過幾次大油水，可是他自從受了葉茂的慫恿，在韓邊圍子，強硬了這回劫馬的買賣之後，同夥弟兄都以爲快馬韓不是好惹的人物，這好比在老虎嘴上拔毛，有膽子動了人家，還得有本領接得住後場，方不致栽了跟頭。刁四福因近年氣順，很走時運，便把牠看成不重要，此時見李澤

龍代替袁承烈上前，來會自己，心中頗有不屑之意。且凝神打量這位馬師，年在四旬左右，巨目濃眉，紫黑面皮，虎背圓腰，似乎也不是容易對付的手。當下李澤龍來到場心，向坐山鵬叫陣道：「刁當家的，我久慕大名，今天算是初會。你是赤石嶺的瓢把子，我在下不才，乃是武林中的無名小卒，可是羨慕能人的心，比旁人更熱，今天跟閣下動手，實算高攀，就請閣下不吝指導。咱們就過一過兵刃吧。」

刁四福登時哼了一聲，面看別處道：「我在下一心要會的，是這位袁師傅，我倒跟閣下無緣」竟一掉頭，向本幫中呼喊了一聲：「我說老五，你來替我陪這位李師傅玩一玩吧。」人羣中，登時過來了一個細高挑，黃臉堂的漢子，此人正是刁四福的族弟，名叫刁五福，這一來好比走馬換將似的，刁四福向李澤龍笑了一笑，閃身退開了。

李澤龍心中大怒，反而也冷笑道：「不管是誰，我手中的雙懷杖，都願陪着走幾趟。」遂把兵刃亮出來，向刁五福打招呼道：「刁五爺，咱們哥們湊湊。」

李澤龍這一亮兵刃，坐山鵬本已轉身要走，一眼看見雙懷杖，不禁心中暗吃一驚，拳經上說，兵器是一寸長，一寸強，一寸短，一寸險。練武的人若沒有熟練的本領，輕靈的身手，決不敢對付這又軟又硬，不短不長的雙懷杖。人家這雙懷杖，運用起來，在一丈五六以內，你就不容易欺身攻進去。錯非是手底下真有本領，才能對付得了。刁五福的拳術還算不差，可是他使得是七星尖子，若比起刁四福，可就差得多了。但是大話已然說出，刁四福也不好再轉身回來，只得向刁五福招呼了一聲，「多小心一點。」刁五福正在年青，那里把敵人放在心上。把七星尖子一抱，露了一手武功，掠身一躍，來到李澤龍面前，說道：「李

師傅，咱們來一來吧。原來李師傅使的是這種兵器，這種兵器有軟有硬，可不曉得我刁老五接得住，接不住，咱們是點到為止，你老兄請賞招吧。」

金鏢李澤龍哈哈一笑道：「刁五爺怎麼也這麼客氣？咱們是比劃着瞧，咱們誰跟誰也沒有奪妻之恨，殺父之仇，咱們是各盡本力，爲朋友幫場。話說開了，您就上吧。」把雙懷杖往左臂上一抱，右掌往左手上一搭，立刻做了個請字的姿勢，走行門，邁過步，由左往右一盤旋，那青眼雞冠子刁五福也是左臂抱刀，右手虛掩，隨着李武師，各把式子亮開，也照樣從左往右盤行。兩下裏是對面亮式子，這麼一盤旋，恰是背道而行，彼此各走了半個圓週，立刻縮步還身，各往四下裏盤旋，一來一往，雙方往當中一湊，這便够着了招式了。那青眼雞刁五福長長的身軀，往下一挫，立刻刀交右手，揉身進招，刷地掩來一刀。金鏢李澤龍也把左臂抱着的雙懷杖，往兩手裏一分，雙腕一抖，嘩唧亮開了招，立刻合掌一撞，嘩唧匕再一分，兩枝雙懷杖的上節，全合到掌心。腳下一點，往旁一讓，往前一竄，欺敵進身，和刁老五照了面。左手懷杖往外一撒，刷的直奔刁五福的面門打去。刁五福便一斜身，懷杖點空，跟着李武師的右手懷杖刷拉的一下，如電光般，擡頭蓋頂，直砸過來。刁五福才一照面，只發出一刀，便連受兩杖，當下不敢硬接硬架，急急往旁一叉左脚，讓過了這一杖，緊了緊手中刀，刷的往敵人兵刃上一封，爲得不教敵人再發招，然後刀鋒一掃，順着懷杖，往外一滑，用刀來斬切李澤龍的手腕。」

李澤龍看破必有這一手，右臂往下一沉，一個鷓子大翻身，雙懷杖「玉帶纏身」，照着刁五福，攔腰又打。如疾風橫掃，直剪過來，刁五福托地往上一聳身，好長的身材，居然「

旱地拔葱」，竄起六七尺，斜往外一落，李澤龍的雙懷杖這才掃了空招。武場中登時起了一陣喝采聲，坐山鵬却替刁五福捏了一把熱汗。

青眼雞刁五福的脚一頓地，脚尖一旋，恰恰翻轉身來，未容李澤龍追到，他便揉身還攻，翻尖刀一探，喊一聲「呔！」照李澤龍的小腹，斜扎下去。李澤龍剛剛追到，立刻凝身，把雙懷杖往外一帶順勢往下一輪，嗖的挾風，照敵人刀背上便砸。刁五福很不含便，用進步連環，往四下一抽刀，偏腕子，順刀鋒，刷的照李武師的下盤剪削下去，李武師立刻往起一縱身，也來了一個旱地拔葱，身勢往下一落，雙懷杖「大鵬展翅」，「雙風貫耳」，一分一合，照敵人雙耳門搗打過來，刁五福縮背藏頭，往下一短身，就勢鴨子步，往外一探右臂，翅尖七星刀隨着往外也那麼一展，「烏龍入洞」，照李澤龍腰骨上翻手下扎，連扎帶劃，嗖的掠將出去。李澤龍一個「拗步翻身」，抬腿躲足，雙懷杖掄起來，斜肩帶背，順着旋身之力，往刁五福下盤打過去。刁五福抽招換式，掄刀進攻，猛然間旋身揮刀，橫砍敵項。李澤龍閃腰讓開，雙懷杖嘩唧一響。下打脚面，刁五福斜身跨步，往旁一竄「怪蟒翻身」折回來，兩個人又對了盤。李澤龍的雙杖，如懶龍打滾滾上滾下，刁五福的刀，如長蛇吐信，捲後捲前。兩個人口說着客氣話，甚麼是點到為止，依然是拚命進招，把兵刃使得呼呼生風，上下翻飛，人人都提出全副精神來，要把敵人毀倒在這二三百人的面前，做一個人前顯耀，一舉成名。雖然是替朋友拔闖，也是無形中給自己做臉，兩個人使盡招數，眨眼間，對拆了三十六七個照面。

那一邊，坐山鵬刁四福，事不關心，關心則亂，已看出他的這個族弟漸漸招術透慢，年

青人實在是把氣力用得勻。那快馬韓這一邊的人，都已看出李澤龍李武師，果然名不虛傳，把一對雙懷杖用活了，而且氣脈延長，越打越似乎帶勁又走過十來招，刁五福往李澤龍面門上，突然虛點了一刀，故意誑招，有心冒險。然後一擰身，刀拖在右邊身旁，往前一拱腰。裝作敗走之勢，把一個後背，故意賣給敵人。李武師見敵人後防空虛，整個後背賣給自己了，那還肯緩，嘩啷的一帶雙懷杖，掄圓了，照着刁五福後背，狠狠便砸。這雙杖用足了十成力，堪堪已然落在敵人身上。不防這青眼雞冠子刁五福新學了這一招敗中取勝的險招，立即來一個「怪蟒翻身」身隨刀轉，拖刀計，「探臂刺扎」，刷地施展出來，大喝一聲，就直點李武師的心窩，心中促促看你那里跑？

這一刀又快，金鏢李澤龍也是貪功心切，把一手雙懷杖招術用老了，再想變招閃避，那還來得及？魏天佑等牧場羣雄全都大吃一驚，有的失聲叫了一聲：「噯呀！」

那料想，竟在這一髮千鈞之時，生死呼吸之際；李澤龍到底不愧老手，雖然貪功勾來險招，却是武功純熟，善能救敗。但見他往左一擰身，僅僅錯開半尺，刀鋒已到，閃開要害，沒閃開全身，唰的一下，翹尖七星刀滑左肋扎過去，登時血液流離，但在這已被刀傷之下，右手雙懷杖往上一提，唰的一下，兜在刁五福兵刃上，翹尖刀傷敵成功，餘勢難收，立刻的被兜起來，拍登一聲，飛起來兩三丈，才落下來，把他的虎口震裂。而並且李澤龍左手的雙懷杖也已發出來，泰山蓋頂，直砸刁五福的頂門。刁五福才待一喜，刀已失手，方才駭然，敵杖已到，叫一聲：「噯呀！」拚命往旁一閃，也沒閃開。李武師左手雙懷杖整個的落在他的右肩頭，哼！一聲砸了個骨折肩頰，恍一恍，栽倒在地。就地一滾，竄出圈外。李澤龍也

挺身一竄，還想追敵，當不得血流如注，面目失色。早過來雙方的人，把兩人接過去救治。刁四福攙住了刁五福，杜興邦扶住了李澤龍，向掌竿的弟兄于二虎叫道：「快拿藥來！」

第九章 衆馬師競顯身手

當雙雄決鬥時，兩邊的人全都聚在場中，注視自己的人的勝負。起初大家都以為刁五福必敗無疑，不意刁五福新學了這一招敗中取勝的施拖刀，居然先傷了李澤龍。李澤龍雖然一時大意，到底手疾眼快，居然在既敗之後，獲命救招，把敵人一條右臂打折，而且打飛了敵人的兵刃，若評判起來，只可說是兩敗俱傷，不能準說誰是略佔先著。坐山鵬刁四福却十分掛勁，忙着給族弟治傷，定要下場，把這面子找回來。那邊牧場方面的人，一齊安慰李武師，李武師連說慚愧，慚愧。幸虧他們預先帶着刀劍藥，由于二虎取將出來，急忙遞給魏天佑，魏天佑親自給李澤龍敷治。刀傷左肋，有三寸許長一條口子，深有三四分，無怪乎血流很多，連皮肉都翻起來了。杜興邦幫助魏天佑，將藥粉按在血上，再用布條圍腰一纏。這種刀傷藥十分靈效，要是剛受傷，立即敷上，準能當時血止疼定。武師李澤龍咬牙忍疼，另有劉雍給他喝了一點朱砂定神散。向李澤龍說道：「李大哥是大意了，到底您的功夫熟，臨了還把小子毀一個不善，你看，你這傷不到半月準平復如初。那刁老五傷筋折骨，只怕接骨匠不現成，就許落了殘廢。」杜興邦也說：「至不濟這小子也得哼比半個月，臨到一百天，你看吧，他的右臂完了。」大家儘管安慰，李澤龍仍然慚愧道：「韓家園子的威名，算是教給我毀了。」魏天佑見他戚戚不已，深以失招爲辱，忙親自鼓舞道：「這算得了甚麼，比武決

鬥，誰也保不定準贏，咱們是自己人，沒有甚麼說的。若教您這樣看法，我前日被擒，我才是親手砸了韓家圍的牌匾的禍首呢。反正今天我們抱定決心，出死力和他們周旋，寧教人不死，也不教氣輸了。他們別看人多，也未必討得了好去。」

牧場武師羣雄低議，飛豹子袁承烈只安慰了李澤龍幾句話，便去，注意敵人方面的動靜。他們雙方對陣比武，把空場子做了鬥場，他們恰好各據一邊長牆，牧場中人全在東，商家堡的人全在西。場子很大，彼此相望，個個扼腕抱肩，躍躍欲動。那刁四福已將族弟刁五福摻進大廳去了。土太歲姚方清依然立在場心，自以主人的資格，過來向魏天佑，袁承烈客氣了幾句話：「他們受傷的朋友，與其在這裏，不如請到敵堡客房中，去歇歇吧。」魏天佑忙道：「行行、姚當家不要客氣，我們不好太打攪了。我們受傷的人，打算暫時把他們送過去，堡主以爲可以麼？」土太歲姚方清陰死陽活的笑了一聲道：「魏場主怎的倒說出這話來？我們商家堡那敢強留貴客？像諸位乃是快馬韓韓場主那邊來的人，來既自便，去也請自便，何必問我。」

魏天佑尚不知今日結局如何，犯不上和他抬杠，遂淡淡的說道：「既然堡主這樣講，我們暫將受傷的人送回。」剛要吩咐人送，姚方清忽然冷笑道：「這時就送，不似乎早一點麼？依我看，索性再過一會，打總的做一趟送，豈不省事？」言外的意思，還有更多的人要受傷，即在眼前呢。魏天佑哼了一聲，答道：「但不知那位刁五爺的傷勢如何？敵場請着一位好外科先生，莫如把刁五爺也送到敵場，還有貴堡別位，也可以同去。」

兩個人互相譏諷，袁承烈忙過來說：「姚當家的，咱們且談正事，貴堡還有那位，要指

教弟等？姚方清道：「我們早已預備好了人了。你們正忙着給李爺治傷，我就沒有顧得說。現在我們在下有幾位外邀的朋友，打算會一會諸位，尤其袁朋友，他們全要會會。」

說着，正要點名派人比量，突然由外面跑進來一個賊黨，來到姚方清面前報道：「報告當家的，現有虎林廳單掌開碑陸萬川陸三爺，帶着朋友到了，請當家的示下，是讓到老窩客廳，還是一逕請到這邊來？土太歲姚方清一聞此報，臉上頓現喜容，隨向袁魏二人抱拳道：「衆位請稍待，在下有幾位遠道過訪的朋友來到，我得去迎接迎接。他們幾位也全是咱們道裏的人，我還要給諸位引見引見。」說罷，不待袁魏答言，帶着身邊兩個黨羽緊行迎了出去。

功夫不大，土太歲姚方清從外面走進來，陪着高高矮矮、十幾個壯漢。跟姚方清並肩走着、且行且談的、是一個面黑如鐵、滿臉亂蓬蓬鬚鬚、十分野相的怪漢、說話聲如破鑼、扇子面的身影、顯着十分猛勇。稍後一點的、是一個黃面瘦子、却生着很兇的一雙暴眼。再後便是一羣短打壯漢、一個個兇猛強捷、一望而知、決不是尋常老百姓。看姚方清且談且笑、對待黑面怪漢、好似非常客氣、又像是十分廝熟的老朋友。滿面堆歡，一行人走上月台。此時袁魏二人全在月台上站着、姚方清即向魏天佑、袁承烈引見道：「二位、我給你引見幾位朋友、這位是我們遼東道上的朋友、姓陸名叫萬川、有擊石爲粉的鐵掌功夫、江湖人的弟兄們、送了他一個外號、叫做單掌開碑、又叫做鐵掌陸。差不多我們遼東道上的朋友們，全都推重他，稱他一聲老大哥，」陸萬川聽了，桀桀大笑，手搔頭皮道：「我們姚三哥不嘔我，誰會嘔我呢。我又不是甚麼了不得的人物，我不過一個吃宋江的好老罷了。」

姚方清也哈哈一笑，手指袁魏二人道：「這一位袁承烈袁爺，這一位魏天佑魏爺，他二位全是我的近鄰快馬韓手下的朋友。只因近日我們有點小交涉，要在今天，在此地做個交待。陸大哥趕來了，很好，你可以瞧瞧熱鬧。大概我們商家堡跟快馬韓家牧場的交扯，你陸大哥也聽說了。你們幾位都是道裏人，回頭你幫幫場。」

那黃臉瘦漢子，忽然口吐尖銳的聲音道：「這一位叫袁甚麼烈？」姚方清道：「這位麼！這位叫袁承烈，怎麼着，二位從前有個認識麼？」黃臉漢子不答，却向率領來的人一點手，叫了一聲：「鄧老弟，你過來看看，這位可是你念道過的那一位姓袁的麼？」立刻從那七八個短衣壯漢羣中，走出一人赤臉肥軀，面有刀疤，直湊到袁承烈面前，釘了又釘。突然往後一退，到了姚方清和陸萬川二人的中間，這才說：「好：好、好！這一位袁爺，我早就訪他，今天幸會，我可遇見你了。」對黃面漢子道：「倪六爺，」您猜的不錯，正是這小子。……我說喂：姓袁的，我記得你從前報過萬兒，叫做甚麼袁嘯風，又叫袁振武，怎麼今天又叫袁承烈了？還算不錯，你還沒有改姓，總算够人物。」立刻雙手一拍，戟指着飛豹子，大聲說：「姓袁的，鄧二爺居然也有找着你的日子，咱們今天好好的清一清舊賬吧，夥計！」翻身又向陸萬川說：「那天跟咱們搗蛋的，就是這傢伙，陸大哥，今天瞧您的了。」

這黃面漢子，和這赤臉有疤的人，這麼一鬧，袁承烈不由愕然，魏天佑也是一楞。齊看此人，素不相識，袁承烈想而又想，忽然想起來了，湊上一步，注目細認，此人是在左眉靠鬢處，有一塊很深的刀疤，連眉毛都中斷了。身子骨又肥又矮，活像油篋。穿一身短打，把一件長衣服搭在胳膊上，十足透出匪氣。魏天佑望着袁承烈，目露疑問：「這是何人？」飛

豹子袁承烈和這人回目對睨，已然想起這個人名叫火鷄子鄧熊，哦，他正是虎林廳的一個賭棍。又一想，想起當年飛豹子隻身一人，初創關東，正是跟此人結了仇，才把自己支使得東跑西奔。袁承烈也不覺怒罵道：「好東西，原來是你呀！我也正要找你！」

原來飛豹子隻身闖盪，在虎林廳，曾經遇見過一羣土匪毆打姓孫的兩個皮貨商。姓孫的兒子，販貨到了虎林廳，被賭棍誘入賭局，一場腥賭，輸了一千多兩。終被孫某看破，不禁罵了出來，說了幾句威嚇的話。那知賭徒暗與地方勾結，聽孫某的口氣，似要歸官涉訟，控告他們騙財，他們先下手為強，把孫某打了一頓。孫某的父親趕到，也被兇毆。這件事恰被袁承烈目睹，不禁起了不忿之心，上前勸解，一言不和，飛豹子把賭棍捨命周七打了，捨命周七忙回去呼援，把這火鷄子鄧熊勾來，二人合謀，竟趕追得飛豹子在店中存身不住。那孫某父子吃了大虧，也被賭徒監視，雇不着車，回不了家。飛豹子爲此大鬧賭局，把火鷄子鄧熊擒住，當時折了他一個口服心不服。飛豹子這才救人救澈，一力担承，把孫某父子送出虎林廳。殊不知火鷄子鄧熊在此地頗有勢力，他本人雖差，他還有領袖，就是這單掌開碑陸萬川，在當地是數一數二吃腥飯的人物。如今無端被外鄉人拆了牌匾，焉肯甘休？偏偏出事時，陸萬川已然出門，未在虎林廳。遂由捨命周七，與火鷄子鄧熊，把當地的捕頭尋來，請吃酒，遞錢財，三人啾咕了一個下晚，打定主意，要把飛豹子當做匪類，抓入官廳，先打他一頓，再拘他一兩日，藉此出出氣，並且維持賭局的威力。飛豹子是一個孤行者，憑白的惹了這場麻煩，果然落了世俗那句話，強龍不壓地頭蛇，當下頗吃眼前虧，可是話又說回來，那天賭棍打人的情形，也真令人不忍卒睹。飛豹子忿不顧身，把孫家父子救了，他自己的行

踪，到底被賭棍監視住，由一個姓杜的班頭，帶領夥計，做爲查店，找到飛豹子，三言兩語，認爲形跡可疑，立刻由店中抓他上衙門。

袁承烈是機警人物，登時明白自己是何處受了病，向官役放出幾句外場話，竟不遲疑，跟着他們走：「你們教我上那里我就上那里，我決不規避。」他想、他自己沒有私弊，也不怕他們，豈知一到虎林，過起堂來，廳上的官府偏聽一面之詞，又暗中受過賭局的報銷，遂要上刑先打，袁承烈跪在堂上，一看蟒鞭，若真打在身上，便要大吃虧，恐不能生出虎林廳。他竟一怒，陡然躍起身來，把鎖鏈一抖，照官役打去，立拔身飛上房逃走，由此被馬兵追逐，才遇上了人魔焦煥。

現在事隔數年，不想與這火鷄子鄧熊遇上了。這鄧熊出面一認，回手一招，那單掌陸萬川哦了一聲，忙指着飛豹子，問鄧熊道：「這人就是那個姓袁的麼？」鄧熊本是飛豹子手下敗將，今天有恃無恐，大聲說：「就是那小子，拆了骨頭拔了毛，我也認得他。」湊上一步。厲聲叫陣道：「袁朋友咱們今天見面了。咱們的老賬今天可要算算。」又對土太歲姚方清道：「這位袁某，我們跟他有交待。我剛才認了半天，方才認出來。相好的咱們下場子說話。」

飛豹子發怒道：「姓鄧的，你少要張牙舞爪，你本是袁二爺手下的敗將，你還想滋毛？你敢跟我再來來麼？你不許教別人給你替死，你放出狼煙大話，我只要你本人下場。」飛豹子叫的整够板眼，火鷄子鄧熊吹了一氣大話，其實是在人前逞威，他還是要請他們領袖單掌開碑陸萬川替他鬥一鬥。他却裝得活現活像，居然抄兵刃，要鬥雪前仇似的。那單掌開碑陸

萬川立刻接了聲，往前一橫身，說道：「且慢，袁朋友，我聽我們這位鄧弟兄，久已講究過閣下的行藏，我早要找你。你趁我沒在家，到我們虎林廳寶局中，胡擾了一頓。你又大鬧廳衙，作奸犯法。我爲了我自己的生意，更替官面上追捕要犯，久已抱定決心，要找有一番交涉，可惜陸三爺的家務事分了心，沒有功夫趕一隻野貓。今天好了，你又跑到我們姚哥們這兒賣起字號來了。姚哥們想必又碍了你的事了，你倒想充好漢，到處滋毛。無奈我們遼東道上，還有一兩個人物，由打我這里說起，我要打發你老兄回老家。你何必找我們鄧爺，夥計……」說着一指鼻頭，面橫殺氣道：「你趁早衝着我陸老三來來。」隨一轉身，甩脫長衫，討過兵刃，催逼袁承烈跟他下場。

當這陸萬川，鄧熊大聲大氣，宣佈飛豹子的罪狀和前仇時，牧場羣雄都留神聽着。因爲飛豹子袁承烈隻身投效，大展身手，這些馬師武師自然全很佩服他，只是對於他的來路，袁既諱言，衆人也不好追問，人家是剛到牧場，便立了奇功的人，羣雄只有欽仰，未便多疑。可是人人心中都懷着疑團，正不曉得袁承烈從前是那宗派的武師，也不知他以往做了些甚麼事業。據袁承烈說，只聽口氣，好像新到關東不久，從前是在關裏混，現在，在牧場和商堡雙方決鬥之時，袁承烈忽然遇上舊仇人，這仇人又是虎林廳的人物，那麼袁承烈從前一定到過虎林廳了，他却不會明說過。牧野羣雄此時全想從陸鄧口中，聽聽飛豹子當年的行爲。陸鄧二人一口一聲詆毀飛豹子，牧場中人自魏天佑以下，都側耳諦聽，初疑飛豹子必然做過殺人越貨，戕仇避禍的事，所以才諱言身世。但等到鄧熊再往深處講，才覺得不是，飛豹子大概是擾過他們的賭局，魏天佑還在留神欲聽下文，飛豹子是個心思很快的人，登時覺得這

一點，向魏天佑瞥了一眼，又向敵人瞪了一眼，立刻拿話頂上去，無形中是替自己闢謠。

飛豹子厲聲叫道：「陸某人，你就是在虎林廳開寶局，施腥賭，傾害良民，糾衆毆打皮貨商的那位局頭啊！我久仰久仰的了，朋友，你接娼包賭，這也是江湖上人物幹的。你們可是做得希奇，既然合夥通謀，把一個老實商人騙了，你們還不依不饒，要打折人家的腿，不教人家生還故鄉，連人家的老父也幾乎打死，你們這舉動比合字還不如，你血口噴人，硬說我姓袁的作奸犯科，大鬧官廳，你怎麼不說，你們勾通惡隸，要把我誣良爲盜？你們在拳脚上敵不住袁二爺，你們就借仗官勢，想扣留我。姓袁的別說沒犯法，我就是犯了法，也是被你們一羣賭棍，買囑了惡隸貪官，施展手包計，故意的拖我進入你們的圈套。你們却瞎了眼，你們竟不知你袁二爺素常不吃這一套。相好的，你當着大庭廣衆，你誣蔑我鬧官衙，你們怎的不說，你們花了多少錢，才買得貪官污吏受你支使？陸三爺你手下這姓鄧的所作所爲，你曉得不曉得？你若曉得，你就是下三濫，你若不曉得，你就是渾蛋。光棍漢子只憑粗胳膊，在賭場娼窩賣味，那也是活人幹的。惟有你們這一夥，比這個還不如。你們挨了打，按照江湖道，應該一聲不哼，躺在地上賣打，這才是叫得起字號的人，你們這位鄧夥計却不然了，跟我比拳，比不過了，就跑，跑不開，挨了揍，就爺爺奶奶的叫，甚麼好聽的話都央告出來了。等到袁二爺手下留情，放他得了活命，他若是另請高明，替他來拔鬪，這也是道裏朋友的常行。那知他不然，他倒買囑了班頭捕快，要把我拉入牢獄，呸，別不要臉了，這叫甚麼江湖？」

袁承烈也大聲宣佈對頭的醜態，對頭也大聲吶喊，陸萬川聽着太不像話，立刻向袁承烈

點手道：「朋友不必瞎吵了，我們下場子，拿拳頭刀把子說話，准比口舌講的空話響亮，來來，走！」

飛豹子立即甩衣束帶，把一柄鋼刀索過。想了一想，復又把刀遞給杜興邦，轉問陸萬川：「朋友，我們是過拳腳，還是過兵刃？」陸萬川眼光往四面一看，兩邊的羣雄正都釘着他們，遂厲聲說：「我們鄧夥計是從拳腳上輸給你閣下的，我們當然還從拳腳上找。等着我請教完你老兄的拳術，我再向你討教法。」袁承烈道：「好好好！」兩個人立即奔到場子。

這時牧場的武師黃震，忙從人羣中闖出來，奔過去道：「且慢。」轉向姚方清道：「我們袁師傅，和我們魏當家的，乃是我們一夥的領袖，說句老實話吧，他魏袁二位得跟貴客出頭露面的人對手，才能相當。這位陸爺，跟我在下倒有點舊過節，我不量力，要陪陸爺走兩趟。」這話有點侮人太甚，單掌開碑，陸萬川猛然一回身，把黃震上下打量了一眼，仰面大笑道：「你老兄看我不配麼？我倒不知這位袁二爺是你們的領袖，他是你們的領袖，可不是我們的領袖，我總不能說是犯上做亂。你閣下要先跟我動手、你不要忙，等一回我一定奉陪，不過我倒要請教、你閣下從前跟我有過節、怎麼我不認識你呀？」

黃震笑道：「陸爺，你真是貴人多忘事，你還記得當年在殺虎口胡家牧場，被你擾散營業的那位胡四爺，就是我在下的盟兄。我爲了換帖的義氣，久想找尋你老，總未得其便。今天你我也算故人相逢，你別找袁爺算舊賬，你先跟我姓黃的叙叙舊情吧。」

衆人一聽，這二位又是有前碴的了。飛豹子袁承烈此時已然下場，和陸萬川對面而立，黃震跑過來，站在二人中間，捋胳膊，挽袖子，就要打上來。飛豹子已知黃震的用意，是要

替自己先擋一陣，考一考陸某的能爲。飛豹子心中十分感激，因爲大敵當前，自己倒是應該最後動手才好。但是他們牧場的打算，商家堡的人已然看出來，在姚方清邀來的朋友中，也有兩個人，要下場來鬥黃震。那陸萬川帶來的人，有一個黑臉楞漢子，早一聲不響，撲到黃震背後，厲聲喝道：「你要鬥我們陸當家的，你還差點：」嗖的一拳，照黃震一翻身，剛要招架，袁承烈早搶上一步，從斜刺裏一探手，把那人手腕刁住。陸萬川大怒，把身子一轉，突然踢出一腳，照飛豹子肋下踹去。飛豹子忙使力一帶，把那楞漢掄到一邊，就勢一閃，又一撲，奔了陸萬川。黃震這時也奔了陸萬川，那個楞漢凝身站定，猛回身就來打袁承烈，黃震看見了，急忙把他擋住。四個人一齊動了手，魏天佑姚方清慌忙奔下月台，把兩邊勸住。袁承烈和陸萬川，爲保持身分，全都哈哈一笑的退回，場子裏只留下楞漢和黃震比拳。這個楞漢名叫房紀文，也是虎林廳的賭局的打手。飛豹子鬥賭局的時候，他正跟陸萬川出門。現在他安心要撂倒黃震，教火鶴子鄧熊看着自己的能爲。黃震志在鬥陸萬川，既已下場，把房紀文看了看，發出冷笑道：「你閣下倒會打冷拳，來吧，咱們明打打。」說一個明打，猛烈發出一拳，直擊踢人面門，拳勢很猛，却是假招子，虛冒一下。房紀文應招還招，把身子一側，刷的踢出一腿。黃震立即閃開了，展開六合拳，容得房紀文收招改式，打出一拳，便微微一錯身，左手把敵掌一撥，右手「惡虎掏心」，還擊出去。這房紀文往左一閃，身子偏一偏，又是一腿，原來他會的是一套潭腿。黃震旋身一轉，繞到敵人背後，也登的踢出一腿，直蹴敵人後腿灣。房紀文忙翻身，探手一抄，黃震早把招收了回去。他這一收招，房紀文跟踪而上，左手掌虛往外一領，右手往上一遞，刷的一手「龍探爪」，像紅蘿蔔的二指，條向

黃武師面門兩眼點下去，咬牙切齒，好像準能點上。

黃震微微一頓，身軀往外一跨，左掌忙往外掛，右掌嗖的斫上去。房紀文疾將招收回，左掌就勢也一掄，突然反砍，照黃震的右手腕狠切下去。黃震把右腕一縮，左掌猛然搗出來，身隨拳進，整個身子直抵敵人懷內。房紀文吃了一驚，趕緊收招，往回撤退。仍沒有忘了他的潭腿，稍稍的騰出脚步來，他又嗖的蹴起一腿，直登黃震的小腹。黃震大喝了一聲：「哇！」快如飄風，旋轉身來，竟又抹到敵人後背，「金蜂戲蕊」，直擊房紀文的後心。房紀文一腿踢空，身子往前一衝，又往前一掙，剛要回身救招，立時發招。黃震哈哈一笑，刷刷，驟如驚電，連發出七八拳，把個房紀文打得手忙腳亂，連自己最得意的潭腿也來不及施展。商家堡的人看得明白，不由咧嘴，這樣身手，何必出來現世？單掌開碑陸萬川也很掛火，恨不得奔過去，把他換回。却是時不及待，房紀文越打越沒有還手的力量，竟被黃震趕得連連倒退，一面退，一面吶喊，罵罵咧咧。黃震却一聲不響，愈逼愈急。忽然間，房紀文又抓着一個機會，好容易立穩脚步，把他的潭腿又施展出來，却被黃震刷一轉，又撲到房紀文的後路。這一回定要將房紀文放倒，直容他一脚踢了出去，只騰了單腿立地，黃震立刻下絕情用「進步雙推」一狠狠的平出雙掌，照房紀文後心一拍，喝一聲：「倒下！」撲登一聲，房紀文乖乖的栽倒地上了，一個狗吃屎，背朝上，臉朝下，全場譁然，不但牧場中人喝采，連商家堡的人也叫起好來。

武師黃震這才停手，往旁一退，面對月台，說道：「承教，承教，我說，還是陸爺下來吧。」陸萬川恨叫了一聲：「老房太不像話。」正要下場，不防房紀文滾身而起突然的一撲

腰，把衣襟底下纏帶着的繩鞭解下來如受傷猛虎似的，照黃震撲來。揚手一鞭，直攻要害。房紀文負怒含愧，簡直要拚命。黃震寸鐵未帶，連連躲閃。全場人一聲吆喝：「別傻，別傻！」商家堡的人乾喊沒入過來攔。牧場中怒惱了武師李玉川。立刻抄起一把刀，如飛趕到，讓過了赤手空拳的黃震，把房紀文擋住。房紀文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把繩鞭沒頭沒腦的就照李玉川打來。李玉川展開八卦刀法，和這條繩鞭相打，姚方清這才緩步過來，把房紀文喚住。魏天佑也走下來，向黃震大聲道辛苦，向李玉川大聲笑道：「季師傅，你着甚麼急，你教這位房爺打一頓，也好轉面子啊。」姚方清哼道：「勝敗乃是常事，魏師傅先別得意，你不要忘了五天前那場笑話。飛豹子忙道：「姚當家的，我們不必多費話，咱們把比武的事，應該規定一下。既要過拳，就不可動刀。咱們到底是幾陣見輸贏，我也要聽聽您的意見。只要閣下畫出道來，我們牧場的人一定奉陪，不過這事情得有理有面，不能亂來。」

飛豹子這樣說着，姚方清那邊的人，譁成一片，都因為連比數場，雖然互有勝負，可是算起來，終是牧場搶了上風。那坐山鷗刁四福因五弟吃了虧恨不得立即跟牧場中人狠鬥一下，把面子找回，那單掌開碑陸萬川，也因房紀文給他掃了臉，也要親自下來找場。你爭先，我先搶鬥，亂成一團又同是來賓，姚方清也不好強阻。再看人家牧場，却有條有理，一點不亂，此刻正冷笑着，看自己這邊人搗亂，姚方清心中很不得勁。本來是一羣馬賊，焉有紀律？快馬韓的人，都是拿軍隊紀律來約束馬師，故此就顯著整齊。亂了一陣，姚方清十分生氣。此時商家堡邀來的賓客，也出來一人，認為太不像話。此人名叫單宏德，年約四十來歲，自然也是江湖中人，本與張開甲是同鄉，二人却是誰也不服誰。當下把姚方清和幾個要

緊人物，調到一邊，私下說道：「咱們的人太顯亂了。我是關裏人，我們關裏耍胳膊的人，要是起了械鬥，總由雙方推舉中證，預先定規好了，是幾陣見輸贏，比完了，輸的就得聽憑贏的畫道。或者讓碼頭，或者請客陪禮，那全在當時面講定了。我看你們兩家的事早該在事先商定，再行動手不遲。剛才有張開甲張爺，他一個人大包大攬我也不好說甚麼。現在他老人家賭氣走了，姚當家的，你得估量一下，料敵行事。若看出勝敗準有把握，趁早和韓家牧場講好，或是五陣見勝負，或是十陣，都可以隨便，反正不能亂打一鍋粥。或者是單打獨鬥，或者亮起陣勢來，來一個羣毆。那都使得，姚當家的，你自己揣摹揣摹。」

這單宏德把商家堡羣豪調到一邊，說了這些話。姚方清很以爲然，皺眉道：「我們原先預備的也就是這樣，先單打獨鬥，比拳之後再比兵刃如能取勝，當然很好。若不能取勝，我這里預備好了，就要跟他們牧場決一死戰來一個羣毆。不意我們還未容講出口來，張開甲張老英雄就跟姓袁的翻了臉，一點眉目沒講好，就一個挨一個的亂打起來；又都是我姚方清紅書大柬請來的朋友！我能攔誰呢？」單宏德道：「那不要緊，姚大哥可以從來賓中，推舉出幾個居間的人物來，由來賓約束來賓，就不落包涵了。」

姚方清頗以爲然，向單宏德說：「得了，我還用推舉別人麼，我們就煩老兄多多幫忙，給我們做個居間人好了。對付牧場，約束來賓，這全仰仗你老兄一個人了。」單宏德哈哈一笑道：「我這叫自找麻煩，咱們自己哥們，我也義不容辭，不過只我一個人不行，得再推出兩位來，由兩位約束到場幫拳的賓朋，由一位專對付牧場和他們好理好面，骨子裏只管較勁，表面人家來此就是客，我們不可跟他們對吵。」

當下急急私議停當，張開甲已去，別人都肯出頭了。張開甲本領只管不濟，在鐵嶺久負盛名，徒弟很多，大家都尊他爲長者。他又好喜這個，事事慣搶上風。現在他栽了跟頭，一怒而去，來賓中你推我，我推你，又舉出兩個人來。一位是寧古塔的大馬金刀程三婁，一位是八棵樹的虎頭旺子施金林。仍由單宏德，陪同姚方清，向牧場提出條件。至於陸萬川，刁四福，也由程施二人勸住，請他二位稍安勿燥，我們挨着次序和牧場中人算賬，不必搶先，反正輪得上。

單宏德就陪同姚方清，向牧場定規決鬥的步驟。牧場中仍由魏天佑，和飛豹子袁承烈二人出頭，見對方推出中間人，他們也從外請的幫手中，推舉出顧憲文，褚永年二位，做爲居間人。說來也可笑，雙方見面就吵，吵着就動手。打了一陣，這才重行講究比武辦法。中間人替雙方說了一回，定規下單打獨鬥，先比拳，後比兵刃一共六次，然後會起來，結隊的鬥三次。結隊比鬥，並非羣毆，也是雙方配好了人數，再行決鬥。

第十章 載崇俠折服銀槍

中間人議定，姚方清，魏天佑立即向自己人宣布。大家聽了，個個擦拳磨掌，躍躍欲動，都要搶先。牧場中人來的是客，先由他們派人，魏天佑和袁承烈低聲議論，先推季玉川上場。季玉川大喜，走到場心，把腰帶一緊，腳上早換好沙鞋，登了一登，向大馬金刀程三婁，和單宏德說：「我在下是韓家牧場的一個小夥計，我學了幾手拙拳，要請商家堡的賓朋貴友賜教。我身上寸鐵不拿，我決不施暗算。你們那一位肯來指教？」

話剛說完，刁四福一肚皮氣怒，不擇人而施，大叫一聲道：「我在下奉陪。」單宏德，姚方清忙說：「您先等一等，這還得請您接後場呢。」姚方清向自己這邊尋看，有一位名叫謝夢同的，乃是姚方清手下的頭目，上前告奮勇，要與季玉川動手。姚方清看了看二人的體力，說道：「謝老弟，你多小心，我聽說姓季的會一手劈掛掌，你別教他刁住腕子。」謝夢同道：「當家的擎好吧。」一竄身，撲到季玉川面前，雙手一抱道：「季師傅在下先請教您一兩招。」季玉川道：「不要客氣，請您發招。」

謝夢同突然喝道：「有僭了！」猛上一步嗖的打出一拳，迅雷不及掩耳，其快無比。季玉川既已下場，焉能不防備，急急的一閃身道一聲：「慢來，慢來！」把左掌硬往上一抬，給他一個硬架。右手爪「金龍探爪」刷的向謝夢同面門抓去。謝夢同急掣回手來，雙臂一分一隔，左臂推開敵招，右臂照季玉川胸坎搗去。季玉川果然施展劈掛掌，先將左臂往外一掛，右手立即來拿謝夢同的左手腕子。謝夢同慌忙退一步，季玉川疾往前趕了一步，右手一掛，左手又當頭劈下。謝夢同應招還式，左手臂往上一格，右手又分心搗出，拳風很猛，上取面門。季玉川突然一伏腰，直撲過來，雙掌平分春色，照謝夢同雙肋直搗下去。謝夢同大脫袍，忙往左一旋身，季玉川一招緊跟一招，把劈掛掌施展開來，左劈右掛，右劈左掛，一招緊接一招，謝夢同應接不遑，猝然間他也劈出一掌，竟被季玉川就手拿住，使勁一扣脈門，往回一帶，往外一擰。謝夢同還想爭奪，却已身不由己。要擰轉過來，那一來，勢必將後背賣給敵人，他不肯吃這虧，忙將左臂橫着一插，把季玉川的招隔開，咬牙大叫了一聲，運用全身氣力，努力往回一掙。這可就上當了，季玉川正要如此，猛然鬆把往外一送，就勢

一推。謝夢同本使出十二分氣力，往回硬掙，季玉川却借勁送勁，用了個八成力順勢一擦，謝夢同登時受了二十分力量的打擊，撲登一聲，仰面就倒。却在要倒未倒之際，身子斜着往旁一揮，便斜插楊柳式，栽倒在地上了。多虧這斜着一掙，把力量破解了不少，因此沒有十分摔實，身材沾地，就地一挺，霍然竄起來。大愧之下，怪叫一聲，又撲奔季玉川，還要接著打。

牧場中證人，顧憲文慌忙上前攔阻，商堡的單宏德也忙過來相勸。說道：「謝哥們，輸贏是小事，咱們還有下場呢。你過來歇歇吧。」謝夢同十分不得勁，退了回去。姚方清更是不悅，想不到第一陣就輸了。忙回身向衆人詢問：「那位接第二場？」

坐山鵬刁四福昂然過來道：「姚大哥，我已然看過他們的來派了，這一場我一定要跟他們鬥鬥。」姚方清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刁四哥多多小心，你不比他們，可是栽不得的，你還得替小弟助末陣呢。」刁四福也不言語，氣昂昂走到空場中心，向飛豹子袁承烈叫陣道「前日夜間，你閣下到我們敵窩露了一手，其實我在下早知貴客臨門。咱們旁的話不用說了，我今天一定要補你的前情。袁朋友，請你下來吧。」飛豹子袁承烈答應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好極了！」牧場別位武師急說道：「袁師傅，你等一等，這人是坐山鵬，有名的馬賊，不大好鬥。待我下去淌一淌，您再接我的後手。」說這話的乃是武師劉雍。但劉雍實不是刁四福的敵手，那外邀的武師，以戴崇俠武功最好。魏天佑向戴崇俠作了個揖，剛要說話，戴崇俠已然明白了，說道：「我去會會這位刁老四。」剛七緊一緊腰帶，登一登腳下的鞋，那牧場的劉雍早已一個箭步，竄到刁四福的面前了。

劉雍直抵坐山鵬面前，抱拳說道：「刁寨主我在下山東歷城縣劉雍，要在您面前獻醜。」劉雍是五矮身材，刁四福是大高個，二人一比，好似羊比駱駝。但劉雍昂然不怯心中似操有十成的勝算似的。坐山鵬刁四福低頭看他一眼，微微冷笑道：「劉師傅，我們也久仰大名，你在韓家場也有年了。但是我在下要想會一會姓袁的，你我回頭再比，怎麼樣？」劉雍笑道：「我已然出來了，你教我回去，我豈不丟人呢？我決不敢與刁寨主比試，我不過求教罷了。你把我打敗，我再換我們袁師傅，也未嘗不可。」刁四福道：「那麼一說，你不成了替袁某人淌道的小跑了？」劉雍笑道：「好說你老，我在韓家場，本來就是小跑。我倒不怕人嘲笑。刁當家的，咱們別說閒話了，開招吧。」小矮個一跳，刷的劈面一掌。

刁四福看不起劉雍，冷不防挨了這一掌，不禁倒退一步，雙掌一封，立即開招。忍不住怒斥道：「你這是甚麼規矩？」劉雍笑道：「我這是小跑的規矩、小跑還有甚麼講究不成？」兩人登打起來。兩下一湊，踢腿揮拳，一來一往，只聽得劈劈拍拍，一片響亮。兩人的身手都很快，竄迸跳躍，閃轉騰挪，竄高伏下，左一掌，右一腿，居然打得風雨不透。飛豹子袁承烈在旁望着，暗暗佩服，原來這劉師傅身量雖矮，技擊倒很有兩手。只是比起刁四福來，人家總是身大力不虧，劉雍吃虧身材太矮，有夠不着敵人的要害。但劉雍也有取巧的地方，行起拳來，連走下三路，倒把刁四福逗得灣着腰來對付他。刁四福身高臂長，拳招發出來，能够及遠，劉雍胳膊短，身子矮，未免顯着吃力。二人連走數十招，劉雍雖是左閃右避，避實搗虛。魏天佑看在眼內，對袁承烈說：「功夫大了，劉哥們勢必落敗，」他打算親自下場，把劉雍換回。只恐臨敵換人，對方必要說閒話，袁承烈把魏天佑勸住，說道：

「稍候一會，還是在下下去。」

說話間，二人又走了十幾招。刁四福手法忽然一變，放開門戶，嗖嗖嗖，一連六七拳，條攻條守忽左忽右，左插花、右插花，樓頭蓋頂，追肋搗胸，如旋風般，這邊一個劉雍一見這情形，突然往地上一栽；施展開他的燕青十八翻地輪招來。在沙土地上，骨骨碌碌，兩肘腰跨着地，兩腿上登，滿地上一陣亂翻。刁四福拳術很高，偏偏沒跟地輪招交過陣仗，眼看要取勝，到了這時，反倒吃了虧。大腿上連被劉雍踢了兩下。不禁大怒，把本身羅漢拳收起，忙換了猴拳八大拿，把長方身軀灣下來，曲伸兩臂，俯抓敵人。他這里左一腿，右一腿。起初劉雍連踢敵人數下，無奈這地輪拳不能持久，實在太費氣力。劉雍把他的燕青十八翻使完，還沒有把敵人踢倒在地，忙忙的往外一翻，突然立起身來。雙足一頓，往旁一竄，刁四福喝道：「那裏走。」一個箭步，追趕上前，兩人重又過起拳招來。小個子劉雍往外一敗，把後背交給敵人，容得刁四福追到，陡然旋身，施展出他的絕招，玉環步鴛鴦飛脚，把腰一擰，嗖的踢出一腿來。刁四福恰恰衝到，這一腿直踢到面門。刁四福急忙往旁一閃，伸手一撈。不防劉雍這一腿剛飛起，條又收回，早將那條腿飛踢出來，整踢中刁四福。刁四福身子歪了歪，就手一撈，竟把劉雍的腿腕捉住。大喝一聲，用盡平生的力，往起一掄，這一下心想定把劉雍掄個半死。那知劉雍身輕如葉，腿被敵人捉住，心知不好，就趁敵人一掄之力，借勁使勁，腰眼用力，猛往起一挺，刷地如飛箭一般，把自己的身子直射出去，輕輕的往下一飄，剛剛及地。刁四福翻眼望見，大吼一聲，撲過來：一個腕子脚，這才把劉雍剛七躍起的身子，重行踢倒。全場登時起了一陣譁諠，人人叫好。

小個子劉雍滿面通紅，一躍而起，頗覺難以爲情。杜興邦趕緊過來，好言相慰，魏天佑和飛豹子袁承烈也同聲勸說：「劉師傅多辛苦了。」飛豹子更特意表說：「劉師傅是有意替小弟喂招，我先謝謝您。您是吃虧身量矮點。」劉雍搖頭道：「總是我在下學藝不精，把式場中焉能較論個頭高矮？反正是我丟人罷了。魏天佑說道：「等一回，我們還要過兵刃呢，我們還要看劉師傅的兵刃，一定能找回場來。人人都知道拚命劉的鎖子鞭帶單刀，在牧場數一數二。咱們拳上輸了，在刀上找。」

商堡那邊，都吐了一口氣，覺得刁四福一戰而勝，這回面子不小。刁四福也洋洋得意，向人們說：「一個小迸豆，勝之不武，諸位別捧我了。我的心意，是要跟姓袁的叮嚀兩下，我才心滿意足。」遂轉向牧場叫陣，點名請飛豹子下來。雙方的中間人忙說：「刁當家當先歇一歇，這一回該着牧場的人上了。」

牧場的人果然照約定的辦法，推出一個人來。此人正是戴崇俠，乃是魏天佑由近鄰何延松家請來的護院武師，有名的好拳腳，曾以一人一手之力，打散六個馬賊。戴崇俠慨然出場，向單宏德，姚方清報了名，然後說：「我在下乃是局外人，這次我們東家，爲了朋友義氣，派我來給你們兩家了事。不意今天竟動起手來，動手也好，彼此研究研究武學，只是不必拚命，咱們點到爲止好了。那一位英雄來指教在下？」

商家堡的二當家蔡占江說道：「大哥，我去會會此人，此人是何家園子的護院頭兒，何家倚重他，好像祖師爺似的，只怕他也跟……」低聲道：「只怕他也跟張開甲一樣，總自覺了不得，倚老賣老，什九也是糠貨。我要過去，把他的糠掀出來。」

蔡占江說着，背後有人接了聲：「瞎，蔡當家的咱們要朋友幹甚麼？你們哥倆乃是事主，人家派出朋友來，咱們也有朋友啊，姚大哥，小弟羅信要會會這個戴甚麼俠我要看看人家是麼樣的俠法。」

此人乃是霜頭寨的二當家，白馬銀槍羅信。他的外號是抄襲白馬銀槍小羅成羅士信。他的長相却活活氣死張飛，更不用說羅成了。這位羅信羅寨主生得白慘慘一副驢臉，連眉毛都是白的，臉上長着白癩瘋，左腮還有巨疽，像是誰把一個熱煤球丟在他臉上，所以才燙古核桃大這樣一塊赤紅疤。兩眼離離卽卽的，嘴角也歪。他慣使的兵刃是槍，他騎的是一匹良駒，狼掏腔的白馬。他會的是醉八仙拳，和花拳。武功可觀，爲人狠辣；不知是何人給他開玩笑，送了這麼名不符實的挖苦外號。這白馬銀槍羅信取得了中證人的同意，搶到場中，向戴崇俠叫道：「戴俠客請了，我羅信要陪您走幾趟八仙拳，不知您拿甚麼拳來賜教？咱爺們可以好好打一打，我一生最佩服俠客。」

戴崇俠一聽，心中蘊怒，忙打量對手，反唇相譏道：「原來是霜頭寨的羅寨主也到了。我在下只是混飯吃的把式匠，說什麼俠客，活狗腿罷了，久仰白馬銀槍小羅成的威名，今天有緣，得以請教您的拳招，我倒不知羅家拳也很高，您就露兩手吧。」

兩人立卽開招，戴崇俠恨羅信出言冷誚，手下絕不留情，展開了自己的拳學。戴崇俠今年四十二三歲，正在年富力強之時，一向擅會八卦游身拳，也頗精外家拳，他把兩家拳冶爲一爐，他行拳向以剛猛迅捷著稱；偏偏這羅信的醉八仙拳，招術也很迅快，東倒西歪似的，亂恍亂扭。戴崇俠却忽前忽後，亂繞，兩個人在場中一開招，把人看花了眼，只看見二人亂

轉，看不清誰是攻，誰是守。飛豹子不由側目，想不到這個面貌不揚的漢子，也會這麼好的功夫，素知關外英雄，以弓馬擅長，原來也頗有好拳家。却是戴崇俠畢竟名不虛傳，兩人才一接手，戴崇俠就隨隨便便搶了先招，如電光石火般，刷刷連攻十數招，羅信應招還招，也展開心得招數，兩人都把門戶封閉得嚴緊無間，一來一往，儘管亂竄却步法分毫不亂，居然誰也沒有遞進招去。

鬥够四五十個照面，戴崇俠臉上掛勁，暗中已將敵招探明。忽然一頓足，雙臂上下揮動，脚步一前一後，只聽得劈劈拍拍，一陣亂響，把全盤武功都施展出來。臂如穿梭，拳似流星，脚步身法如驟雨驚風，翻翻滾滾，兩個人直打得如火如荼，難分難解。陡然間戴崇俠捉住了敵人一隻手，剛匕的一擰，要往懷裏帶；忽然間，羅信救招上攻，探二指直點敵人雙瞳，戴崇俠急忙的還掌自救，羅信趁勢奪回了手腕，陡然間，羅信抓住敵肩，扣住衣衫。忽然間戴崇俠橫臂一格「惡虎掏心」，猛擊敵人，好像是攻取，實在是自救。羅信也已看破，可是自己不能不鬆手，這「惡虎掏心」真真假假，虛虛實實，你若貪功，不肯撒手，這一拳打中心坎，勢必吐血。於是白馬銀槍羅信好容易捉着這一手，又不得已放棄了，把抓肩頭的手一放，回來橫着一格，這才把戴崇俠當心這一掌破開。戴崇俠救敗轉勝忙着應招續招，刷的又搗出一拳。羅信閃招避招，刷的往旁一跳，不等敵到，抹轉來，猛攻敵人的後路。戴崇俠防到這一招，倏然的一伏腰，貼地一轉，嗖的一個掃堂腿，照準敵人下盤橫掃過去。

全場登時闐然叫險，叫妙。叫險的是商堡中人，叫妙的是牧場羣雄。敵人之險，正是自己之妙。妙字才落聲，場中蓬的一聲，全場數百對眼珠全凝神釘視，認爲這兩人逢着對手，

打得最兇。戴崇俠一個掃堂腿，羅信立即來一個旱地拔葱，往上一竄戴崇俠的掃堂腿空掃過去了。白馬銀槍羅信雙臂外張像飛鳥似的才往下一落，不意脚才着地，戴崇俠使的是連環腿，這一腿貼地剛過，雙手點地，那一腿刷的又橫掃過來。躲得開頭一招，躲不開第二招，連環腿實在難對付。

衆人一驚，這時就看出功夫來了。羅信起初貪功，才被敵人轉守爲攻，此刻他便料到敵人必定有此一招，眼看他被敵人掃着，他竟脚尖一頓地，刻不容緩，刷的斜竄出去。如箭脫弦，閃出一丈以外，免不得踉踉蹌蹌，栽出數步忽然金鷄獨立，居然凝身立住慘白的臉不由通紅，怪吼一聲，翻身索敵。他剛索敵，敵人早已追到。戴崇俠猛欺上去。兩個人二番乍接，戴崇俠凝神應付，羅信却如狂風一般運動雙掌，上上下下，有攻無守，同時兩腿一錯一轉，緊跟着也是左一掃，右一掃，把他的掃堂腿也施展開。晴天白日下，兩方羣雄分立兩廂，衆目睽睽作壁上觀，只看見兩團人影閃來閃去，比起初更加險惡，更加迅疾，突然間白馬銀槍羅信抓住一個破綻，掌風一展，排山倒海，把下盤一收，拳招往上一擡，直攻敵人以上盤。雙風貫耳，拚命打出兩掌，戴崇俠挺然不退，雙臂一合，由下往上一翻，刷地把敵招破開。羅信收招改式，就在這轉瞬間，兩人連換了六七手。羅信越發忿怒，久戰無功，再行進取，騰身一招，故意誘敵來追。敵人追到，驀地施展開急三招，第一招打肋，第二招搗心，第三招「黃鶯托素」，上取戴崇俠的咽喉。却不知戴崇俠招數變得更快，剛匕撥開來招，立即一伏身，滾進敵人後路。兩掌往下一抄，將敵人的腰帶掙住。羅信大驚，旋身一擰，沒有擰脫，刷的收招還手，用一個關公大脫袍，扣住了敵人手腕，緊緊的按住寸關尺，剛要往外

掄。那戴崇俠舌綻春雷，怪喝一聲；「呔，去！」雙臂的力量似乎也往外甩，羅信情知敵人要往外掄自己，立即借勁使勁，把大脫袍的招不變，也順力往外一竄。

這一來上當了。戴崇俠用的是誘敵計，好像要往外掄敵人，却突然鬆了手。手一鬆，臂一抬，又喝一聲；「呔！」慕的下絕情，一拳搗心，一掌上擲敵面。羅信把力量用空了，忙待改招敵招已到。急急忙忙的，獅子搖頭，把臉一扭，雙手折回，來護心口。心口護住了，臉沒有扯開「撲」的一掌，躲開眼鼻，沒閃開腮。戴崇俠這一掌整整搗在他的左臉腮膀上。不由得失聲哼了一聲，忙又吞聲，雙手不由得舉上去才要捧住臉，又忙收回。戴崇俠哈哈一笑，抽身就退回。

牧場羣雄齊聲歡賀。白馬銀槍羅信面目鐵青，垂頭走回，一言不發。姚方清是主人，忙迎上來慰問。羅信搖頭不言，回頭惡狠狠看着戴崇俠的背影，把姚方清一抓，急急走進廳房。他然後一張嘴。哇地吐出一口鮮血。原來戴崇俠這一下打得太狠，白馬銀槍羅信強掙着走到這沒人處才免得當場出采，教敵方奚落。但是在場羣雄都是行家，都看出羅信受傷不輕。

姚方清也很動怒，罵道：「這姓戴的手下太黑了。羅仁兄，心上怎麼？」羅信半晌才說：「心上一點也不妨礙。我一定找他算賬。」羅信的盟兄鐵石舖的蕭貴，追進來一看，忙問姚方清：「下面不是該着我們人先上場麼？」姚方清道：「正是。」蕭貴氣哼道：「我去會會他們，羅賢弟，你先緩一緩，我一定也把他們人打得吐血，才算完。」

蕭貴甩去長衫，從客廳飛奔出來，早已晚了一步。此時商堡的二當家蔡占江，已然照約

上場，單挑魏天佑，要給他的四弟周四疙疸，報那削落四指的深仇。並且口出穢言，大罵魏天佑：「韓天池不出頭，教你們一羣人物來，你們還躲躲閃閃，儘找外人替你們抗場。這不行；我蔡老二定要會會你們正主子。」

牧場本推褚永年上場，蔡占江不肯答應，一定要與魏天佑或袁承烈交手。魏天佑恚道：「我還怕你們商堡不成？我要迴避，我就不來。我既來了，就是抱着拚命陪君子的心來的。好好好，蔡二當家的，你是商堡二當家的，我是韓家牧場的二掌櫃，你我也算門當戶對，咱們就打打也好。」

別人全攔不住，魏天佑，蔡占江雙雙下場。這蔡占江站在場子上，將袖子擊腰帶，擦掌，蹀脚，預備好了，向魏天佑打一招呼，叫了一個「請！」字，登時彎着腰，側着脚步，繞場子走了一圈。魏天佑和他斜對着臉，也是凝眸虎盼，伏腰狐步，相反的對走了一個圈，然後兩下裏往當中一湊。蔡占江毫不客氣，立即發招。

第十一章 龍沙叟縱火解圍

蔡占江是個黑懷懷的矮胖漢子，魏天佑是個中身量，氣度精強的黃白淨子，兩人恰好相當。魏天佑已失敗，此次矢志報仇，蔡占江要給四弟出氣，兩人都有拚死一鬥的決心，兩人對了面，手一抬，立即開招，蔡占江直搶先招，雙臂一屈一伸，虛幌了一招，立即遞出一拳。魏天佑微微側臉，左臂往下一掩，右臂發招，照敵人咽喉打去。蔡占江惡狠狠往外一封招，身手如風車翻轉，斜掉着角，搶到敵人左邊去。凡是拳師，都是右首靈活，專取攻勢，

左首持重，多取守勢。蔡占江專奔敵人左首，教敵人不好招架。魏天佑當然明白，腳一側，身子旋轉了半圈，兩人又對了臉。蔡占江早把拳招撒放出來，拳風上攻要害。下盤移動，容得敵人招架上面，他立刻收拳，把腳一偏，照魏天佑膝蓋登去。魏天佑側身一躲探手來抓。蔡占江倏地收回腿，跟招而上，硬來摘取魏天佑的頭髮。魏天佑雙手急分，把敵拳一撥，左掌護身，右掌立即發出去。「毒蛇吐信」，虛點一招，却滑步旋腰，如蛇螺般一轉，也抄奔敵人後路。盤前繞後，連發出一拳，踢出一腿。蔡占江急急反身進招，兩人又對了面。恰巧魏天佑欺敵進招，直逼到敵人立身處二尺以內，插腿一剪，運內力，伸右手托敵肋，左手護住自己，得便也要進招，蔡占江旋身自救，正好也迫近來，兩個人抵面對掌，蔡占江打出一拳，被魏天佑一把捋住。右手既擒住敵腕，左拳立刻發出來，上摘敵領，蔡占江慌忙一側臉，立即往下一栽身，雙臂外分，先破敵招，趁勢雙拳一扣，直取魏天佑的兩肋。

魏天佑暗吃一驚，慌忙收招，右腿如彎弓，左腿如按箭，下盤用力一綳，突然的如箭脫弦，把整個身子斜射出一丈六七，這時候，蔡占江收拳已然合圍，自己抓住敵人的衣裳邊，出乎意外，魏天佑居然脫身逃出掌心。

在場羣雄又譁然驚叫。杜興邦心腸熱，性最烈，忍不住向袁承烈叫道：「袁二爺，你看我們二當家的，他拳腳上不大很行，你別叫他再栽了。袁二爺，還是你下場把他換回來吧。」李澤龍道：「瞎，不能換，都講好了。我們不能違約，回頭教他們取笑。牧場羣雄低聲私議，惟有飛豹子袁承烈看出魏天佑，確於拳學不弱。看他的戰法，也許要溜乏了敵人，再不殺手。不過有一樣，此番決鬥，是生死存亡的交關，別看現在有禮有面，臨到未了但恐不能

善出商家堡。敗了或者能够出去，那必飽受恥辱，勝了的話，商家堡如同虎口，豈能容易的就讓牧場中人，倏然退出？那麼此刻比拳，理應速戰速決，好留出餘力，預備接後場。想到這裡，自己不便發話，低告杜興邦，向魏天佑通了幾句暗號。

他們這一通暗號，商堡的人全拿眼看他們，不知他們的用意。單宏德就發了話：「我說諸位，咱們有話，應該先規定下，不要這麼喊，我一桶水往平處端，您別教商堡挑出過節來。」飛豹子諾諾道：「是的，是的，我們本沒有背約的話，我們杜頭只是關切魏當家，教他快點，教他保持客氣，不可再傷了商堡的人。」

他們這里拿話繞兌，場中魏天佑已然默喻。立刻改變拳招，這一回再和蔡占江對打。果然滿是上手招數，有進攻，無退守。蔡占江也喊了一聲：「有勁！」登的也把拳風一緊，刷的一個「金龍探爪」往上路走，直點魏天佑的面目。魏天佑往後稍稍一退，蔡占江的招數走空，他就條地一個「怪蟒翻身」，陡又合上來，施展他的得意外家拳，「大摔碑手」，立起右掌，驟發出來，挾着一陣銳風，惡狠狠照魏天佑的肋下打來。魏天佑急急的讓招迎招，右手掌往下一沉，左手掌仍護身心，用「斜掛單鞭」，一面自救，一面猛切蔡占江的右掌脈門。這又快又狠，蔡占江怪吼一聲，縮掌不迭，往開處一閃，立即還槍上來，刷的一個盤旋式，展開他的十八羅漢手，「腿力跌盪」，一盪一開，照魏天佑攻來。魏天佑二目凝定，容得蔡占江的招數已然發動出來，不能再收回，不能再改變，這才軒眉吐氣，霍然的往前一步，一個「跨虎登山」頓將敵招破解。倏又一變招，伏腰進取，倏又一變招，「十字擺蓮」，借招進招，反來往下攻取蔡占江的下三路。

蔡占江到這時候，方才識得魏天佑的實力。心中儘管詫異，身手依然不亂，閃開了，迎上去，「移身換步」，極力的往旁躲閃，於是魏天佑的拳風緊抹着蔡占江的身子掠了過去，這一招很險，蔡占江大驚，又繼之以大怒。立即一搶，搶出敵人背後，忙把腰幹一挺，展雙掌，推窗望月，猛往外一推，先把敵招封得一封，立即欺身進前。趁魏天佑剛要旋身之際，他就斜跨一步，又撲到敵人背後，用「雙陽塌手」，小天星擒拿手，掌力直打到魏天佑的後心。

魏天佑一招走空，見敵人直往自己背後繞，便知敵人用意不好。便條地一個轉七星步，彎腰伏背，如車輪般一轉，猿臂突伸，長身一展，恰恰的等到蔡占江的拳打到，恰恰的探手一抓把蔡占江的手腕撈住了。登時借力往外一帶，蔡占江走了空招，身不由己隨勢一撲，他却有着十多年苦練的拳學，見勢不妙，趕忙的來一個「怪蟒翻身」，借此迴身洩力，以免跌倒，那知魏天佑一招跟一招，一腿跟一拳。乘着敵人拚命掙扎，回身自救之際，魏天佑驀地竄上去，一聲不哼，陡然踢出一腳。

這一脚用了十二成力，正踢在手忙腳亂，失招救招的敵人身上，恰當中盤以下，下盤以上。這正是兜擋的一脚，這一下踢出去，哼的一聲，蔡占江仰面翻天，直跌出一丈以外，倒地不動一動了。

原來魏天佑這一下，整整踢中要害，相距極近，膂力十足，商家堡的二當家蔡占江，竟只哼了一聲，登時殞命。

全場譁然。就是魏天佑，也不由一楞。

商堡大當家姚方清，三當家郭占海，四當家周占源，一見這樣，一個個如飛奔來。周占源首先趕到，過去一扶，扶不起來，伸手一摸，呼吸已絕。不由怪吼了一聲：「好，你個魏天佑，你們這是陪不是，你們這是堵着門行兇？大哥，大哥，喂，三哥，你們快來，咱們二哥不行了，教這魏天佑忘八蛋給踢死了。」

周占源跳脚怪喊，姚方清早從月台上，一躍而下，箭似的跟踪來到。也照樣雙手一扶，探手一摸。三當家郭占海從人叢中奔到，蹲下身子，仔細驗看。想不到僅僅這一踢，居然會登時傾生。郭占源放聲大哭，姚周一齊落淚，魏天佑也不禁失措，固然有意取勝實在沒有安心殺人。況且他們志在求和，和不能求，方才比鬥，實在打算搶上風，却不願多傷人，免得再生枝節。他們會議時，已然商定。那知道空手鬥拳，便傷了他們的要緊人物，再講到動兵刃，更無以善後了。並且眼下便是不了之局。

魏天佑很踉蹌的站在那里，正要挨過去慰問摻扶。其實人已踢死，何須再扶，他却是不能不交待一下外場話。魏天佑正要湊過去，周占源早已大叫着，撲奔他來。

周占源竟從身上，拔出匕首，怪跳怪喊怪罵着，右手已傷，用左手提這手叉子，照魏天佑便刺。

魏天佑兩手空空，寸鐵不帶，急急的躲閃，且躲閃且說：「我們講得是格殺勿論，怎麼你們……怎麼，怎麼我又不是成心？」

周占源大罵道：「姓魏的，你不是成心，誰是成心？你削掉四大爺的四個手指頭你不是成心，你一脚踢死我的二哥，你又不是成心？你忘八蛋，你鼈犢子，你媽巴子，你龜孫，你

兔蛋！」四當家周占源簡直不知罵甚麼話，才能解恨。手中的刀，是沒頭沒腦的砍，刺，划，扎，一下狠一下，把整個身子直擠到魏天佑身上，恨不得一下子，把魏天佑的靈魂從肉身中擠出，也教他到陰間，給蔡二爺陪罪去，他才甘心。

魏天佑是空着兩手，連連退閃。當此之時，飛豹子袁承烈，黃震，劉雍，季玉川，李澤龍，以及雙方中證人，先後撲到。救死扶傷，勸阻動手翻臉的周魏二人。

飛豹子身法快，在牧場這邊，他是第一個趕到的。本來趨奔蔡占江的屍體，看見魏天佑正在危迫，也就顧不得許多，空着手來勸。

馬師杜興邦靈機一動，忙抓住戴崇俠，叫道：「不好，不好，這就要翻臉，羣毆。戴大爺，你多偏勞，快調動咱們的大隊吧，大隊還在柵欄那邊呢。」戴崇俠也是心慌，忙奔向大隊，吩咐整頓兵刃，快往場子裏面開。大隊皆驚，立刻抽兵刃，往裏面馳援。

杜興邦這邊，就慌慌張張，叫着兩個夥伴，四個馬把式，把魏袁諸人的兵刃抄起來，火速的往場子核心送。

商堡羣豪全體譁然騷動，也紛紛的你告訴我，我告訴你，抽刀，拔劍，開弓，取箭。大械鬥登時掀開。

姚方清急命部下人，把二當家蔡占江的屍體昇回總窰。他自己跳着腳的向大眾宣布牧場羣雄的歹毒可恨。大眾早已看清，立刻抄傢伙，包圍袁魏二人。飛豹子袁承烈勃然變色，也急急傳話，向魏天佑招呼一聲，「快走！快走！別像上回再受圍困了！」這時杜興邦恰將刀矛遞到。魏天佑，袁承烈各取兵刃。却是稍遲了一步，他們往外奪路。

他們牽領的大隊，往裏救應自己人，竟被商堡羣豪攔腰截住。周占源，郭占海認定魏天佑是禍首，各提利刃，圍住魏天佑亂刺。袁承烈得到兵刃，忙過來，抵住了郭占海。魏天佑擋住周占源，二人且戰且走。

大寨主姚方清牽領部衆和來幫忙的賓朋，刀矛齊上。牧場李澤龍，劉雍等，都被分截開。飛豹子，魏天佑，更被困在核心。飛豹子大吼一聲，向姚方清叱道：「你們真真豈有此理？不是說得是格殺勿論，爲何亂打起來？」亂打亂吵聲中，也聽不見答話。袁承烈忙向魏天佑招呼，兩人立刻湊在一處，背對背互相保護，齊向外闖。

姚方清雖然督大衆來截牧場外隊，却是此地乃是他們的第三道卡子，不比大寨，僅有木柵牆，沒有磚牆，戴崇俠褚永年等，努力一衝，把木柵衝倒，外面的人立刻衝突進來。袁承烈，魏天佑奮力外奔，恰恰裏外合了幫。因望見高台上商堡羣豪，正在調動弓箭手，弓箭手已然擺好陣式，只因自己的人夾在中間，一時不敢亂射；齊向場上的羣賊，大聲招呼，教他們地上的人閃開，他們台上的人便好開弓放箭。地上的羣賊聽不清紛亂的呼聲，但已看明情勢，不邀而同，齊往東邊聚。

這樣子，弓箭手剛剛得手，不防牧場羣雄的前面，立刻沒人攔阻了，飛豹子大呼一聲：「趕快奪路！」他們一個個全是武功精強的武師，立即各展身手，向側面的敵人虛幌一招，紛紛列成一條直線，往柵外搶去。月台上羣賊只射出兩排箭，牧場羣雄已然躲避着箭道，貼牆根逃了出來。

姚方清看見這情形，大叫：「不要放箭，跟他們刀對刀，槍對槍，一個也別放！」可惜

喊晚了，鬥場中的十個牧場武師陸續闖出柵外，與自己大隊合在一處。姚方清立刻把自己手中長槍纓一擺往敵人那邊一指，商堡羣寇立即撲過來。

商堡的人在廂房中還藏有後隊，司號令的賊人，發動暗號，所有伏兵全部撲出來，前前後後足有一百六七十人。牧場的人只有一少半，勢力顯然不敵。飛豹子按預定計劃，請魏天佑奔到前邊開道，自己挺一口利劍，與劉雍奮身斷後，先與賊人交了手，不等分勝負，立即鼓噪一聲，往回敗下去。

姚方清罵道：「你們跑回韓家場，我也要追到韓家場，我不放火燒了你們的牧場算我不是人。」大隊蜂擁，分兩路開出來，雙龍出水陣，窮追牧場羣雄，一點不放鬆。

這時有六七個牧場中人，一步落後，被羣賊圍住，登時有兩人負傷。飛豹子單劍斷後，一眼望見，大吼一聲，奔往接救。李澤龍也跟過來，兩人刀劍並舉，殺出一條血路，把自己人居然救出來。

姚方清已督大隊，猛撲魏天佑。忽回頭望見袁承烈如入無人之境，恨得他大叫一聲，請刁四福督同大隊，仍追魏天佑。他自己挺長矛，來鬥飛豹子。黑纓槍一抖，照袁承烈後心就刺，袁承烈往旁一閃，揮劍一磕，頓覺這桿槍十分有力，姚方清果不愧是一寨之主，他的槍又快又重，又穩。飛豹子忙把劍一順，猛然一竄直抵姚方清身邊，刷的一劍，上砍敵首。姚方清把槍一抬，噹的把劍格開。袁承烈還想抹槍桿，來斬敵人的手，姚方清如何肯上這當？槍纓一擺，掉轉來，猛往外一彈，這一下如果彈上，劍必被磕飛。袁承烈也不肯上當，立即抽劍。兩人只鬥了十幾個照面，飛豹子一看，自己大隊已然遠去，自己救出的人也已逃出。

來，敵人大隊要來抄自己的後路。他便不肯戀戰，虛砍一招，一聲不響，抽身便退。施展飛行術，立刻追上大隊。

此追彼走之逡巡行來，已穿過樹林。賊人前隊立刻招呼自己人：「小心埋伏！」不想林中並無埋伏，只這一遲延，牧場大隊已然奔到自己捨放馬匹的那個土坡後面了。魏天佑忙帶十幾個人，出死力擋住追兵，其餘的人紛紛上馬，上了馬，立刻往牧場逃。這杜興邦獨不肯上馬，他却牽定兩匹馬，一匹自騎，一匹是袁承烈的。直等到袁承烈如飛奔到，他這才把馬韁交給飛豹子；他這才飛身上馬，也往回逃去。轉眼間斷後的人只賸下飛豹子，魏天佑一行了。飛豹子忙替魏天佑斷後，仍催魏天佑快往前趕？魏天佑點頭會意，也飛身上馬，豁刺刺的逃走了。

姚方清遠遠望見，不由愈怒，這時刁四福剛剛也到，忙問姚方清：「不好，他們要跑，咱們不能教他們跑了。」姚方清冷笑道：「他們倒想跑，我們前面還有兩道卡子呢，他們有本領闖出去，我才佩服他。」且說且追，再往前看，那知牧場羣雄忽然改了道，不走來路，揣他的去向，似因前有卡子，他們便不回本場，要往西逃似的。姚方清忙說：「他們要落荒！快走！快走！前邊卡子上有馬。後邊我們三夥計一定也要調動馬隊的。」

刁姚二人健步前行，一口氣奔到第二道卡子，卡子上果有十幾匹馬，立刻上馬再追。他們的大隊也調出一百多個騎馬的人，越過步隊，追趕上來，登時合在一處。牧場的人落荒逃，他們就落荒追。眨眼之間，追出一半路程，再看逃人，遁入前面一道土崗之後。遙望土崗，馬奔必起飛塵，却是牧場羣雄一到崗後，便望不見飛塵了，似乎他們已然停住，又似他

們棄馬步行了，姚方清正在驚訝，刁四福道：「管他娘的呢，快抄過去，看他們跑到那裏是一站。」

兩個人並馬而奔，此時放緩了，要揣測敵情。姚方清部下，有十來個人，竟不服氣一直撲過去。忽見土岡上，那飛豹子，魏天佑，兩人現身而立，向姚刁喝道：「你們快給我回去，你們再追，我可就對不起了。」姚方清道：「放屁，有本事，你們只管施展！」

這一句話說出，敵人那邊，袁魏二人冷笑兩聲，一齊跳下土岡。他二人才跳下去，突然見土岡後火光一閃，姚方清眼力尖，失聲叫：「哎呀，快退！」一言未了，翻身下馬，搶到一個小土坡後面。果然中了敵人之計，火光閃處，突然的轟然一聲大震，魏天佑已將埋伏發動，二十名獵戶，二十名牧場火槍手，把大抬桿點著，五桿一放，分爲兩撥，轟轟的幾聲大震，登時把商堡羣賊的前隊打散。有好幾個賊中了鐵沙子，被打下馬來。

那姚方清退到小土坡後面，氣得怪叫如雷。刁四福道：「我們上當了！」姚方清道：「刁四哥，你往後看吧。我們這邊也有布置。他們有火槍，我們難道說就沒有了麼？」放下那話了，容得牧場放七八排槍，那商堡後隊開到，果然也有預備。後隊有二十多匹馬，駕着十六輛耙犁車，車上竟也有五六十桿火槍。姚方清立即指揮，不必和他們迎面招呼，快快的繞到他們後方，攻他們的後路。

當下，照樣用雙龍出水陣的陣式，把十六輛耙犁車分爲兩隊，包抄到土岡後，尋好地勢，架上火槍，照那牧場羣雄開槍處，轟轟的還發了十一二排槍。

此時雙方已由決鬥羣毆，變成大隊作戰了。有火槍拒住，誰也不敢上前，商堡的人前隊

後隊陸續開到，都選擇形勝之地，擺好了陣式。姚方清和郭占海商量，要另分出一隊，帶火槍暗襲韓家牧場的本場。陰騭文葉茂忙獻一計，最好由現在的人數中，只留下一少半，和他虛比畫，大隊慢慢撤下來，繞道偷營去，快到快馬韓牧場內和他的私宅內，放一把火，這一來就可把快馬韓的根基，一舉覆滅。葉茂說出此策，那姚方清正在氣頭上，連聲說好，不過仰望天色，此時正當申刻，日光未落，恐被敵人看破，還是稍支持一刻，挨到天夕，太陽一落，便照計行事。商定後，把火槍節省着用，只零零星星幾聲，留着火藥，作為攻打牧場之用。

他們這樣打算，可是再聽敵人那面，火槍聲也稀少，不知是火藥不足，還是另有詭謀。姚方清環顧部下，要選兩個身手輕捷的人，穿林撥草，速到十岡後探看一下，看看敵人是否大隊溜走，抑或別有戰略。這時刁四福手下的竊馬賊，閃出兩個告奮勇，要過去暗探。姚方清舉手道勞：「二位多辛苦吧。」二人立即躍然前往。施展出盜馬的伎倆，蛇行而前，逕奔土岡後路，眼看着二人溜過去了。

姚方清便在草坡後聽信。直候了半個時辰，未見二人回來。正在心焦，忽然由第三道卡子上，飛奔來兩匹馬，大叫道：「當家的，請你回去吧，咱們的老窩大概走水了！」

商堡羣賊一齊大駭，他們此刻全伏在坡後，故此沒有望見。據這卡子上的人報說：夥計們正在瞭望台上，觀望四面情形，偏有一片樹林遮住視線，望不見敵人底細。偶一回頭，竟瞥見總窩附近飛一縷濃烟，不知是本窩走水，還是近處放火。

是一個警報，姚方清大驚失色，顧不得抗鬥牧場，急急繞出草坡，奔到第二道卡子上。

卡子築有瞭望台，慌忙上台一望。此時夕陽要落未落，引領回望，果然在老窰北邊，泛起火光。塞外曠原，風勢極猛，火光一起，頓成燎原之勢。姚方清頓足大罵道：「壞了，我上了敵人的調虎離山計了！」

姚方清一陣着急，幾乎摔下來。手下人忙把他扶住，立刻替他傳令，把三當家郭占海，四當家周占源，一齊請來，又通知邀來的助手，火速的收隊，回救大寨。只留下四十多人，和六根火槍，在此斷後，大隊全數上馬，往回飛奔。

快馬韓牧場，和商家堡的決鬥，竟因這黃昏時的一把火，給他們解了圍。姚方清率大隊，趕回救火，早把一座大寨燒得片瓦無存了。

他們一面努力救火，一面根究放火之人。他們都猜疑是牧場所爲，但是又沒有捉住真贓實犯。姚方清恨極，怒極，收拾殘兵，仍要攻打牧場，以洩火燒本窰之仇。不意就在失火的第四日，姚方清睡在第三卡上，半夜中大辯被人割去，還留下一柬，寫着一個大沙字。

原來這把火並非牧場放的，實是飛豹子夜探赤石嶺，遇見那個老叟是他暗助牧場一臂之力，在最吃緊時，放了這把火。

這把火也好也壞，好是當時救了魏袁二人，壞是由此更結大仇。

不過快馬韓這人很講外場，作事最有妙法。過了半月，快馬韓回場，詢知此事。不等姚方清來找，他便請出許多人，登門道歉，答應下代爲重修已燒的房舍，只是蔡占江的一命，周占源的四指，無法補償，所以姚方清仍不肯甘休。偏偏快馬韓遇難成祥，逢兇化吉，那姚方清的獨生兒子，年方十八歲，忽然被仇人架去。快馬韓居然只憑一張名帖；替他救回，這

樣一來，雙方這才暫且解開了死扣，姚方清一時不便再找快馬韓了。

飛豹子袁承烈，竟從此大得快馬韓的器重，不久快馬韓便把自己惟一的愛女，許嫁給飛豹子，又不久，魏天佑患病嘔血，繩綿病榻年餘，便死去了。快馬韓立即提升飛豹子，做了自己的助手。

那魏天佑一死，姚方清這才沒得話說，正對頭既已不在人間，便不好意思再與快馬韓作對了。這都是以後的事情了。快馬韓旋又接辦人參場，飛豹子代為畫策，制服了擾鬧參場的雪山一怪，又為奪金礦威服遼東三熊，單打獨鬥，一舉而打敗了三熊，三熊竟拜飛豹子為師，飛豹子的威名越發的震動了遼東，牧野雄風的故事至此結束。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初版

長篇武俠小說

牧野雄風

上下二册

定價國幣

著作人 白

羽

出版者 上海平津書店

上海漢口路同安大樓二一〇號

北平北京書店

總店：北平琉璃廠九六號
支店：石門市中山路

天津平津書店

天津第一區河北路
傅德里一三八號

經售處 國內各大書局

版權所有
印刷必究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4 0071B

